

倪俛
潮工
合編

中華學術思想文選

上海中華書局出版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HINA

中華學術思想文選例言

(一) 本書選輯的宗旨：

- (a) 供高級中學文科及大學國文教材之用；
- (b) 供高級中學學生及大學生課外閱讀；
- (c) 供一般研究中國學術思想者底參考。

(二) 本書包括從古代起至近代止可以代表一時代或一家底學術思想底論著凡四十二篇，卷首有序說一篇，詳論學術與思想底關係及中國學術思想的演變；故本書一方面既是一種中華學術思想史底組織，而一方又是一種中華學術思想底概論。

(三) 本書參考甚夥，茲舉最重要者，有下列各種：

禮記 十三經注疏本

周易 同

例言

老子 王弼吳澄及各家注本

莊子 郭象王先謙注本

列子 張湛注本

墨子閒詁 商務影印本

公孫龍子懸解 中華本

韓非子 王先慎注本

淮南鴻烈 劉文典注商務本

史記 中華四部備要本

漢書 同

晉書 同

宏明集 同

廣宏明集 浙江省立圖書館藏本

韓昌黎全集 中華四部備要本

宋元學案 浙江省立圖書館藏本

明儒學案 浙江省立圖書館藏本

仁學 坊間本

清儒學案 坊間本

中國哲學史大綱 胡適

中國哲學史 謝無量

中國哲學史 鍾泰

中國哲學史概論 劉侃元

中國先哲人性論 江恒源

中國倫理學史 張宗元林科棠

先秦政治思想史 梁啓超

清代學術概論 梁啓超

梁任公近著第二輯 同

中華學術思想文選

國學研究法

洪北平

國學季刊

第二卷



中華學術思想文選目錄

1	中華學術思想文選序說	一	
2	繫辭上	孔子	一
3	禮運	孔子	九
4	兼愛上	墨子	二〇
5	非攻中	墨子	二二
6	齊物論	莊子	二七
7	天下篇	莊子	四三
8	楊朱篇	列子	五八
9	白馬篇	公孫龍	七〇
10	堅白篇	公孫龍	七三
11	名實篇	公孫龍	七七

12	性善章	……	孟子	……	八〇
13	許行章	……	孟子	……	八六
14	性惡篇	……	荀子	……	九〇
15	非十二子篇	……	荀子	……	一〇一
16	顯學篇	……	韓非子	……	一〇七
17	要略	……	淮南子	……	一一五
18	論六家要旨	……	司馬談	……	一二八
19	深察名號篇論性	……	董仲舒	……	一三二
20	諸子略	……	班固	……	一三六
21	問孔篇	……	王充	……	一四九
22	崇有論	……	裴頠	……	一六七
23	至理	……	葛洪	……	一七一
24	九流	……	劉勰	……	一七九

25	神滅論	范縝	一八三
26	難神滅論	蕭琛	一八七
27	難范縝神滅論	沈約	二〇〇
28	原性	韓愈	二〇三
29	復性書上	李翱	二〇六
30	本論	歐陽修	二〇九
31	太極圖說	周敦頤	二一三
32	西銘	張載	二一五
33	仁說	朱熹	二一七
34	大學問	王守仁	二二〇
35	朱陸析疑	李光地	二二九
36	存性編	顏元	二三三
37	原善上	戴震	二三九

38	六經正名·····	龔自珍·····	二四六
39	詁經文鈔序·····	胡培翬·····	二五二
40	儒家與方士之糅合·····	夏曾佑·····	二五八
41	仁學自叙·····	譚嗣同·····	二六八
42	仁學界說·····	譚嗣同·····	二七一
43	論中國最近世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梁啟超·····	二七四

中華學術思想文選序說

一 學術與思想

學術與思想，是兩個截題，而且是兩個平行並立的名辭。談西洋學問的，有所謂思想 (Thought)，有所謂科學 (Science)，有所謂藝術 (Art)；但從沒有見過把學與術聯成一辭，叫做「學術」的。「思想」一辭，不論東西學者，都承認是一個。至於「學術」不唯西方尚且沒有，就是我國學者，也沒有明白一致的解釋。有拿「科學」來代譯「學術」的，有拿「科學」來單譯一個「學」字的，又有拿「藝術」來單譯一個「術」字的。這些紛紛不定的擬議，都是字面上的硬譯，實際上與中國向來所謂的「學術」是完全不相干的。

還有一般學者，把「思想」不另立辭，就附在「學術」後面，統稱「學術」。這是用「學」來代表「思想」，用「術」來代表「學術」的說法。若拿「學」來代表思想，不唯把「學」的本義——學效也——沒掉，「連思想」也不能獨立成

一個思維的個體，而成了一種方法。這些解釋，都是一些曲解和遁辭。

要知道「思想」無論他是怎樣一種游移不定的性質，但一經人提及，就有一個深深的印象，在腦袋裏盤旋。「學術」本來是一種具體的表現，但雖經人說起，也不能具體的陳說出來。這就在「思想」早有一致的範圍，「學術」還沒有一番的公認。各人腦袋裏，有各人的解說，甚而至於說中國沒有學術。這完全是隨聲附和的謬說。後面那七個條件，就是要在這裏面來從新估定新的界說。

(1) 學術是方法的思想是原理的

莊子說：『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又說：『古之所謂道術者，惡乎在？』「道術」是什麼？「道術」就是「學術」。『方術』是什麼？「方術」就是治「學術」的方法。方法就是治「學術」的第一套工具，也就是構成「學術」的第一要素。沒有方法，「學術」是無從傳授的。莊子說的治「方術」，就是說用某人的方法，來研究某人的「學術」。『學』是方法所根據的學理，『術』是這學理所指陳的方法。你要傳受他的學理，祇要知道他的方法就行了。漢霍光所謂：『不學無術。』

『也就是說他既沒有學問，又不知方法，那末，怎麼能够去辦理這件事體咧？』梁任公說：『學也者，觀察事物而發明其真理者也；術也者，取所發明之真理而致諸用者也。』這種分開來講的方法，又把學術涉及思想方面去了。

要知道「學術」與「思想」的差點，祇是前後的時間問題。「思想」是原理的，這已無容贅說。梁任公的『觀察事物而後發明其真理』這就是原理的了。「學術」與「思想」是最容易混在一起的。但究竟有個區別。這話就是說剛剛從觀察事物而發明的真理，還是思想；把這思想成功了一個有系統的組織，說而成爲言論，著而成爲篇章，那就叫做「學術」。所以說「學術」與「思想」的差別，祇是時間上的問題。如同水與冰，在原質上，雖是一種東西；但水未結成冰時，水還是叫做水，不能叫做冰。到了一天結成了冰時，那就必然的叫他做冰，而不能叫他做水了。

(2) 學術是評論思想的思想是敘說主張的

所謂思想，是我們自己對於某種事物觀察得來的原理。他這種觀察，一定是

先有了對象，然後照他所主張的結論，才構成了他的思想。所以這種思想，完全是他的主觀。如孔子的禮運，墨子的兼愛非攻，都是在這個原則下產生的。所以說「思想」是敘說主張的。至於「學術」就不同了。我們個人的思想，不能說都是健全的。那就不免要受人家的批評和攻擊。找真理如剝芭蕉的心，愈剝然後愈近於心。我的思想，難免不受人家的批評。如王充的問孔，是他批評孔子的思想，韓非子的顯學，是批評一二家的思想的，淮南子的要略，是評論他自己的思想的。也有彙集許多家的學理來混同評論的，如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旨，班固的諸子畧，劉勰的九流等皆是。也有批判許多學派而獨標自己的主張的，如莊子的天下篇，荀子的非十二子篇，就是這類的代表。至於墨之攻儒，儒之攻墨，道之攻儒，攻墨，九家互相攻訐，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真是舉不勝舉了。

(3) 學術是因襲的思想是創造的

大凡說中國學術思想的，沒有不說春秋戰國，是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全盛期。原來中國學術思想，所以在春秋戰國號稱全盛的緣故，就是這創造的緣故。中

國學術思想，自戰國以後，一天一天沉落的緣故，也就是這因襲的緣故。無論任何國家，任何時代，他的文化，是有創造精神的，那文化自然是深高而且普遍：如西洋的希臘，十七紀以後的歐洲，印度佛教的初期，都是產生在前個條件下的。又沒有任何國家，任何時代的學者，祇知保守前代的學術，因襲前人的思想，而他的文化不低落的；如歐洲的中世紀，七八世紀以後的佛教，都是發生在後面這個條件下的。

就是春秋戰國，這兩個時代，也有個區別。春秋完全是思想的創造時代，戰國是半創造半因襲的時代。老子孔子二大思想創造家，均是生在春秋。墨子楊子公孫龍韓非，他們是戰國時代創造的思想家。莊子孟子，他們是戰國時代一半因襲，一半創造的思想家。其餘皆是因襲的，而非創造的。下此雖有王充的潑辣，也祇能批評人家，沒有創造。

所以中國雖號稱幾千年的文化，但除了春秋戰國，有幾個思想創造家以後，這二千年間，不是如漢儒那樣的支離破碎，就是如魏晉南北朝諸人那樣的拾人

家的牙慧；不是如唐人那樣的一邊大輸舶來品，一邊在那裏『廬其居，火其書』的痛罵，就是如宋明人那樣的牽強附會；不是如清代人那樣的過蠹魚生活，就是如現代人這樣的東鈔西襲，生吞硬嚼的拿來幹實際運動，古今相較那，就不能不佩服春秋戰國學者們的創造精神了！

中國學術的因襲，尤以儒家爲盛。自從西漢開始鬧起今古文學以來，如唐代的注疏之學，宋明的義理之學，清代的考證之學，每時，每代，每派，每人，莫不死守門戶，連連不絕的因襲下去。若以他們聰明才力來論，未嘗不可產生許多出類拔萃的思想家出來。可是他們偏要死守因襲的傳統思想，拼命的戴起前人的鐵帽子來作擋箭牌，這不能不說他們是偏重學術，輕視思想的所致呀！

儒家的今文學派，比古文學派，頗有創造精神。但也不甚澈底。如最近代的今文學派思想最解放的康南海，還不能衝決網羅，而必要演出一個「託古改制」的孔子來掩護。他要革命，——改制——又離不開孔子；他要說孔子，又不好革命。所以就說孔子也曾託過古改過制。他要改制，就不必託古；既要託古，就不必改。制結果

演到挾着古人而又要別開生面的矛盾，就算完事，這是必然無疑的。

(4) 學術是一般的思想是個人的

思想的來源，祇是一個人的創造。至於系別流派，都是後來演進的。九家中，道家思想的來源，祇有老子。後來有了莊子楊子列子出來發明老子的學術，才有所謂「道家」、「道德家」、「道家者流」的派別。儒家思想的起源，祇有孔子；後來闡明孔子學術的，第一期有七十子，第二期有孟子，第三期有荀子，然後才有所謂「儒家」、「儒家者流」的流別。韓非子說：『自孔子之死也，儒分爲八，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這又是從一派演成多派的了。墨家思想的起源，是墨子，後來承繼墨學的，有禽滑釐，相里勤，鄧陵氏之屬。於是所謂「墨家」、「墨家者流」才同樣的演成了派別。韓非子又說：『自墨子之死也，墨分爲三。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這也是由一派分成三派的。其餘如法家，名家，陰陽家，縱橫家，農家，雜家思想的起源和派別的演進，也是逃不出這個公例的。

(5) 學術是具體的思想是抽象的

抽象是未成學術以前的思想，具體是成了思想以後的學術。從意義上講，思想是知覺的概念，學術是知識的實體。再進一步講，抽象是思維的用作，具體是知識的形骸。若就數量方面講，抽象是部分的，具體是綜合的，換句話說，思想是一種未出發的學術，學術乃是一種已成形骸的思想。我們要研究一個人的思想，必要從他的學術中，抽譯出來。就是說從具體的思想，去找抽象的思想；由抽象的思想，成功具體的思想。連貫攏來，就是一個；分開來講，又彼此不同。這也是治學術思想所當知道的。

(6) 學術是客觀的思想是主觀的

思想是什麼？思想是自己的主張。學術是什麼？學術是他人的思想。在自己叫做主觀，在他人叫做客觀。主觀就是自己的主張，客觀就是他人的學術。人家拿我的思想去做學問，就是研究我的思想。如公孫龍的白馬，堅白，名實諸篇，都是他思想的主觀。我們今日去研究他的思想，那就叫做研究他的名學了。又如范縝的神

滅論，蕭琛的難神滅論，那又是由客觀的學術，不加批評，而祇伸張自己主觀的思想的。又如李光地的朱陸析疑，夏曾佑的儒家與方士之糅合，那又專是客觀的敘述了。主客如此分明，何得混爲一談？

(7) 學術是科學的思想是哲學的

說學術是科學的，因爲他有方法，客觀，具體的緣故。說思想是哲學的，因爲他是原理，抽象，創造的緣故。所謂哲學，不過是某個人的思想，成熟了一個有系統的總稱。所謂科學，也不過是某個人或某一派的學術，拿他的方法，去搜集，去比較，去說明的一種學問。如古文學派治經學，先則搜集材料，再去考證字意，再去說明義理；這就是科學的了。這就是用科學方法去研究學術的工夫了。思想只能從學術裏面去找原理，人家的思想，對於我祇有間接的影響。所謂創造，是自己的覺悟。如裴頠的崇有論，周濂溪的太極圖說，張南軒的西銘，皆是自己思想的建設，所以這也是學術與思想最嚴密的分界。

總之，學術與思想，在中國的學統裏面，是兩件事。從前一般治中國學問的，祇說有

「學術」把「思想」包括在「學」裏面；或說祇有「思想」把「學」包在「思想」裏面；或連「學術思想」爲一體。所以說這都是未加思索的混談。我們祇要憑前面的幾個條件，就足以證明中國的學術與思想，判然是兩件事。亟望研究中國學術思想的，和將來編中國學術思想史的，把這個未曾解決的問題，來解決一下，免得這場公案，永久虛懸，那就是中國學術思想的大幸了！

一一 中國學術思想的演變

(1) 學術思想的起源

中國學術思想的起源，從來祇有兩說。一是主張出於王官的，一是主張不出於王官的。主張出於王官的，始於劉歆的七略。他說：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

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

後來班固作藝文志，完全主張這說。反對這說的，有胡適之的諸子不出於王官論。他說『今之治諸子學者，自章太炎先生以下，皆主九流，出於王官之說。』胡氏駁劉歆，有『此說諸家所自出，皆漢儒家附會揣測之辭，完全無憑據。而後之學者，乃奉爲師法，以爲九流果皆出於王官。……夫言諸家之學說，間有近於王官之守，如陰陽家之近於占候之官，此猶可說也，卽謂古者學在官府，非吏無所得師，亦猶可說也。至謂王官，爲諸子所自出，甚至以墨家爲出於清廟之守；以法家爲出於理官；則不獨言之無所依據，亦大悖於學術思想興衰之迹矣！』

胡氏又總括其說曰：「故諸子之學，皆春秋戰國之時勢世變所產生。其一家之興，無非應時而起。及時變事異，則向之應世之學，翻成無用之文。於是後起之哲人，乃張新幟而起。新者已新，而舊者未踏，其是非攻難之力，往往亦能使舊者更新。」

胡氏得力之論，有

以爲諸子之學，皆起於救世之弊，應時而興。故有殷周之爭，而太公之陰謀生。有周公之遺風，而儒者之學興。有儒學之敝，禮文之煩擾，而後墨者之教起。有齊國之地勢，桓公之霸業，而後管子之書作。有戰國之兵禍，而後縱橫修短之術出。有韓國之法令，「新故相反，前後相謬」而後申子刑名之書出。有秦孝公之圖治，而後商鞅之法生焉。

但是胡氏這說，並非創見。淮南子要略，早已翔實的說過。胡氏不過節省其文罷了。要略說：

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

者之學生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纆垂，以爲民先，別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擯，濡不給挖，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綫。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障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亡歸，好色無辯。作爲路寢之台，族鑄大鐘，撞之庭下，郊雉皆响。一朝用三千鐘贛，梁丘據子家噲導於左右，故晏子之諫生焉。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据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爲右，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修短生焉。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墪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未下。新故相反，

前後相謬，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狠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爲固，地利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胡氏之說，尙有疑問，不待說。卽如淮南子所言，亦有不是的地方。他說儒家皆沿周公的遺風。要知道儒家沒有孔子，雖有十周公，也成立不起儒家來。孔子是個熱中政治的人，所以不怕『周遊列國，遍干七十諸侯。』後來知其道不可行，才退回家來，把平生的經歷，隨時，隨地，隨人，發揮些關於人生教育政治的言論。儒家的成立，完全在孔子的演《周易》，刪訂《詩書》，作《春秋》，和教授弟子。何得說孔子是沿周公的遺風？

道家出於老子，老子看着治天下的方術少多，而又沒有一種中用的。才憤激起來，喊出一種極其激烈的主張，來擊盪當時的潮流。那裏說得上出於什麼史官？且說道家出於史官，是因老子曾經做周室的徵藏史。那末不就說道家出於老子還來得簡捷。名家出於詭辯，詭辯出於知識的競爭。有了春秋戰國學術思想的

互相消長，才有這名家出來的。這猶如有了法律，自然有律師出來作辯護士，是一樣的道理。墨法縱橫農各家，如淮南子所說。雜家出於無所主張之人和類書。小說家出於民間文學。章太炎說『民間除了六藝，就沒有別的文章。』所以小說家，是出於里巷歌謠的無名作者。

劉歆說九流出於王官，是他的私說。七略上並沒有什麼根據。這當然是他的臆造了。其實劉歆在當時，對於一切學說的主張，皆有作用的。那時王莽是一個外戚的後輩，想要把劉家天下，換個招牌。他知道劉歆這班人，不是漢室的宗臣，就是負有名望的學者；非先把他們籠絡起來，是有許多障礙的。而且更知道憑空把人家的天下奪過手來，是要犯孔子春秋的責備和後世唾罵的。所以頭一步工作，就是這一着。劉歆是個奉承勢力的人，也深知道王莽的爲人和用意於是就鞠躬盡瘁的，僞造許多圖讖之學來欺騙民衆。他說九流出於王官，就是說那時的學說，皆要出於王官。非出於王官的，不得收錄。庶幾用這種高壓的手段，可以遮掩天下的耳目。

實在這種方法，也並不作備於王莽劉歆。秦始皇李斯，才是用這方法的創始者。王莽劉歆不過師其故計罷了。幸喜王莽的命運不長，第二次焚書坑儒的慘案，沒有出來，他就倒斃了。不然，有幾個如魯兩生者出來反抗，那焚書坑儒的血劇，又要在漢朝開演第二幕了。所以劉歆說九流出於王官，不是說學術思想的來源，而是在爲王莽通盤的打算。不然，何以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旨，不過略略評定各家的得失。如太史公那樣的博洽，尙且沒有亂贅一辭。淮南子是個最喜歡危言高論的，也未敢侈陳言論。後世學者，不深加究察，遂以爲九流皆出於王官，這不是學術思想史上一大冤獄嗎？

再看劉歆的七畧，瞎湊的地方居多。如七畧中既有諸子畧，又有兵書畧。難道兵書不能例入諸子畧嗎？如兵書必需另闢一格，法家尤當另立一格，連諸子畧亦儘可取消；而名爲儒書畧，道書畧，墨書畧，名書畧，陰陽畧，縱橫畧，農書畧，小說畧。有了方技畧，就不必另立雜家；有了雜家，就不必另立方技。宋鉞的學說，近於法家，而竟列入小說家。書裏『有不門的話，有弭兵的話，』何以不把他列入兵家或雜家？

於此可知劉歆的編撰，都是極其荒謬絕倫的。那末，九家的起源，除了時代是他產生的背景外，沒有第二種說法！

中國學術思想的演變，從春秋戰國，至於近代，那經過的路線，可分作四個時期。

（一）由春秋至戰國，三百年間；起於周景王十五年，至秦始皇十五年，公元前五三二年，至公元前二三二年，是為第一期。又叫做創造期。或稱全盛期。

（二）由兩漢至魏晉南北朝及隋，其中八百年間；起於漢高祖元年，至隋煬帝末年，公元前二零六年，至公元後六一六年，是為第二期。由春秋至隋，又叫做古代期。

（三）由唐經宋元至明，其中一千年間；起於唐高祖武德元年，至明崇禎末年，公元六一八年，至公元一六四三年，是為第三期。又叫做中世期。

（四）由清初至近代，二百八十年間；起於清順治元年，至於近代，公元一

六四四年，至公元一九零零年，——是爲第四期。又叫做近代期。由西漢至近代，統稱衰落期。

(2) 第一期 春秋至戰國

在未說到本題以前，我們首先要問一句：學術思想，是有什麼用場的？祇是說些原理原則的話就算了的咧，還是要與人生發生關係的？在這裏總答一句：學術思想，是用來解決人生，調劑社會，治理國家，大同世界的。他是不拘種族與時代的。司馬談說：『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這是最妥當的總評。陸象山說：『東海有聖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有聖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同也。』所謂『此心同，此理同，』是同何心，同何理？是同有此救人之心，救人之理。同有此解決社會國家世界的，心，同有此學術思想的原理。春秋以前的民生社會國家問題，皆憑一個人的意志來處理；春秋以後的統治權，雖然把握在傳統的君主手裏，然而叫他怎樣去把握，

都是幾個大思想家給予的。

老子孔子，同是二大思想創造家。雖不在其位，而必謀其政。老子常以孔子的仁義爲懷，禮樂治國的主張，是下一層工作，非常持反對的態度。他說：『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又說：『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又說：『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他說仁義禮樂，不足以救民治國，治國救民的道理，祇有道德。道是什麼？德是什麼？德是人民所得於自然的恩惠。所以道德居在仁義禮樂的上頭，而爲政治的根本。老子又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又說：『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又說：『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至於依照他的主張所成立的國家，是：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這就是他理想政治的實現了。

莊子也是道家的主角，然對於政治，沒有什麼主張。祇是發揮老子的思想和評論當時一般談政治談人生談學問的人罷了。到不如楊子「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的極端主張，與老子小國寡民的宗旨一致。他又說：「智之所貴，力之所賤，侵物爲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這一半又與墨子的「兼愛」同一軌道。孟子說楊子是「爲我」，孟子真是個強辭好辯的人了！

莊子三十五篇，其中天下篇是一篇純粹評判當代學術思想的。齊物論，是一篇專門評論是非原理的。其餘皆是批評反自然的人生和政治的。馬蹄篇說：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錐之，連之

以羈馬，徧之以皂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
概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
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鈎，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
欲中規矩鈎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
治天下者之過也！

他又於應帝王篇設喻曰：

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遇渾沌之地，渾
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无有，
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莊子認自然爲絕對的美，絕對的善。稍有作爲，卽是戕賊了自然。又其極端抨
擊所謂治天下的聖人，則有胠篋篇的：『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
焚符破璽，民乃朴鄙。捭斗折衡，而民不爭。』這與老子的『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
聖棄智，民利百倍。絕巧棄利，盜賊無有。』如出一轍。莊子更顯明的說：

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並與權衡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並與仁義而竊之。……彼竊鈎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是非竊仁義聖知耶？

梁任公說他是詛咒文明。我說不是詛咒一切文明，而是詛咒反自然的文明，與矯揉造作的政治。總之，他不是個政治思想家，而是一個抨擊一般談政治的批評家。

儒家的學術思想，完全在孔子一個人身上。孟子荀子是孔子的家臣，孔子的政治主張，可分作兩期來說。最高級爲「大同」期，今文學派叫做「太平世」。禮運上說：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主張，也是發明孔子這種主義的。這種爲全人類打算的主義，我想無論古今中外，任何社會主義，世界思想，也不能超過他的範圍。

(天)

可是孔子是個從高處着眼，從低處下手的。他知道這種主張，不能實現，於是就放棄這高級的，來談次一等的，這就叫做『小康』。今文學家稱爲『昇平世』。論語說：『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又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又說：『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又說：『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大學也說：『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悖。』孟子也說：『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又說：『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又說：『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說：『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又說：『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

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送死無憾也。養生送死無憾，王道之始也。」這又是孟子極端主張「小康」政治的理論。

荀子說：「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又說：「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之欲，則勢不能容，物不能贍。故先王貴爲之制禮，又以分之，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又說：「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這又是荀子主張「小康」政治的言論了。

孔子專說「仁」，有時也說「義」；說「禮」；孟子專說「仁義」；荀子也說「義」，惟不說「仁」，而專說「禮」。這些等級的差別，均是因着當時環境的背景爲轉移的。孔子是春秋時代的人，那時五伯雖強，脫離周室的綰轂，尙且不遠；所以他的政治的鵠的，自然懸得高一層。孟子在荀子之前，荀子生在戰國最末的一

個時會。他的主張，比孟子的，又要讓一步。仁是愛之極軌，韓愈說：『博愛之謂仁。』
『義是事體所當如此的作法，韓愈又說：『行而宜之之謂義。』禮比法要高一等，
老子的『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好像是預先幫儒家暗示了一條道路，不啻
告訴他們：『你先去走仁的路，若是走不通，然後你就去走義的路；若再走不通，那
你就祇好走最後的一條路了。』本來道儒兩家，在政治上，沒有多少差別，不過老
子祇從高處着眼，決不從低處下手。孔子雖也從高處着眼，還是要從低處下手。『
大同』之旨，孟子雖也間或說過，到了荀子，就置之高擱了。說到老子，祇從高處着
眼的話，因為他是個專說未來，不談現在，更不講過去的。他以為過去的事，已經過
去了；現在既不可救藥；有希望的，就在將來。所以起首就說「道」其次才說「德」。
『「德」以下的仁義禮等等，在他看來，是不足說的。』孔子不唯連過去現在都談，
還想要在政治上去活動活動。孟子荀子更又是專門從實際運動上說話的。所以
比孔子又不同。那末，道儒兩派的政治主張，於此可見一班了。

通常研究墨子的，說他是個實行家，或至於叫做「苦行家。」其實這都是表面的觀察。要知道墨子是各家中最熱中政治的一個。孔子孟子，固然也有些熱中，不過到了道不行了的時候，態度就消極起來。墨子看到老子祇知空談，全不去實行；孔子雖也實行過，又不澈底。他想要另外找一條出路，所以不管時君的信任與不信任，他一想到就要幹到那里。這種積極的精神，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上，是沒有第二個的。

墨子的政治主張，如「兼愛，」「非攻，」「尚同，」「尚賢，」「節用，」「節葬，」「非樂，」都是他主張上的標題。總括起他積極的政治思想，孟子有一句話，是批評得最澈底的。他說：『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

墨子的思想，雖有許多目標，但都是一貫的。「兼愛，」是他一貫的主張。兼愛上說：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

愛君，故虧君而自利。……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皆起不相愛。……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身；故賊人以利其身。……大夫各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其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

小取篇曰：『愛人待因愛人然後爲愛，不愛人不待因愛爲不愛人矣。』更有最顯明的言論，如『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之身若其身，誰賊？視人之家若其家，誰亂？視人之國若其國，誰攻？』這都是他最上級的政治主張。兼愛中又說：『兼相愛，交相利。』尙賢中又說：『愛利萬民。』又說：『兼而愛之，從而利之。』

又兼愛中『愛人者，人亦從而愛之；利人者，人亦從而利之。』貴義篇說：『所攻者不利，攻者亦不利，是兩不利也。』節用篇說：『忠信相連，又示之以利，是以終身不厭。』節用中說：『各從事其所能。』公孟篇說：『凡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爲也。』尙同上說：『有餘力以相勞，有餘財以相分。』大概墨子的第二級主張，就是注重實利。看他平時的生活，就是這一級的實現。莊子天下篇說：

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通九州也；禹親自操橐耜，腓無胼，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

司馬談的六家要旨論墨子曰：

墨者亦尙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

這就是墨子平時生活的寫照。也就是墨子欲以此道治天下萬民的實在主張。

中國古代的政治思想，本有四大系統。獨以墨家不能與道儒法三家相延并存，這是墨子的精神太積極了，弄得後世的人，跟他不上來的緣故。莊子天下篇曰：『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

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能獨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荀子也有「墨子蔽於實而不知文」的批評。至於他的主張，難於實現，他的弟子程繁，早已懷疑過了。他說：

昔者諸侯弊於聽治，息於鐘鼓之樂；……農夫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息於飮缶之樂，今夫子曰：『聖王不爲樂，』此譬之猶馬駕而不稅，弓張而不弛，無乃非有血氣者之所能至耶？

此雖是批評墨子的「非樂」，實在把墨子的動而不息，勞而多苦的主張，說得不能見行於世了。

墨子的思想，實在難爲遵守。所以在當時，雖號稱「顯學」，自他死後，他的學術，也就跟着沒亡了。

法家的政治主張，祇有一個「法字」，因此叫做「法治主義」。人類解決問題最痛快的，莫過於戰爭；其次才是法，又其次才是禮。戰爭是最後的解決，是出於

不得已的手段，也是無可奈何的辦法。談法家思想的，多說與道家有密切的關係。韓非子疑難篇說：「術也者，主之所以執也；法也者，官之所以師也。」尹文子說：「術者，人君之所密用，羣下不可妄窺。」與老子說的：「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又與「常使民無知無欲」的一種不示人以真象，祇要照我告訴你的方法去行，在道家視爲主要的方術，也就是法家所重視以爲方術的立腳點。所以就說法家與道家有密切的關係。

法家導源於齊國的管仲，鄭國的鄧析，趙國的申不害。韓非是個集法家大成的後起者。他是韓國末年一位疏屬的公子，看着韓國一天一天的削弱下來，想要發憤爲雄，又因自己拙於言語，所以才來著書的。所謂法，是使民衆同上一軌道的方法。韓非定法篇說：「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又難三篇說：「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六反篇又說：「明主之治國也，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又說：「故法之爲道，前苦而後樂。仁之爲道，偷安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

而失仁之相憐也。」顯學篇說：「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

這是韓非所謂的「法」。在他以前，對於法的解說，則有管仲的七法篇上說的：「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尹文子說的：「法有四呈：一曰不變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齊俗之法，能鄙同異是也。三曰治衆之法，慶賞刑罰是也。四曰平準之法，律度權衡是也。」又說：「萬事皆歸於一，百度皆準於法。歸一者，簡之至；準法者，易之極。」商君書修權篇說：「先王懸權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夫釋權衡而斷輕重，度尺寸而斷長短，雖察商賈不用，爲其不必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賞之，毀公者誅之。」慎子佚文也說：「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予奪，從君心出。」又說：「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這都是法家張明昭著的說法之所以爲法，與法治之所以重要的道理。

法家在當時，收到美滿效果的，要算秦國。秦國之所以能够統一政治，也是幾個法家在秦國的功勞。但是司馬談說法家：「嚴而少恩。」班固謂其：「及刻者爲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政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秦國所以亡

得那樣的快，也就是專用法的過了。

九家的學術思想，最有系統，而影響後世最大的，莫過於道儒墨法四家。然墨家因其『儉而難遵』，他的學統，早就斷絕了。那末宰制中國這二千年來政治思想的，就祇有道儒法三大系統。其中名家，陰陽家，縱橫家，農家，雜家，小說家，他們在政治上，沒有主張，都是那四家用作講學的工具。道家不重名學，他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在他人叫做名，紛紛然在那裏爭名，在老子是不上算的。儒墨法三家，最注重名。所以凡事必先正名。『子路問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墨子公孟篇說：『子墨子問於儒者曰：『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爲室？』曰：『冬避寒，夏避暑焉。室以爲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爲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是猶曰：『何故爲室？』曰：『室以爲室也。』尹文子曰：『名者，名形者也；形者，應名

者也。……萬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則亂。萬名具例，不以形應之，則乖。……名稱者何？彼此而檢虛實者也。……失者由名分混，得者由名分察。……我愛白而憎黑，韻商而舍徵，好臙而惡焦，嗜甘而逆苦。白黑商徵臙焦甘苦，彼之名也。愛憎韻舍好惡嗜逆，我之分也。定此名分，萬世不亂也。』名實是一種分辨事物的方法。所以儒墨法各家，對於名這樣注重他。

陰陽家是附着道家而存在的。然亦可以增長許多常識。縱橫，本是一種術，是各家用在外交上的利器。農家除許行而外，沒有人說過重農的主張。雜家的東裂西剝，更不足說了。

(3) 第二期 兩漢魏晉南北朝及隋

西漢是戰國的鄰居。且有秦國的博士，來作遺老和教師。史記儒林傳說：『伏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後來事事都直接受其影響，也就成了中國的定局了。

兩漢的政治，概爲道儒兩家包辦。劉勰九流說：『道者，元化爲本，儒者，德教爲宗。九流之中，二化爲最。』究竟這兩家，以那一家勢力爲最大？史記儒林傳說：『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觀此西漢二百年的政治，不問可知了。

何以人君就這樣的愛黃老之術咧？司馬談論道家曰：『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又說：『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之主。』其論儒家曰：『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從。』班固論道家曰：『歷紀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又其論儒家曰：『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劉勰論道家曰：『以空虛爲本，清淨爲心，謙挹爲德，卑弱爲行。居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裁成宇宙，不見其跡。亭毒萬物，不有其功。』又其論

儒家曰：『順陰陽之性，明教化之本，遊心於六藝，留情於五常。』那末，爲人君的，何樂而不爲垂手端躬的「南面之術」，而要來玩這勞什子的「勞而少功的把戲呢？」且道家不顧聲名，只講實際。就是說不到前臺來，祇唱後臺戲。儒家既要顧聲名，又要顧實利，所以常常被道家，扮遣到前臺來唱盡生日淨丑末的各種各樣的角色。中彩受嗤，都是儒家來受；在道家不過勞用一頓心思而已。

自從道儒兩家，把這個舞台定唱來以後，從漢朝起，一致到清代，這二千年的政治，總翻不過他們兩家的手掌。這就是中國政治史上學術思想的大概了。

史記稱漢武帝尊重儒術，罷黜百家的言曰：『及今上卽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又說：『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於此可見武帝以前，黃老的勢力了。竇太后是一個女子，尙且如此的好向，安得武帝不更要學秦始皇求長生不老之術呢？且雖罷黜了百家，所延進的，皆是些「賢良文學之士」和「文學儒者」。這賢良之士，就再多延一些，也不過如趙廣漢，蓋寬饒，王景，任延，第五訪輩做個

純良的縣令。文學之士，不過如司馬相如，枚乘，東方朔，傅毅，張衡，做些華采邛優的文章。儒者，不過如大小夏侯，大小戴，孔安國，賈逵，馬融，鄭元，服虔諸人，做些經書的注釋。七十子在春秋戰國，尙且在政治思想上，沒有插足的餘地。這趙廣漢，司馬相如，孔安國之流，那裏說得上政治思想？

『卑之無甚高論』如西漢的張良，陳平，賈誼，董仲舒，淮南子，司馬談，司馬遷，桓寬，劉向，楊雄；東漢的班固，王充，仲長統，王符，荀悅，諸葛亮輩，要算政治上的重要角色。但是張良以道家始，以道家終。陳平的陰謀，純出陰符經。賈誼爲人，動輒感情用事。平生言論，莫精於論道術的分別。他說：『數聞道之名矣，而未知其實也。請問道者，何謂也？』對曰：『道者，所從接物也。其本者謂之虛，其末者謂之術。虛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無設施也。術也者，所從制物也，動靜之數也。凡此皆通也。』董仲舒妙於陰陽五行之術，所以後人叫他做董道士。如他的天人合一論，天人三策，皆是他平生最得意的作品。至於春秋繁露所說的：『求雨止雨之法，暴巫，聚蛇，埋蝦蟆，燒雄雞老豬，取死人骨燔之等法，』完全是後來魏伯陽，張道陵輩的張本。淮南子名

稱爲雜家，鴻烈一書，首言道術。他的原道訓上說：『所謂無爲者，不先物爲也；所謂無不爲者，因物之所爲也。所謂無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謂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知守其門。』老子的『知其雄，守其雌』的妙訣，他可算得到三昧了。司馬談父子，是道家的功臣，推崇道家，無微不至。桓寬的鹽鐵論，在排解貴近言利的爭論，亦與儒家無涉。劉向除了編定羣書和品題優劣外，也時常說些陰陽五行的話，觀他在元成間所上的封事，就可知道。楊雄是個善於騎牆的人。問道篇說：『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擯提仁義，絕滅禮學，吾無取焉耳。』又作太玄以擬易，這是稱述道家的著作。又作法言以擬論語，這是稱述儒家的言論。於是這二百年的西京學術思想，盡在這裏了。

史稱光武對於圖讖之學，特信好之。『凡有大事，恆欲用讖決焉。』鍾泰中國哲學史說：『光武紹復舊物，亦以赤符自累。至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是以陰陽穿鑿說理，以圖緯附會徵信。始之陰陽，折入於儒者；終乃儒爲陰陽所奪。』中興之主，尙且如此。『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了。

王充取鬼神陰陽及一切虛言譎語，摧毀無餘，作成一部論衡，然不過是部獨一無二的學術評論，自己並沒有建設什麼主張。班固是個無史識的歷史家。王符、仲長統、荀悅三人，雖著有些政論，皆是前人剩下來的陰陽五行、仁義道德禮樂的話。諸葛亮是個道家。在政治上，喜用法家的方法。陳壽贊他：「吏不容奸，人懷自厲，」算是無爲而治的初步了。那末，東漢二百年的政治，又盡在這裏了。

大凡兩派學術思想，同在一個舞台上，沒有不起衝突的。何以道儒兩家，在那四百年的長時間裏，就能免除這種爭端咧？這自有他們水乳相融的所在。夏曾佑作中國歷史，其論儒家與方士之糅合曰：

方士之說「內丹」始見於屈原。「外丹」始見於鄒衍。而後皆併入孔教。

屈原遠遊「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貴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若聲著而日延。奇傳說之說辰星兮，羨韓衆之得一。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麤穢除。

…道可受兮不可待，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

其說與丹經無異，而不涉於儒。屈原賦二十五篇，無言孔子者。至魏伯陽則言「大記不虛作，演易以明之。」是方士「內丹」與儒相雜矣。

而「外丹」之說，則其始卽與儒不分。史記以鄒子與孟荀同傳，殆儒家者流也。而封禪書曰：

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同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尙，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爲方仙道，形解鎖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形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是方士「外丹」與儒相雜也。

他又舉秦始皇本紀，三十五年，侯生盧生，不爲始皇求仙藥，逃跑了。始皇發怒，罪及諸生。後來使御史悉案問諸生，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的事。以證明諸生

與方士混合的第一期。

又舉三十六年，「使博士爲仙真人詩」事，和舉韓詩外傳「鄭交甫逢二女」的事。證明治詩者的合於方士。又引漢書李尋傳、李尋治尙書，證明治書的混合於方士。又引劉向傳，以證明治穀梁春秋的混合於方士。又引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與春秋繁露，以證明漢儒與方士之不分。他又說：

其所以然之故，因儒家尊君。君者，王者之所喜也。方士長生，長生，亦王者之所喜也。二者既同爲王者之所喜，則其勢必相妬。於是各盜敵之長技，以謀獨擅，而二家之糅合成焉。

從來論兩漢道儒學術的，沒有一個像他這樣證據確實，得失分明的。這也是事實如此，無怪他評論的精詳了。

有說兩漢道家學術，把末年張道陵的五斗米教，也附在老莊的學統裏去的。這是學術思想史上的一樁最大的奇恥大辱！五斗米教，出於魏伯陽。魏伯陽出於董仲舒的「求雨止雨，暴巫，聚蛇，埋蝦蟆，燒雞老猪，取死人骨燔之」等法。這是道

家的外道。五斗米教的妖言惑衆，更是外道的外道了。

葛洪神仙傳說：『魏伯陽，上虞人，修真養志，約周易，作參同契。桓帝時，以授同郡淳于叔通。』張道陵的法寶，就是那部一千有二百的天官章天考。其中皆是符籙真丹之事，與參同契相同。所以張道陵的道教，又是魏伯陽的外道了。嚴格點說，董仲舒祇能算是漢朝的五行家。魏伯陽是漢末的神仙家。張道陵是符籙家。後人竟把張道陵的五斗米教，說是承繼老莊道統的流別；這豈不是荒謬絕倫嗎？

魏晉二百年間的學術思想，就是玄學。這玄學是以老莊爲主，而又雜些易與佛神仙進去的。他們一方面沿襲兩漢的政治，一方面又以這玄風來講玩世的人生的觀，和治學的方法論。故在這個時候，很難找出一個在政治上有主張的人。放低一點說，於人祇有一個鮑生，於書祇有一部列子。裴頠的器量過於狹小。陶淵明也是嵇康阮籍一流人物。其餘都是談玄學的巨子。

曹操是個悲涼高曠的詩家。曹丕兄弟，更是個哀婉縝密的文學家。所以他們

父子所獎進的，皆是一些浮文無質的文士。魚豢魏略說：『魏明帝太和青龍中，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麤疎，無以教子弟，子弟亦避役，竟無能習學。』這是儒家經學衰落的第一期。又說：『正始中有詔議園丘，普延學士。是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而應書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這是儒家經學衰落的第二期。這個時候，何晏王弼諸人，大倡玄學。嵇康阮籍諸人，打破禮教。三國志曹爽傳說：『晏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作道德論。』又鍾會傳說：『會弱冠，與山陽王弼並知名。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辨，注易及老子。』而晏的論語集解，弼的易注老子注，『毀之者謂其罪深桀紂，譽之者謂其獨冠古今。』嵇康的大人先生傳說：

世之所謂君子者，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穹則。少則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羣蟲之處禪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吉宅也，行不離縫際，動不敢出禪襠，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羣蟲處乎禪中，而不能出也。君子

之處字內，何異夫蝨之處於禪中乎？

有了這種放蕩的言論，玄風焉得不風靡天下？所以這個時候，是玄學在魏國的最高期。

由魏度到晉，「七賢」的餘業未衰，王衍諸人，又把玄學擴為清談。葛洪羨魏伯陽的神仙，著內篇二十。他的暢玄篇說：「玄者自然之始祖，而萬殊之大宗也。眇昧乎其深也，故稱微焉；綿邈乎其遠也，故稱妙焉。」又說：「大玄道者，得之者內，失之者外。用之者神，忘之者器。」於是玄風的最高潮，又轉到兩晉了。

可是在這個最高的潮流中，遇着了一個反動。晉書裴頠傳說：「頠深患時風放蕩，不尊儒術。何晏阮籍，素有高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仕不事事。乃著崇有論以釋其蔽。」裴頠的崇有論，本欲排無以申有，結果還是逃不出老莊的範圍。道家說「無為」，又說「無不為」。裴頠與王衍，不過各見其一半罷了。

列子一書，從沒有見漢人稱道過。這書的建理立論，恰能融通佛老到最好處。可惜無從知道他的來源。黃季剛先生的漢唐學論序致篇說：「其書雖未必為處

度——張湛字。湛注列子——所造，然其言皇子不信火澼布，乃依約魏文帝故事。知成書，必在正始後矣。』列子的學說重進化，尤其注重自然的進化。天瑞篇說：『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所謂「生」就是「有」，所謂「化」就是「進化」。他又說，『陰陽爾，四時爾。』這就是說個人社會國家，也是一樣。他的進化，是自然的。所以說：『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他這「自化，自力，自消，自息」是一種自強不息的意思。他這思想，對於既成社會，是有很大的反動的。進化就是不自滿，不自滿最要革命。所以這進化論，又可說是一種革命論。

鮑生的事略，祇見於葛洪抱朴子的詰鮑篇。他說：『鮑生敬言，好老莊之書，治劇辯之言。以爲古者無君勝於今世。』在這篇裏，鮑生本着黃老的虛無，大暢其無君的言論。葛洪特託儒家的義理來駁他，終不能勝。鮑生的結論說：

人君採難得之寶，聚奇怪之物，飾無益之用，厭無己之求。

人君後宮三千，豈皆天意？谷帛積，則民飢寒矣。

人之生也，衣食已劇，既又加之以收賦，重之以力役，飢寒並至，下不堪命。冒法犯非，於是乎生。

王者臨深履尾，不足喻危。假寢待旦，日昃旰食，將何爲，懼禍及也。

王者歛想奇端，引誘幽荒，欲以崇德邁威，厭耀未服。白雉玉環，何益齊民乎？

人君恐姦讒之不虞，故嚴城以備之也。

苟無可欲之物，雖無城池之固，敵亦不來者也。

鮑生這種政治主張，是一種打破君權廢除君主的思想。老子莊子對於君主，也曾懷疑過，但沒有他的澈底。前面說：自漢以來，在政治思想上，找不出個有中心主張的人來。及至八王之亂的東晉，才產出一個鮑生，這真是孟子說的『五百年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了。但祇有鮑生，不見什麼王者，這是最令人失望的事。

南北朝是個武人割據，互相廝殺的局面。每個朝代的政治，都是個臨時的暫局。政治既沒有上軌道，那得有什麼學術思想？既沒有中心的政治思想，政治那得上軌道？在個人的信仰上，稍稍有些學術可言的，祇有印度傳來的佛教。考南北朝各代，主不信佛的，惟有魏太武帝和周武帝。其餘的皇帝，宰相，大臣，薦紳先生，及文人隱士，莫不以信佛爲修身立命的不二法門。這個緣故，謝无量的中國哲學史有幾條可作參考：

1 漢魏以來，厭儒教禮法，而諸子百家之學，亦復衰歇已久。人好新知，故佛敎乘以入。

2 魏晉以來，清談方盛，說者以佛教義近老莊，故辯言所資，流傳日廣。

3 五胡亂華，干戈相屬，人厭殘殺。因果報應三世輪迴之說，易爲厭足俗心，故羣起皈依佛教。

4 其時道家儒家，罕有巨子，而西域傳播佛學者，或直人傑。異跡高行，爲世所仰。

那末，佛教的東來，並非偶然的事了。不過在這種重壓之下，有許多懷疑家出來反抗。於是有用言論來駁辨的，有用勢力來壓迫的。梁武帝信佛最深，其敕答臣下神滅論曰：

觀三聖設教，皆云不滅。其文浩博，難可具載。止舉二事，試以爲言。祭義云：『唯孝子爲能饗親。』禮運云：『三日齋，必見所祭。』若謂饗所非饗，見非所見，違理背親，言語可息；神滅之論，朕所未詳！

這是梁武帝用帝王之力，來制服臣下的。不過武帝既舉祭義禮運，何不兼舉論語？如若武帝還曉得『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的話，他必會不覺啞然失笑起來。雙方用言論駁辨的，有周顒的三教一致論，張融的門論，顧歡的夷夏論，謝鎮之的折夷夏論，朱昭之的難夷夏論，朱廣之的諮夷夏論，釋慧通的駁夷夏論，釋僧愍的華戎論，宗炳鄭道子的神不滅論，何承天的達性論，釋玄光的辯惑論，范縝的神滅論，曹思文蕭琛沈約的難神滅論等等。信佛的更有佛圖澄，道安，鳩摩羅什，慧遠，法顯，惠琳，達康，慧可，慧能，神秀，慧文，智顛，那些大和尚在後面主持教本，所以常

有讜言高論出來。反對方面，祇有范縝主張形神是一非二的神滅論。其中假延陵 葬子 羸博的事實，和引莊子薪盡火傳的至理；議理風生，辭最繁富。究竟范縝所以能够說服諸人，全在他的口辯。竟陵王子良，最信佛，因他不信佛，特問曰：『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何得有貧賤？』他答曰：『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蒂。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墮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牆，落於溷糞之測。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溷糞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我想反對佛教的人，均有他這機警博洽的才辯，他們的成績，必不止此。但是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不能不算一大爭端。

在政治上，總結魏晉南北朝的就是隋。在學術思想上，總結二百年來儒道佛思想的，就是隋之王通。王通獨往獨來於孔老佛之間，自西漢以來，沒有第二人可與相比。他的周公篇論佛曰：『或問佛。子曰：『聖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禮樂篇論老子曰：『或問長生神仙之道。子曰：『仁義

不修，孝悌不立，奚爲長生！甚矣人之無厭也！」
《問易篇論三教》曰：「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惡多門久矣！』曰：『廢之，何如？』曰：『非爾所及也！』」
又讀洪範讜議曰：「三教於是可一矣！」
又周公篇總評曰：「詩書廢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這才是探本究元的定論。這才足以服孔老佛和天下後世人的心。如南北朝諸人紛紛爭訟，真是莊子說的：「其猶一虵一蚊之爲勞也！」

他的政治主張，則有天地篇曰：「子曰：『爲人子者，以其父之心爲心，爲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爲心；推而達之於天下，斯可矣！』」這可與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相提並論了。又說：「君子之學，進乎道；小人之學，近乎利。」這也是孟子「義利」的發明。又說：「子躬耕。或問曰：『不亦勞乎？』子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且廢一人之職也。亡職者罪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吾得逃乎？』」躬耕的學說：戰國時，雖然有人說過，究竟沒有見其實行。到漢末的諸葛亮，才有一

躬耕南陽」的事。這正是孟子說的「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道理。若使王通能見用於世，至少亦能追上諸葛亮的事業。但有房玄齡，杜如晦，魏徵輩運用他的學理，初唐貞觀三十年的太平，未嘗不是他學說的效果。

總括第二期的學術思想，如兩漢的道儒並治，和王充的懷疑論；魏晉間的玄風，和鮑生的無君論；南北朝的佛教，和餘光返照的王通；都是這個時期的主要思潮。

(4) 第三期 唐宋元明

學術最注重發明，思想最注重創造。若祇是因襲前人的餘業，說他沒有學術也可！說他沒有思想也可！

唐宋元明四個最整齊的朝代，在時間上共佔了一千多年的光景。但是在思想上，無論人生社會國家各方面，皆是因襲前人的。在學術上，雖然間或有些發明，也沒有什麼特殊的創造。

唐朝三百年，除了佛教，沒有思想。亦除了佛教，沒有學術。除了大德，名師，高僧，

長老，沒有學術思想家。亦除了翻譯佛書，沒有研究學術思想的餘暇。縱有韓愈李翱作幾篇性論，柳宗元劉禹錫作幾篇天論，就可算得上是學術思想家嗎？就可算得上是些研究學術思想的人嗎？我想是誰都不承認的。

唐朝的政治，仍是道儒兩家分治。唐太宗是個愛好文學而又喜歡老莊的人。在作太子時，已開了廣延文學之士的館。即位後，又置弘文館，招集十八學士，又增築學舍一千二百間，增學生二千二百六十人。日本，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各國，都遣送子弟來留學。因自己與老子同姓，特別尊重道家。封老子爲道德真人。其書曰道德經。封莊子爲南華真人，其書曰南華經。封列子爲冲虛真人，其書曰冲虛經。唐太宗對於文學與道家的推崇，可算仁至義盡了。結果就產生了經學注疏家，詩人和方士。

陸德明的經典釋文，孔穎達的五經正義，和顏師古正五經脫誤的工作；這可說是初唐經學家在學術上的事業。孫思邈的神仙，潘思正，吳筠，司馬承禎的方術，張游朝，象罔，白馬證諸論，李淳風的陰陽學；這可說是前唐方士們在學術上的

事業。王孟李杜元白杜李諸人的詩，韓柳諸人的文，這可說是唐朝一代思想上的事業。所以說唐代的真正學術思想，祇有佛教。

說到唐朝的佛教，可分作佛教的普遍，經典的翻譯，和宗派的成立來講。

中國自有佛教以來，東漢三國是個啟蒙時期，兩晉南北朝是個成立期，唐朝是個全盛期。在這個全盛期裏的佛學大家，要算玄奘。據梁任公論佛——梁任公近著第二輯——玄奘是貞觀時代的人。於貞觀二年出游印度，經歷五十六國，受印度法相大師戒賢的教學，成五印度諸王，爭先供養。其共王戒日王，敬禮尤至。為玄奘特開辯學大會。玄奘立『真唯識量』懸於國門。經月餘，無人能難詰。後更遍游諸國，采風問俗，至貞觀十八年始歸。所齎歸的經典，凡五百二十夾，六百五十部，各方各宗派的書都有。他於貞觀十九年正月抵長安，三月間就開始翻譯。直至龍朔三年十月，凡十九年間，譯事未嘗一日間斷。所譯共七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卷。其絕筆之日，距圓寂僅一個月。這算是他個人的盛業了。

跟着玄奘留學印度的，前後有四十六人。其中留學時間最久的，悟空四十年，

義淨三十五年，慧日十九年，大乘燈十二年以上，玄照第一次十一年，第二次不歸，大律十年，不空九年。

翻譯佛書最多的，玄奘而外，有實義難陀重譯今本華嚴經八十卷；義淨共譯諸經典五十六部，二百三十卷；不空專譯密宗書一百二十餘卷。其餘數十卷以下的不計。如佛藏之經藏，律藏，論藏，雜藏。經藏之大乘經，小乘經。律藏之大乘律，小乘律。論藏之大乘論，小乘論。雜藏之西土撰述，中土撰述。大乘之華嚴部，方等部，般若部，法華部，涅槃部。中土撰述之懺儀，淨土，台宗，禪宗，賢首宗，慈恩宗，密宗，律宗。纂集傳記，護教目錄等，無一不備。

宗派的成立，一：律宗法礪律師之相部宗，懷素律師之東塔宗，道宣律師之南山宗。二：法相宗的開祖，就是玄奘，而慈恩，窺基大師得其傳。三：華嚴宗五祖，如杜順，智儼，法藏，澄觀宗密，並在唐世。四：真言宗——密宗——之善無畏，金剛智，不空，一行，四大尊者，也均在唐代。

統觀唐代的佛教事業，玄奘個人的譯述，古今中外，實無可比。其餘如慈恩，窺

基，慧日，宗密，不空，悟空諸人的『守死善道』也非從來號稱儒家道家者流，所能比擬的。那末西方的釋迦，安得不來佔據柱下杏壇的一片席，佛教又安得不來代表唐代的學術思想？

自從黃梨洲的宋元學案出來以後，講宋朝學術思想的，莫不說上可以直追先秦諸子，下則啓發元明的心學，和清代的理學。其實黃梨洲因爲當時一班憤慨中國之所以亡於滿洲的，皆歸咎於王陽明的心學。他恐後世不明古人真象，才元本本的來盡行披露。後人不深加觀察，就說宋代的學術思想，是前無古人，我想黃梨洲怕也不來承認這個過吧！

宋代的學術思想，有統稱作理學的，又有叫做道學的。宋史於儒林傳外，另立一道學傳。有說對的，有說不應該的。這都不相干。今就宋代各家學術思想來講。只有三派。如周濂溪，邵康節，張南軒諸人的五行陰陽派；程明道，程伊川，朱考亭諸人的性論派；王安石，陸象山，葉水心諸人的政論派而已。所謂程朱派，陸派，永康派永

嘉派，及濂洛關閩各學派；以外又有所謂理性派，心學派，事功派，這都是一些偏見。先說性論派。

程明道定性書說：『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理。』又說：『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說：『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程伊川論性說：『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是理，理則自堯舜至於途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

朱考亭論性說：『性者，心之所具之理；情者，性之感於物而動者也。』又說：『虛靈不昧便是心，此理具足於中，無少欠缺，便是性。感物而動便是情。』又說：『性者，即天理也。萬物稟而受之，無一理之不具於心者。心之主宰，意者，心之所發；情者，心之所動；志者，心之所之；氣者，即吾之血氣而充乎體者也。』

司馬光王安石亦嘗論性，也有可取的地方。司馬光說：『夫性者，人之受於天，所以生者也。善與惡必兼有之，猶陰與陽也。雖聖人不能無惡，雖愚人不能無善。其所受有多少之殊耳。善至多而惡至少者，爲聖人；惡至多而善至少者，爲愚人；善惡

相半者，爲中人。』

王安石論性說：『性情一也。世有論者曰：『性善情惡。』是徒識性情之名，而不知性情之實也。喜怒哀樂好惡欲，未嘗發於外而存於心，性也。喜樂哀樂好惡欲，發於外而見行者，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

他們這五家的論性，能打破孟荀性善性惡的偏見，廓清一切陰陽五行論性的謬說。這是遠則導源於『性善惡混』的楊雄，近則取法唐朝佛家真言宗的宗密。宗密的原人論，綜合古來論性諸家的學說，打破儒家道家小乘權大乘諸派的理論，而自創一種心性本源的學說，所以宋儒多取法於他。但還有些地方，頗與近代構造機能派的心理學相近，這就是他們的特點了。

宋朝的陰陽家，全產生在北宋。如周濂溪，邵康節，是二個首領。張南軒二程朱子，也喜歡說些理氣一元二元的話。究竟以周邵二人，最爲精奧。周的太極圖說，簡直可說是陰陽五行學的概論。那先天圖，是一種方士的圖籙。

周濂溪有太極圖，邵康節就趕造先天圖。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邵康節

後來又說些一切皆生之於心的話，這又以佛爲導師了。

其餘如張南軒的正蒙，司馬光的潛虛，也是變像的陰陽五行說。總之這陰陽五行，是古時候拿來輔佐神權君權，欺惑人民的一種東西。於人生政治，都沒有什麼關係。至多祇能說是古代哲學上的宇宙論而已。

張南軒的思想，不在他的正蒙，而在他的西銘。西銘體物原人，一切平等，恰是孔子禮運的發明。

宋代的政治思想家，北宋只有王安石，南宋則有陸象山，葉水心。王安石的政治主張，在乎變法；陸象山的政治思想，在乎立人；葉水心的政治主張，在乎改革。前人罵王安石不成功，這是成敗論人的謬說。說陸象山是「心學派」的，這是祇知他的外表，不知他的內容。說葉水心是「永嘉派」和「事功派」的，這是祇知他是永嘉人，和「功利主義」。

王安石的政治主張，是創造的，而不是傳統的。觀他上神宗皇帝萬言書曰：
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

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所施設，亦皆殊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能，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爲之。以爲不若是，不可以有爲也。及至孔子，以匹夫遊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強所劣，憧憧如也。卒因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爲之變，以爲不如是，不可以有爲。

他對於政治，並不止是一種主張，而成功一種運動。所以這是他人所難能的。後來失敗的緣故，一半是用人的失當，一半是勢重難返的所致。與他的政治主張，是沒有絲毫關係的。

陸象山說「尊德性」是他教人作人的前提。卽是「先立乎其大」的意思。史言陸子十餘歲時，讀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日宙。」他忽然省曰：「元來無窮！人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之中者也。」乃援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這就是他的「先立乎其大」的由

來了。他的語錄，又說：「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間，須是作得人，方不枉！」又說：「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萬物皆備於我。有何欠闕？」又說：「人不辨個大小輕重，無鑒識，小事便引得動心。」

陸象山處處都從作人說起，先把人作好了，然後再去幹政治運動。這樣，政治沒有不健全的。他教人是如此，他自己也是如此。當他官荆門軍事時，荆門在當時，是個次一等的邊界。他起首就嚴隊伍，築城郭；結果荆地人民，從來沒有遭過邊患。當時稱荆門的治績，爲「令行俗化」。這雖是他躬行的效果，若不是「先立乎其大」，一步一步的作去，又那得有這樣好的效果？

葉水心的政治思想，在他的習學記言，說得有「孔子所述，皆四代之舊。至孟子時，欲行於當世，與孔子已稍異。不唯孟子，雖孔子復出，亦不得同。然則治後世之天下，而求無失於古人之意，蓋必有說，非區區陳迹可能干也！」若使他一旦得志，王安石的新法雖失敗於北宋，而必見行於南宋。

他批評孟子的政治思想曰：「許行言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雖非中

道，比於刻薄之政，不有間乎？孟子力陳堯舜禹稷，所以經營天下，至謂其南蠻馭舌之人，非先王之道。使見老子至治之俗，民各甘其食，美其服，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之語，當又何如？又批評中庸曰：『中庸高者至高，深者至深，非上世所傳。』又罵北宋周邵諸人的陰陽五行曰：『孔子彖辭，無所謂太極者。不知傳，何以稱之？自老聃爲虛無之祖，然猶不敢放言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已。莊列始妄名字，不勝其多。故有太始，太素，茫昧，廣遠之說。傳易者，將以本原聖人，扶立世教，而亦爲太極，以駭異後學。後學鼓而從之。失其會歸，而道日以離矣。』

這種針針見血的言論，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能有幾人？史稱當他知建康府，兼治沿江制置使時，適當寧宗敗盟，江淮震動。他規畫防守，金人不得一逞而去。那末，他不但是個祇知批評而不能實行的人了！

元朝沒有思想，就是學術，也是宋朝的附庸。在政治上，是異族人崇拜孔子的

傳統思想。史言元仁宗，詔以周子，邵子，二程子，司馬溫公，朱子，南軒，東萊祀孔子廟庭。而科舉以經義取士。在學術上，有姚樞，竇默，許衡，劉因諸人講朱子於北方。許衡，劉因，是元人所籍以立國的人才。更有陳苑，趙偕講陸學於江右。又有吳澄，鄭玉的朱陸調和派。究竟頗有可採的，吳澄鄭玉二人而已。吳澄注的老子，清靜元妙，暢所欲言，能得老子的深意。吳澄的學術，是以陸子爲主的。他說「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以尊德性爲主。學問不本於德性，則其弊必偏於語言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爲本，庶幾得之。」

鄭玉批評朱陸，更加明白。

陸子之質高明，故號簡易。朱子之篤實，故號邃密。各因其質之所近，故所入之途不同。及其至也，仁義道德，豈有不同者？後之學者，不求其所以同，惟求其所以異。江東之指江西，則曰：此怪說之行也。江西之指江東，則曰：此支離之說也。此豈善學者哉！朱子之說，教人爲學之常也。陸子之說，才高獨得之妙也。二家之說，又各不能無弊。陸氏之學，其流弊也，如釋子談空說妙，至於鹵莽

了。

滅裂，而不能盡夫致知之功。朱子之學，其流弊也，如俗儒之尋行數墨，至於頹惰萎靡，而無以收其力行之效。然豈二先生垂教之罪哉？蓋學者之流弊也！」
有了吳澄鄭玉，批評朱陸的言論，後世才得有定評。元朝的學術，也就止於此

黃梨洲的明儒學案，最稱詳贍。他把明朝的學術，分成派別來講。他說：

崇仁學案——吳康齋，胡敬齋諸人。

白沙學案——陳白沙。

河東學案——薛敬瑄。

三原學案——王石渠諸人。

姚江學案——王陽明。

浙中王門學案。

江右王門學案。

南中王門學案。
楚中王門學案。
粵閩王門學案。

止齋學案——李見羅。

泰州學案——王心齋諸人。

甘泉學案——湛甘泉。

諸儒學案——方孝孺，曹月川，羅整菴諸人。

東林學案——顧涇陽，高景逸諸人。

蕺山學案——劉念臺。

從量上講，明代的學術思想，可算應有盡有了。但從質上講，亦不過三兩家而已。就是黃梨洲也說：『有明儒者，雖多不失矩矱，而作聖之功，則至陳白沙而始明；至王陽明而始大。』據他講這十六個學派，也不過不失前人的「矩矱」而已。學術思想，祇是不失掉前人的「矩矱」，這樣的學案，就再多一些，又有什麼用場？且有

一個是明朝學術思想的開山大將，沒有列入，這部學案的價值，也就可想而知了。

這位開山大將是誰？就是人人知道的劉伯溫。他與張良諸葛亮是「伯仲之間見伊呂」的政治家。而其論政，論學術，是他倆所不及的。郁離子曰：「伊尹者，古之聖人也。思天下有一夫不被其澤，則心愧恥，若撻於市。彼人，我亦人也。彼能，而我不能，寧無悲乎？」又說：「或問：『井田可復乎？』曰：『可！』曰：『何如其可也？』曰：『以大德戡大亂，則可也。夫民情久佚，則思亂，亂極而後願定。欲謀治者，必因民之願定而爲之焉，然後疆無梗，滑無間，故令不疾而行。』」

至於廓清兩漢陰陽五行荒誕之言之雷說，上曰：「雷者，天氣之鬱而激發也。陽氣團於陰，必迫，迫極而迸，迸而聲爲雷，光爲電，猶火之出礮也。而物之當之者，柔必穿，剛必碎，非天之主，以此物擊人，而人之死者，適逢也。不然，雷所震者，大率多木石，豈木石亦有罪而震以威之耶？」又說：「人之受氣以爲形，猶酌酒於杯。及其死而復於氣也，猶傾其杯水而歸諸海。惡得專之以爲鬼？」有了這種言論，那王充的訂鬼，范縝的神滅論，也就不得專美於前了。

明代的學術思想，有劉伯溫作開山大將，有王陽明作中軍，可惜沒有誰來作殿軍。東林黨人，在政治運動的亮節高風，實足以和東漢末年的黨錮，後先輝映。還有陳白沙的自立，也是個難能可貴的學者。

講陽明學的，都說他是陸象山的嫡傳。其實他們各有大不同的所在。陸子開始讀書時，即能辨識宇宙和人生的關係。陽明到了謫貶龍場驛丞，備嘗艱苦後，才悟出「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來。又陸象山多從作人上作工夫，陽明說心性的地方居多。分析起來，這都是不同的兩大點。但有一最大相同之點，就是他們兩個在政治上的主張。

陽明講「心即理」曰：「心外無理，心外無事。」又說：「夫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

陽明到了三十七歲，始悟「心即理」；到五十歲時，始揭出「致良知」來。嘗說：「某於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非是容易見得到此。」又說：「良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又說：「良知之在良心，亘萬古，塞宇

宙，而無不同。』又說：『良知之在人心，則萬古如一日。』又說：『自己良知，原與聖人一般。』又說：『良知良能，愚夫愚婦，與聖人同。』又說：『是非之心知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即所以謂良知也。』

陽明學說的三大綱領，通常以「致良知」是他晚年最深的工夫，所以把他列在「知行合一」的後面。實在「致良知」是「知行合一」的一面。這邊有「致良知」的「知」，那邊自有「致良知」的「行」。合攏來，才叫作「知行合一」。那末，「致良知」是一方面的，「知行合一」是全體的。那就應當以「知行合一」為最後的綱要。

其論「知行合一」曰：『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已自有知在。』又說：『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又說：『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只為後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功，失却知行本體。故有合一並進之說。其知即可以為行，不行不足以謂之知。』又把三大綱領，合起來講：『無善

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心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爲惡是格物。」

但這還是他專門在學術思想上的表現。還有在政治上的主張。他對於政治，不主張談論些五帝三王的陳跡，而重在能够實行。那平定宸濠的大難，和撫巡南贛的功勞，就是他政治的實現。

明朝一代的政治，早已在明太祖手裏下了個暗示。明太祖是中國皇帝中一個最陰險猜忌的皇帝。他的皇帝派頭，把「南面之術」真正作到十足。漢高祖看不起儒生，不過當面取儒生的帽子，來裝小便。明太祖不是看不起儒生，而是痛恨儒生。孟子有「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的話，他對於孟子，恨之入骨。幾乎不許孟子配饗孔子吃冷肥肉。所以他隨便因得一件小事，動輒遭殺戮及禍的大臣，真是從古以來沒見過的。

(5) 第四期 清至近代

中國學術思想的第四期，在時間上很短，可是變化上很大。這個時期的政治，是因襲的。滿洲人初到中國來，摸不着頭腦，事事祇得仍舊。後來感到讀書人的辣

手於是就有個一網打盡的計畫。這個計畫就是康熙時代朱國禎的「明史獄」，沈天甫，朱方旦的「詩集獄」，戴名世的「論史獄」與「南山集獄」。雍正時代呂留良，曾靜輩的各種文字獄，和大義覺明錄的頒布。乾隆時代胡中藻，世臣兩重詩獄。王錫侯之字貫獄，智天豹，尹嘉淦，程明禋等文字獄。從此以後，不唯思想定於一尊，就是學術方面，亦只得到一條路上去討生活。

清代學術思想的初期，有顧亭林，閻百詩，顏習齋，毛奇齡的經學，黃梨洲，王船山諸人的史學，王錫闡，梅文鼎諸人的天算學。他們都是初期的開山大師。而且顧黃王諸人，不唯在學術思想上大有貢獻，就是在近代的政治改革上，也大有影響。這是第一次變化。

康熙以後的學者，因為受了累次文字獄的打擊，他們就祇在經學的考證和舉業的八股上用功。結果作八股的，得了不少的功名；研究經學的，產生了兩大系統。一個系統，是以漢學為背境的，又分作兩派，一派以東漢的古文學為根據，如惠定宇，戴東原，段茂堂，王念孫，王引之，俞曲園，與現在的章太炎，是這一派的主角。另

一派以西漢的今文學爲根據，如劉逢祿，龔定菴，魏默深，王壬秋，廖季平，康南海，梁任公，是這派的代表。第二個系統，是以宋學爲背影的。如孫夏峯，陸桴享，陸稼書，湯潛菴，張楊園，李二曲，唐鑄萬，彭允初，羅台山，曾滌笙，爲其巨子。若以漢宋兩個系統的成功來論，漢學比宋學大。這是清代學術思想的第二大變化。

然而不論漢學宋學，在學術思想上，仍是不過所謂『不失矩矱』的學者。在學術上，在思想上，能超出這『矩矱』的學者，而是顏習齋，戴東原，與近代的譚瀏陽。這是第三大變化。

顏習齋是個直接春秋戰國思想的。他的立腳點，是孔子的；他的精神，是墨子的。他能解除一切漢宋學派的障礙。他要復到古代的「三物」教育宗旨上去。所謂三物，就是

- 一曰六德——智，仁，聖，義，忠，知。
- 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
- 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這「三物」就是他的教育宗旨。他要實現這「三物」不在言論而在實行。所以特名其所居之地曰「習齋」。又以習齋名其名。又著存學、存性、存人、存治四編，爲他人生教育政治的總概念。究竟他的思想，全在教育方面。當時的教育，叫做書院制。如同今日的學校，是千篇一律的。他極其反對這種制度。因此他就在自己講學的地方，實行他的主張。習齋餘記說他在肥鄉漳南書院時，名中間曰「習講堂」。東一齋曰「文事」。課禮樂書數天文地理等科。西一齋曰「武備」。課黃帝、太公、孫吳諸子兵機、攻守營陣、水陸諸戰法、射御技擊等科。東二齋曰「經史」。課十三經、歷代史、詩文等科。西二齋曰「藝能」。課水、火、工學、象數等科。門內直東，曰「理學齋」。西曰「帖括齋」。皆北向。則凡習程朱陸王及制舉業者居之。平時教弟子以習禮、習樂、習射御、習書數。凡兵農水火諸學，無所不講。堂上琴、竽、弓、矢、籌管，無所不有。他那篇大學辨業序，是一篇批評中國教育史的論文。他說：

昔者孔子沒而諸子分傳。楊墨莊列，乘間而起。鼓其說說，祖龍遂毀井田封建，焚書坑儒，使吾儒經世之大法，大學之制，淪胥以亡。兩漢起而治尙雜霸，

儒者徒拾遺經爲訓傳，而聖學之體用，殘缺莫振。浸淫於魏晉隋唐，訓詁日繁，佛老互扇，清談詞章，譁然四起。禍積而至五季，百氏學術，一爲兵燹。堯舜周孔之道，更孰從而問之乎？宋代當舉世憤憤罔知所向之時，而周子突出，以其傳於禪僧壽涯，道士陳搏者，雜入儒道，繪圖著書，創開一宗。程朱陸王，皆奉之，相率靜坐頓悟，驗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以不觀觀之，暗中二氏之奸媚；而明德之實功，溷矣。相率讀講注解，合清訓詁爲一堂，而習行禮樂兵農之功廢。所謂親民者，無其具矣。又何止至善之可言乎？以故於堯舜「三事」之事，周禮「三物」之物，偃矩而趨。而古大學教人之法，秦人強使之亡，而不能盡者。潛奸暗易，而消亡不知所底矣！

我們看了他這教育史論，知道他那教育制度，是二千年來教育思想上的反動。可惜他的學生，只有李璠王原兩個，李璠頗有見立。後來他那「四存」學說，就只有個空名，留到於今。這也許是「墨子之道儉而難遵」的道理了？

清代的學術，本以考證擅長。但是沒有一個比得上戴東原的精邃。清代的義

理，孫夏峰 李二曲，算是最專門的。但總沒有一個比得上戴東原的深奧。戴東原的孟子字義疏證和原善兩書，不唯是清代二百餘年的絕作，而是西漢以來，融通考證，義理，詞章的上品。戴氏的思想學術，也就在這兩部書裏，和盤托出來了。

戴東原是個考證學家，然而對於考證曰：

夫謂義理，即存乎訓詁是也。然訓詁多有不得真者，非義理何以存之？信乎朱子有言，解經一在以其左證之異同而證之，一在以其義理之是非而衷之。二者相須不可缺，庶幾得之。今漢學者，全舍義理，而求之左證，以專門訓詁爲盡得聖道之傳，所以蔽也。

宋儒是以理學著名的，然那種理學，都逃不出陰陽五行的範圍。戴東原的孟子字義疏證說：

理者，察之而幾微，必區以別之名也。是故謂之分理。在物之質，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則有條而不紊，謂之條理。孟子稱孔子之謂集大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聖智至孔子而極其盛，不過舉條

理以定之而已矣。……中庸曰：『文理密察，足有別也。』樂記曰：『樂者，通倫理者也。』鄭康成注云：『理，分也。』許叔重說文解字序曰：『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古人所謂理，未有如後儒之所謂理者矣。

他說理是事物的條理，分理，這是何等的明白親切？他又對於性的解說曰：

人生而後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氣心知之自然也。給於欲者，聲色臭味也；而因有愛畏。發乎情者，喜怒哀樂也；而因有慘舒。辨於智者，美醜是也；而因有好惡。聲色臭味之欲，資以養其生；喜怒哀樂之情，感而接於物；美醜是非之知，極而通於天地鬼神。……是皆成性然也。有是身，故有聲色臭味之欲；有是身，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具。喜怒哀樂之情，情有欲，有情；而又有知；然後欲有遂也，情得達也。天下之事，使欲之得遂，情之得達，斯已矣。惟人之知，小之能盡美醜之極致，大之能盡是非之極致。然後遂己之欲者，廣之能遂人之欲；達己之達者，廣之能達人之情。道德之盛，使人之欲無不遂，人之情無不達，斯已矣。

胡適之作戴東原哲學，說他把『情欲知三者，一律平等看待，都看作血氣心智之自然，這是對於那些排斥情欲主靜主無欲的道學先生們的反抗。』孟子字義疏證又說：

聖人之道使天下無不達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後儒不知情之至於纖微無憾，是謂理，而其所謂理者，同於酷吏所謂法。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駸駸乎舍法而論理。死矣！更無可救矣！

孟子字義疏證之精語曰：

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聖人治天下，體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備。人知老莊釋氏，異於聖人，聞其無欲之說，猶未之信也。於宋儒則信以爲同於聖人。……理欲之分，人人能言之，故今之治人者，視古聖體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於鄙細隱曲不措之意，不足爲怪。及其責以理也，不難舉曠世之高節，著於義而罪之。尊者以理責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雖失謂之順，卑者，幼者，賤者，以理爭；雖得謂之逆。於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

同欲達之上，上以理責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勝指數。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

梁任公清代學術概論說：『疏證一書，字字精粹。綜其內容，不外欲以「情感哲學」代「理性哲學」。就此點論之，乃與歐洲文藝復興時代之思潮之本質絕相類。蓋當時人心爲基督教絕對禁欲主義所束縛，痛苦無藝。既反乎人理，而又不敢違，乃相與作偽，而道德反掃地以盡。文藝復興之運動，乃採久闕塞之「希臘的情感主義」以藥之。一旦解放，文化轉一新方向以進行，則一勃而莫能禦。戴東原蓋確有見於此，其志願確欲爲中國文化，轉一新方向。其哲學之立腳點，其可稱二千年一大翻案。其論尊卑順逆一段，實以平等精神作倫理學上一大革命。其斥宋儒之糅合儒佛，雖詞帶含蓄，而意極嚴正。隨處發揮，科學家求真求是之精神，實三百年間，最有價值之奇書也。』

清代學術，康熙乾隆間，是古文學的領土。嘉慶道光間，是今文學的領土。但一到了嘉慶，就表現了衰落的氣象。今文家雖有龔定庵康南海一班人，一個無所表

現，一個「春秋三世」的大同書，也未完全成熟。在這個衰落的時期裏，思想上突放一奇特異彩的，就是死於戊戌政變的譚嗣同。梁任公的清代學術概論，稱他是晚清思想界的彗星。他著仁學一書，是他思想的結晶。這書是融通孔子釋迦耶穌三家的。換句話說，就是合科學哲學宗教「一鑪而冶之」的。且亦常慕墨子的爲人。他說：「私懷墨子「摩頂放踵」之志矣。」仁學自敘說：

吾將哀號流涕，強聒不舍，以速其衝決網羅。衝決利祿之網羅。衝決俗學若考證若詞章之網羅。衝決全球羣學羣教之網羅。衝決君主之網羅。倫常之網羅。衝決天之網羅。……然後可衝決，自無網羅；真無網羅，乃可言衝決。

這就是仁學的內容。他又說人生沒有善惡。「天地間無所謂惡，惡者，名耳，非實也。」又說：「俗儒以天理爲善，人欲爲惡。不知無人欲，安得有天理？」他這話把人生哲學的元理，善惡的標準，均在他這相對論底下肯定出來了。他又特別說明惡的起元曰：

惡莫大淫殺。……男女構精，名淫，此淫名也。淫名亦生民以來，沿習既久，名

之不改，習謂爲惡。向使生民之始，卽相習以淫爲朝聘宴饗之鉅典，行諸朝廟，行諸都市，行諸稠人廣衆，如中國之長揖拜跪，西國之抱腰接吻，則孰知爲惡者！戕害生命，名殺，此殺名也。然殺爲惡，則凡殺皆當爲惡；人不當殺，則凡虎狼牛馬雞豚，又何當殺者？何以不並名惡也？或曰：『人與人同類耳。』然則虎狼於人，不同類也。虎狼殺人，則名虎狼爲惡；人殺虎狼，何以不名人爲惡也？

他這話，雖頗近於詭辯，究竟是顛仆不破的元理。他又有痛罵所謂名教的話。俗學陋行，動言名教！以名爲教，則其教已爲實之賓，而決非實也。又況名者，由人創造，上以制其下，而下不能不奉之。則數千年，三綱五常之慘禍酷毒，由此矣。如曰：「仁」則其名也，君父以責臣子，臣子亦可反之君父，於箝制之術不便，故不能不有「忠孝廉節」一切分別等衰之名。忠孝旣爲臣子之專名，則終不能以此反之。雖或他有所據，意欲詰訴，而終不敵忠孝之名，爲名教之所當。名之所在，不惟關其口，使不敢昌言；乃並錮其心，使不敢涉想。

他這種懷疑的精神，解放的勇氣，就是現在中國思想上的解放，未嘗不是他的賜予。他對於中國的歷史，下了個總評說：『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工媚大盜。』有他衝決一切網羅的精神，所以處處表現嶄新究竟的思想。就在政治上，也是一貫的主張。他說：

天下爲君主私產，不始今日。……然而有知遼金元清之罪，浮於前此君主者乎？其土則穢壞也，其人則羶種也，其心則禽心也，其俗則毳俗也。逞其凶殘淫殺，攫取中原子女玉帛。……猶以爲未饜，錮其耳目，極其手足，壓其心思，挫其氣節。……方命曰：『此食毛踐土之分然也。』夫果誰食誰之毛，誰踐誰之土？

梁任公說他排滿的思想太重。其實在他眼裏，並無所謂遼金元清的族界問題，而是配不配作「人君」的問題。不然何以又說自秦以來的皇帝是大盜；自荀子以來的學者是鄉愿？他又說：『春秋一大統之義，天地間不當有國也。』又說：『不惟發願救本國，並彼極盛之西國，與夫含生之類，一切皆度之。……不可自言爲

某國人，當平等視萬國皆其國，皆其民。」又說：「地球之治也，以有天下，而無國也。莊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治者，有國之義也。在宥者，無國之義也。曰在宥，蓋自由之轉音。旨哉言乎！人人能自由，是必爲無國之民。」

所以梁任公說：『仁學之政論，歸於世界主義。』又說：『篇中此類之論，不一而足，皆當時今文學派所日倡道者。其後梁啓超居東，漸染歐日俗論，乃盛倡褊狹的「國家主義」，慙其死友矣！』這乃是梁氏晚年的幾句平心語。然而梁氏又何必一人自責？現在一班講狹小政治主義的，我想將來，亦必有同樣的懺悔！



中華學術思想文選

繫辭上

孔子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

利。

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上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

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

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 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勞謙，君子有終，吉。☱☲ 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亢龍有悔。☰☲ 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不出戶庭，无咎。☱☳ 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 易曰：負且乘，致寇。☱☲ 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 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天數五，地數五，☱☵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分而爲二，以象兩卦，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卦。☱☱ 乾之策二百

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三〕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之數也。〔三〕是故四營而成易，〔三〕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三〕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三〕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是以君子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三〕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三〕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

知，六爻之義易以貢。〔三〕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四〕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是故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五〕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六〕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七〕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八〕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尙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

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大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一〕繫辭，易篇名。謂之繫辭者，論字取繫屬之義，孔子繫屬此辭於爻卦之下，以專釋文王當日作易繫辭之意。〔二〕孔子，名丘，字仲尼，儒家之祖。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公元前五五一年；卒於敬王四十一年，公元前四七九年。初仕於魯，爲司寇，攝行相事，其後不用，遂周流四方。歸魯，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以傳先王之道。〔三〕乾坤，其易之門戶。先明天尊地卑，以定乾坤之體。〔四〕天尊地卑之義既列，則涉及萬物，貴賤之位明矣。〔五〕剛動而柔止也。動止得其常體，則剛柔之分著矣。〔六〕方有類，物有羣，則有同有異，有聚有分也。順其所同則吉，乖其所趣則凶，故吉凶生矣。〔七〕象況日月星辰，形況山川草

木。懸象運轉，以成昏明；山澤通氣，而雲行雨施，故變化見矣。〔八〕天地之道，不爲而善始，不勞而善成，故

曰易簡。〔九〕順萬物之順，故曰有親；通天下之志，故曰有功。〔十〕有易簡之德，則能成可久可大之功。

〔十一〕繫辭所以明吉凶，剛柔相推，所以明變化也。吉凶者，存乎人事也；變化者，存乎運行也。〔十二〕

悔者，其事已過，意有追悔之也；吝者，當事之時，可輕鄙之謂也。〔十三〕每卦一畫，謂之一爻；故一卦有六

爻。三極，卽三才；天地人，謂之三才。〔十四〕觀象知其所處，故可居治之位，而安靜居之，是易位之次序也。

〔十五〕彖者，言乎至生之說；爻，各言其變也。〔十六〕介，纖介也。震動也。〔十七〕精氣烟燼而成物，聚

極則散而游魂爲變也。遊魂，言其遊散也。〔十八〕曲成者，乘變以應物，不係一方也。〔十九〕衣被萬物，

故曰顯諸仁；日用而不知，故曰藏諸用。道之功用，能鼓動萬物，使之化育，故云鼓萬物。〔二十〕賾，幽深也。

聖人有其神妙，以能見天下深賾之至理。〔二一〕鶴雖鳴於幽陰之處，其子在遠亦必和之；我雖有美好

之爵，亦與爾共散之。於是則我以善往，彼以善來矣。〔二二〕二人若同齊其心，其纖利能斷截於金。金是

堅剛之物，能斷而截之，言利之甚也。〔二三〕言二人同齊其心，吐發言語，氤氳臭氣，香馥如蘭也。〔二

四〕初六，爻辭也。錯，置也。言用白茅爲薦獻之物，雖置諸地，何咎之有？〔二五〕引用謙卦，九三爻辭。〔

二六〕引乾之上九，亢龍有悔證。言上旣以謙德保位，此明无謙則有悔。〔二七〕引節之初九周密之事

以明之。〔二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者，此又明擬議之道，當量身而行，不可以小處大，賤處貴。故引解卦六三以明之。〔二九〕慢藏財物，守掌不謹，則教誨於盜者，使來取此物。女子妖冶其容身，是教誨淫者，使來淫己也。〔三十〕此言天地陰陽自然奇偶之數。〔三一〕天數五，奇也；謂一三五七九。地屬五，偶也，謂二四六八十。〔三二〕五十，謂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天之生氣，將欲以虛來實，故用四十九。〔三三〕揲數著也；謂持而數之也。扚，音勒，筮者著著於指間也。兩，兩儀也。三，天地人三才也。閏，閏月也。〔三四〕陽爻六，一爻三十六策；六爻，二百一十六策。陰爻六，一爻二十四策；六爻，百四十四策。〔三五〕一篇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合半，合萬一千五百二十策。〔三六〕營，經營；謂經營四度著策，乃成易之變。〔三七〕酬酢，應對也；祐，助也。〔三八〕言易能開通萬物之志，成就天下之務，有覆冒天下之道；易之體用，如此而已。〔三九〕言著以圓象神，卦以方象知；圓者運而無窮，方者止而有分。貢，告也；六爻變易，以告吉凶。〔四十〕齊，通齋。〔四一〕萬事各有吉凶，廣大悉備，故能生天下之大事業。〔四二〕疊，音尾，勉強也。〔四三〕伏羲氏王天下，龍馬負圖，出於河；大禹治水，理龜負文，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疇。

禮運

小戴禮記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

偃在側曰：『君子何嘆？』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邑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邑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邑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

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三〕}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殺於地，^{〔四〕}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

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一〕}《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二〕}《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杯飲，蕢桴而土鼓，^{〔三〕}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

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皋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四〕}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五〕}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

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爲台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爲醴酪；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六〕}

故玄酒在室，醴醢在戶，粢醢在堂，澄酒在下，〔一〇〕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

作其祝號，〔一一〕玄酒以祭，薦其血腥，其俎孰其穀，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漚帛，醴醢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一二〕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一三〕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一四〕

孔子曰：「於乎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

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一五〕

祝嘏辭說藏於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

醜學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一六〕

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

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齋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

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三）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

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

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讒」。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儆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三）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三）命降於社，之謂殺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

身之固也。

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所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

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故聖人耐天下爲一家，言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

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

之？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口舌四靈以爲畜。

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爲徒，故事有守也。五行以

爲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爲器，故行有考也。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奧也。〔三〕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

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滄；鳳以爲畜，故鳥不獮；麟以爲畜，故獸不狘；龜以爲畜，故人情不失。〔三〕

故先王秉著龜，列祭祀瘞繒，〔三〕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

故先王望禮之不達於下也。

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僮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三〕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

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

是故夫禮必本於太一，〔三〕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

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

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

故禮義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也。

故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

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藥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故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義，講於仁，得之者強。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

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

以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之以順，猶食而弗肥也。

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

故事大積焉而不苑，言並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

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

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橛，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闕也。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之實也。」

〔一〕禮運，昔者孔子游於觀之上，因子游之問，論五帝三王相變易及陰陽轉旋之道與禮之運轉之事，以發揮其大同小康之旨也。〔二〕戴聖，字次君，漢梁人。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與從兄德俱受禮記於后蒼，時號小戴。傳禮四十六篇，謂之小戴禮記。〔三〕蜡，祭名。觀闕也。〔四〕言偃，字子游，孔子弟子。〔五〕大道，謂五帝時。三代之英，英俊選之尤者。〔六〕天下爲家，謂傳位於子也。〔七〕由，用也；能用禮義以成治。〔八〕詩，鄘風，過，疾也。〔九〕殺法也。〔十〕杞夏后氏之後。夏時，夏四時之書。其書存者有小正。〔十一〕宋殷人之後。坤乾，殷陰陽之書。〔十二〕燔黍捭豚，中古未有釜餽，釋米捭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耳。汗尊，鑿池爲尊也。杯飲，手掬之也。蕢爲由，塼也，謂博士爲桴也。土鼓，築土爲鼓也。〔十二〕人初死，升上屋而號呼，臯引聲之言。飯用生稻之米。至欲葬設遺奠之時，而用苞裹孰肉，以遣送尸法。〔十四〕棺，同增，又作曾。〔十五〕朔，初也。〔十六〕玄酒，謂水也；以其色黑，故謂之玄。古無酒，以水當酒，陳列於室內而近北。醴醕，黍醕，澄酒，周禮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醑齊，五曰沈齊；字雖異，醕與盎，澄與沈，蓋同物也。醴謂醴齊，醕謂盎齊；以其後世所爲，賤之，陳列雖在室內，稍近南戶。黍醕，謂醑齊，以其卑之，故陳列又南近戶。澄酒，謂沈齊，故陳列於下。〔十七〕周禮，祝號有六：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祇號，四曰牲號，五曰齋號，六曰幣號，號者所以尊神顯物也。〔十八〕莫，虛無也。孝經曰：上通無莫。〔十九〕簠，簋，籩，

豆；古祭祀燕享以盛稻粱之器。簠音甫，簋音晷，圓曰簠，方曰簋。竹編曰籩，木雕曰豆。鉶音刑，羹器也。鉶羹，羹之和五味而盛於鉶者。〔二一〕假，亦大也。不敢改其常古之法度，是謂大大也。〔二二〕醴，皐，古爵名。夏曰醴，殷曰皐，周曰爵。〔二三〕采，采地也。卿大夫所封之邑，收其租入，以爲俸祿者，亦曰食邑，又曰采邑。〔二四〕倍，同背。〔二五〕殺，效也。〔二六〕耐，古能字。〔二七〕人情以爲田，禮義以爲器，可耕於人情；人情得禮義之耕，如田得耒耜之耕也。〔二八〕滄，之言閃也；獠，飛走之貌也。〔二九〕瘞，瘞埋也；謂祀地理牲也。〔三〇〕侑，佐也，助也。〔三一〕太一，天地未分，混沌之元氣也。〔三二〕苑，積也。

兼愛上

墨子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治。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

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

雖至天下之爲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

大夫各愛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人若愛其身，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不孝亡有，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亡有，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

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一〕兼愛，墨子篇名，有上中下三篇。墨子主兼愛，故以名篇。〔二〕墨子，姓墨，名翟，魯人，或云宋人。生

於周敬王二十年與三十年之間，公元前五百年至四百九十年間；卒於周威烈王元年與十年之間，公元前四二五至四一六年間。曾爲宋之大夫。漢志墨子七十一篇，今存五十三篇，爲墨家之祖。〔三〕焉訓乃，下二焉字皆同。〔四〕物亦事也，言天下之亂事，畢盡於此。

非攻中

墨翟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情欲譽之審，賞罰之當，刑政之不過失；是故子墨子曰：古者有語，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以見知隱，謀若此可得而知矣。今師徒唯毋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爲者也。春則廢民耕稼，穡樹藝，秋則廢民穫斂，今唯毋廢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今嘗計軍上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撥刦，往而靡弊，臍冷不反者，不可勝數。又與矛戟戈劍乘車，其列住碎折靡弊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

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涂道之修遠，糧食輟絕而不繼，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不安，食飯之不時，飢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后，亦不可勝數。國家發政奪民之用，廢民之利，若此甚衆，然而何爲爲之？曰：我貪伐勝之名，及得之利，故爲之。

子墨子言曰：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攻此不用銳，且無殺而徒得，此然也。殺人多必數於萬，寡必數於千，然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今萬乘之國虛，亡數於千，不勝而入，廣衍數於萬，不勝而辟。亡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者，所不足也。今盡王民之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虛城，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爲政若此，非國之務者也。

飾攻戰者言曰：南則荆吳之王，亡北則齊晉之君，始封於天下之時，其土地之方，未至有數百里也。人徒之衆，未至有數十萬人也。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數千里也。人徒之衆，至有數百萬人，故當攻戰而不可爲也。

子墨子言曰：雖四五國則得利焉，猶謂之非行道也。譬若醫之藥人之有病者

然。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於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一）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古者封國於天下，尚者以耳之所聞，（二）近者以目之所見，以攻戰亡者，不可勝數。何以知其然也？東方有莒之國者，（三）其爲國甚小，間於大國之間，不敬事於大，大國亦弗之從而愛利。是以東者越人夾削其壤地，西者齊人兼而有之。計莒之所以亡於齊越之間者，以是攻戰也。雖南者陳蔡其所以亡於吳越之間者，亦以攻戰。雖北者中山諸國，其所以止於燕代胡貊之間者，亦以攻戰也。

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惡失，欲安而惡危。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飾攻戰者之言曰：彼不能收用彼衆，是故亡；我能收用我衆，以此攻戰於天下，誰敢不賓服哉！

子墨子言曰：子雖能收用子之衆，子豈若古者吳闔閭哉！古者吳闔閭教七年，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焉。（四）次注林，出於冥隘之徑，戰於柏舉，（五）中楚國而朝宋與及魯。至夫差之身，北而攻齊，舍於汶上，戰於艾陵，（六）大敗齊人而葆之大

山。東而攻越，濟三江五湖，而葆之會稽。九夷之國，莫不賓服。於是退不能賞孤，施舍羣萌，自恃其力，伐其功，譽其智，怠於教，遂築姑蘇之臺，七年不成。及若此，則吳有離罷之心。越王句踐，視吳上下不相得，收其衆以復其讐，入北郭，徙大內，圍皇宮，而吳國以亡。昔者晉有六將軍，而智伯莫爲強焉。計其土地之博，人徒之衆，欲以抗諸侯以爲英名。攻戰之速，故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舟車之衆，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謀爲既已足矣，又攻茲范氏而大敗之。并三家以爲一家而不止，又圍趙襄子於晉陽。及若此，則韓魏亦相從而謀曰：「古者有語：『唇亡則齒寒。』趙氏朝亡，我夕從之；趙氏夕亡，我朝從之。」詩曰：『魚水不務，陸將何及乎！』是以三主之君，一心戮力，辟門除道，奉甲興士，韓魏自外，趙氏自內，擊智伯，大敗之。

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有語曰：「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人，則知吉與凶。」今以攻戰爲利，則蓋嘗鑒之於智伯之事乎！此其爲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矣。

〔一〕非攻，墨子篇名，分上中下三篇。非，猶譏也。當時以攻取人國爲事者，墨子作此非之。〔二〕見兼愛上注二。〔三〕唯毋毋，語助詞，以下同。無意義。「今師徒唯毋興起」者，「今師徒唯興起」也。尙賢中，「唯毋得賢人而使之」卽「唯得賢人而使之」也。此例，墨子篇中最多。〔四〕孫詒讓云：「此下依上文，或當有「此不可以春秋爲者也」句。」〔五〕嘗，試也。上字誤，疑當作出。撥音伐，謂大盾也。玃未詳，疑當作劍。說文，切，刀把也。臍卽腐字異文。冷爛音相近，當爲爛。〔六〕列住，孫詒讓謂列字爲則字之譌，住字爲往字之譌。且則往是倒文，則往當作往則。必讀「其往則碎折靡弊而不反者」十一字句乃通。〔七〕孫詒讓謂虛下疑脫城字。下文云，以爭虛城。〔八〕廣衍，大也。辟，卽關。〔九〕吳當作越。墨子時，吳已亡。非攻下「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是其證。〔十〕尙，同上。〔十一〕莒，今山東莒縣。〔十二〕中山，今河北定縣。〔十三〕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卽教士之法，乃古所謂武卒者。〔十四〕注林，無考。以左傳定四年，吳伐楚，舍舟於淮汭校之，疑當作淮汭。淮注形近，汭篆文作汭，與林亦相近，因而致誤。冥隘，隘本作阨，卽漢東隘道。柏舉，在今湖北麻城縣。〔十五〕汝上，卽汝水之上。艾陵，在今山東泰安縣東南。〔十六〕葆與保通。大山卽太山。〔十七〕萌，卽氓字之假音。〔十八〕罷，讀如疲。〔十九〕大內，大舟之誤。吳語，「越王句踐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二十〕六將軍，卽六卿爲軍將者也。〔二十一〕中行

氏，卽荀氏。茲字疑衍，范氏卽士氏。〔二二〕事見左傳魯悼公十五年。〔二三〕務與驚通，疾也。乎字不類詩句，蓋淺人所加。此逸詩也。

齊物論

莊子

南郭子綦，隱机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一〕

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机者，非昔之隱几者也。」〔二〕

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三〕

子游曰：「敢問其方。」

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呿。〔四〕而獨不聞之，參乎？山林之畏佳，〔五〕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六〕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七〕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

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大知閑閑，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

與接爲構，日以心鬪。縵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其

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

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壓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

喜怒哀樂，慮嘆變慙，姚佚啟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

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

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

與爲親？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也。其遞相

爲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

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

見其成功。齷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耶？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芒者乎？〔三〕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三〕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三〕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耶？其未嘗有言耶？其以爲異於鷦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三〕道惡乎隱而有真僞？〔三〕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三〕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三〕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三〕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三〕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三〕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三〕樞始

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三〕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四〕故曰：莫若以明。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五〕

可乎可，不可乎不可。〔六〕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七〕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八〕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九〕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恠憭怪，道通爲一。〔十〕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十一〕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十二〕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十三〕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十四〕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狙公賦茅曰：『朝三而莫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莫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十五〕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十六〕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

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善〕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善〕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善〕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善〕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善〕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味終。〔善〕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善〕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善〕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善〕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善〕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善〕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善〕有有也者，有無也者；〔善〕有未始有無也者；〔善〕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善〕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大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善〕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

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卷〕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卷〕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卷〕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卷〕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賺，大勇不忮。〔卷〕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卷〕五者圓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卷〕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卷〕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脰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卷〕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卷〕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卷〕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耶？』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耶？』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耶？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耶？且吾嘗試問乎女。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鱸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恟懼，狻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螂且甘帶，鷓鴣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狻猴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鱸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風，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瞿鵠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爲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

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五〕予嘗爲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爲其脗合，置其滑濔，以隸相尊。〔六〕衆人役役，聖人愚菴，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七〕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耶？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耶？〔八〕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九〕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之？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十〕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十一〕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十二〕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十三〕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日暮遇之也。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耶？其或是也，其或非也耶？其俱是也，其俱非也耶？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闇，吾誰使正之？〔十四〕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

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耶？

『何謂和之以天倪？』^{〔一〇一〕}

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一〇二〕}所以窮年也。^{〔一〇三〕}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一〇四〕}

罔兩問景曰：^{〔一〇五〕}『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耶？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耶？吾待蛇蚶蜺翼耶？^{〔一〇六〕}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一〇七〕}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一〇八〕}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一〇九〕}

〔一〕齊物論，莊子內篇名。齊，動詞，物論，天下之是非也。天下之至紛，莫如物論，是非太明，足以累心。故

莊子視天下之言，如天籟之旋怒旋已。陳介石曰：『物者，彼我之所由分也；論者，是非之所由出也。故物論之不齊久矣。雖然，以齊齊不齊，其齊也不齊；以不齊齊其不齊，其不齊也齊。』莊子之齊物論，意在斯與？

〔二〕莊子，姓莊，名周，戰國楚之蒙人。曾作蒙漆園吏。與惠施同時。史記言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大概爲周

赧王時人，約當公元前二五零年頃人。楚王曾以厚幣尊禮聘爲相，嚴辭謝絕之。於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歸本於老子。著書十餘萬言，號莊子，漢志列入道家，原有五十二篇，今存三十三篇。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其辭汪洋恣肆，後世莫能及。〔三〕南郭子綦，楚昭王之庶弟，居於南郭，因爲號。噓，息也。嗒焉，解體貌。耦，

匹也。對也。喪其耦，卽下文吾喪我也。〔四〕顏成子游，子綦弟子，姓顏，名偃，諡成，字子游。死灰槁木，取其寂

寞無情耳。夫任自然，而忘是非者，其體中獨任天真而已。故止若立枯木，動若運槁枝，坐若死灰，行若遊塵；動止之容，吾所不能一也。〔五〕籟，簫也。人籟，卽簫也。地籟，天籟，萬物之聲也。〔六〕大塊，大地也。是者，指

此風也。言此大風，唯當不起，起則萬殊之穴，皆鼓怒嗚叫。〔七〕參，音六。參參，長風聲。畏佳，卽峴崔，猶崔

巍。〔八〕枅，柱上方木。激如水激聲。謫，音孝，如箭去聲。叱，出而聲粗，吸入而聲細，叫高而聲揚，讓下而聲濁，

突深而聲留，咬鳴而聲清，皆狀竅聲。于嗚，聲之相和，皆風吹樹動，前後相隨之聲。〔九〕冷風，小風也。厲，烈也；濟，止也。風止，則萬竅寂然而汝也。調調刁刁，皆動搖貌。調，音條。〔十〕言風所吹萬有不同，而使之鳴者，

仍使其自止也。且每竅各成一聲，是鳴者仍皆其取也。怒者其誰耶？卽下文所謂真君也。〔十一〕閑閑，寬裕也；閒閒，分別也。炎炎，猛烈也；詹詹，詞費也。〔十二〕此寤覺之異。〔十三〕縵，寬也；窖，深也；密，謹也。此交接之異。〔十四〕惴惴，小心貌；縵縵，沮喪貌。此恐悸之異。〔十五〕機，弩牙也；司，主也。言發心逐境，速如箭栝；役情拒害，猛若弩牙。詛，祝也；盟，誓也。言役意是非，由如祝詛；留心取境，不異盟誓。此動止之異。〔十六〕其殺若秋冬，言其琢削使天真日喪也。厭，沒溺也；緘，秘固也；洫，深也。〔十七〕慮多思，歎多悲，變多反覆，熱多怖。熱音執。姚則輕浮躁動，佚則奢華縱放，啟則情欲開張，態則嬌淫妖冶。姚同佻。〔十八〕簫管內虛，樂由此作；濕暑氣蒸，故能生菌。日月循環，互爲前後，推求根緒，莫知其狀。〔十九〕既無可推求，不如其已乎！然俯仰旦暮間，自悟真理。此者，生之根也。〔二十〕彼，卽上之此也。若非自然，誰能生我？若無有我，誰稟自然？我卽自然，自然卽我，其理非遠。究竟使然者誰耶？〔二一〕朕，兆也。若有真爲主宰者使然，而其朕迹不可得見。〔二二〕信己而用，可意而行。物皆信己而行，不見信可行之貌。〔二三〕百骸，九竅，六藏，於我豈有親疏？將皆親而愛悅之乎？或有私於身中之一物乎？或皆有之而賤爲役使之臣妾乎？然無主不足以相治也，其或遞代爲君臣乎？然有真君存焉耳。〔二四〕刃，逆也；靡，順也。真君所在，求得不加益，不得不加損。惟人自受形以來，守之不死，坐待氣盡，徒與外物相撓，視歲月之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可悲。

乎？〔二五〕黻，疲困貌；芒，闇昧也。所有皆幻妄，故無成功；疲於所役，而不知如何歸宿。縱生何用，及形化而心亦與之俱化，世之悲哀，莫此為甚。人之生也，舉世皆惑乎？豈有一人不昧者，而我獨芒耶？〔二六〕心之所志，隨而成之，以心為師，人人皆有，奚必知相代之理，而必能自得師者有之？即愚者莫不有焉。〔二七〕未成疑一之心，妄起意見，以為若者是道，若者非道，猶未行而自夸已至也。〔二八〕無而為有，雖禹之智，不能解悟。自夸自欺，吾末如之何矣。〔二九〕穀音穀，鳥子欲出者。人言非風吹比，人甫有言，未定足據也。果據以為言耶？抑以為無此言耶？抑以為與初生鳥音，果有別乎，無別乎？其言之輕重尚不定。〔三十〕隱蔽也。〔三一〕小成，謂各執所成以為道，不知道之大也。榮華浮辯之詞，華美之言也。〔三二〕有此而後有彼，因彼而亦有此，乃彼此初生之說也。〔三三〕然其說隨生隨滅，隨滅隨生，浮游無定。〔三四〕言可，即有以為不可者；言不可，即有以為可者。可不可，即是非也。〔三五〕有因而是者，即有因而非者；有因而非者，即有因而是者。既有彼此，則是非之生無窮。是以聖人不由是非之途，照明也。但明之於自然之天，無所用其是非，是此也。因此是非無窮，故不由之。〔三六〕分則有彼此，合則無彼此。〔三七〕偶，對也；樞，要也。體夫彼此俱空，是非兩幻，凝神獨見，而無對於天下者，可得會玄極，得道樞要。〔三八〕是非兩化，而道存焉。握道之樞，以游乎環中，中空也。是非反復，相尋無窮，若循環然。游乎空中，不為是非所役，而後可以應

無窮。〔三九〕天下莫不自是，而莫不相非。故一是一非，兩行無窮。〔四十〕言人是非各執，彼我異情。故用己指比他指，即用他指爲非指；復將他指比汝指，於他指復爲非指矣。指義既明，馬亦如之。所以諸法之中，獨奉指者，欲明近取諸身，切要無過於指；遠托諸物，勝負莫先於馬。故舉二事，以況是非。天下雖大，一指可以蔽之；萬物雖多，一馬可以盡理。〔四一〕可乎己者，卽謂之可；不可於己者，卽謂之不可。〔四二〕道，路也。凡物稱之而名立，非先固有此名也。〔四三〕何以謂之然？有然者卽從而皆然之。何以謂之不然？有不然者，卽從而皆不然之。隨人爲是非也。〔四四〕論物之初，固有然有可。如指爲指，馬爲馬是也。論物之後起，則不正之名多矣。若變易名稱，無不然，無不可。如指非指，馬非馬，何不可聽人謂之。〔四五〕莖，莖也；楹，屋柱也。厲病癩。莖，楹以大小言。厲，西施以美醜言。恢，寬大之名；恠，奇變之稱；矯，矯詐之名；怪，妖異之稱。自知道者觀之，皆可通而爲一，不必異視。〔四六〕分一物以成數物。於此爲成，於彼爲毀。〔四七〕唯達道者，能一視之爲是，不用己見，而寓諸尋常之理。〔四八〕適然自得，則幾於道矣。〔四九〕因，任也。任天之謂也。夫達者，豈知因爲善而因之哉！不知所以因而自因耳，故謂之道。〔五十〕狙，獼猴也；賦，付與也；茅，橡子也。列子黃帝篇，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茅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朝四而暮三，

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五一〕自然均平之理，謂之天鈞。聖人和通是非，共休息於自然均平之地，物與我各得其所是，謂之兩行。〔五

二〕封界域也。〔五三〕道因是非而虧，私愛以是非而成。〔五四〕故，古也。昭文氏，姓昭，名文，古之善鼓

琴者。鼓商則喪角，揮宮則失徵，未若置而不鼓，五音自全。亦猶存性所以乖道，忘智所以合真也。〔五五〕

枝，柱也；策，打鼓枝也。師曠，晉平公樂師，妙解音律。枝策者，柱其策而不擊。梧，琴也。惠子即惠施。善琴之文，據

梧者，止是以梧几而據之談說。昭文善能鼓琴，師曠妙知音律，惠施好談名理，而三子之性，稟自天然，各以

己能，明示於世，世既不悟，己又疲惫，遂使柱策假寐，或復凭几而瞑，三子之能，咸盡於此。〔五六〕三子之

智，其庶幾乎！皆其最盛者也。故載之傳於後世。〔五七〕之三子者，自以爲異於人，且欲以曉於人。〔五

八〕非人所必明，而強欲共明之，如堅石白馬之辯，欲衆共明，而終於昧也。〔五九〕昭文之子，倚其父業，

卒其年命，竟無所成。〔六十〕我，衆人也。若三子異於衆人，遂自爲成，而衆人異於三子，亦可謂之成也。若

是而不可謂成乎？則天下之無成者多矣。〔六一〕滑疑，亂也。雖亂道而足以眩耀世人，故曰滑疑之耀，聖

人必謀去之。爲其有害大道也。爲是不用己智，而寓諸尋常之理，此之謂以本然之明。〔六二〕如人皆執

彼此之見，今且有言如此，不知其與我類乎？與我不類乎？若務求勝彼，而引不類者爲類，則與彼之不類有

異乎？〔六三〕未始，猶未曾也。事端未露。〔六四〕並無事端，僅具事理。〔六五〕言之有無。〔六六〕言未曾出。〔六七〕並出言之心，亦未曾有。〔六八〕秋時獸生豪毛，其末至微，故謂秋豪之末。大山卽太山。人生在於襁褓而亡，謂之殤子。物之生也，形氣不同，有小有大，有天有壽；若以性分言之，無不自足。故以性足爲大，天下莫大於豪末；莫小於太山。太山爲小，則天下無大；豪末爲大，則天下無小。小大既爾，壽夭亦然。前明不終不始，非有非無；此明非小非大，無天無壽耳。〔六九〕夫以言言一，而一非言也。一既一矣，言又言焉，有一有言，二名斯起。復將後時之二名，對前時之妙一，有一有二，不謂之三乎？從三以往，雖有善巧算歷之人，亦不能紀得其數，而況凡夫之類乎！〔七十〕无適焉，因是已。若其无適，惟有因任而已。〔七一〕道無不在，有何封域？彼此言之，故是非無常。爲言無常，而後有畛域。〔七二〕德之言得也。各據所得，而後有言，此八類也。〔七三〕春秋者，時代也；經者，典誥也；先王者，三皇五帝也；誌，記也。夫祖述軒頊，憲章堯舜，記錄時代，以爲典謨；軌轍蒼生，流傳人世。而聖人議論，利益當時，終不執是辯非，滯於陳迹。〔七四〕大道不稱，無可名。大辯不言，使其自悟，不以言屈。大仁不仁，亨毒羣品，汎愛無心，譬彼青春，非爲仁也。大廉不嗛，嗛音謙。知萬境虛幻，無一可貪，物我俱空，何所遜讓？大勇不忮，無客氣害人之心。〔七五〕道昭而不道，以道炫物，必非真道。言辯而不及，不勝辯。仁常而不成，有常愛必不周，廉清而不信，外示儼然，則中不可知。勇

伎而不成；舍慈而勇，伎逆物情；衆共疾之，必無成遂。〔七六〕渾然之中，無所不藏，謂之天府。〔七七〕葆蔽也。韜蔽其光，其光彌朗。任其自明，故其光不蔽也。〔七八〕宗，膾，胥敖，堯時小蕃三國南面君位也。〔

七九〕蓬艾，賤草。〔八十〕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使羿射落其九。〔八一〕齧缺，許由之師，王倪弟子；皆

堯時賢人。〔八二〕子既不知物之同，是頗自知己之不知乎？〔八三〕偏，枯也。鱗，泥鱗。惴慄恟懼，是恐怕

之別名。三者，民，鱗，猿，孰知所處爲正。〔八四〕芻，草也。豢，養也。薦，美草也。說文，薦，獸之所食。螂且，廣雅云：蜈

蚣也。帶，蛇也。鷓鴣，二鳥。名民獸蟲鳥，孰知所食之味爲正。〔八五〕獮狙，一名獮狴，似猿而狗頭，喜與雌猿

交。毛嬙，古美人；麗姬，晉獻公之嬖妾。決驟，疾走不顧。〔八六〕樊，同煩。〔八七〕沍，凍也。〔八八〕瞿，鶻子

長梧子弟子。〔八九〕謂，言也。或問而不答，或有言而欲無言。〔九十〕聽，疑，疑惑不明之貌。〔九一〕時

夜，司夜雞也。鴟，小鳩，其肉可炙。〔九二〕脗，無分別貌。置，任也；滑，亂也；潘，闇也；隸，賤僕也。夫物情顛倒，妄執

尊卑；今欲去此而現無是無非，無貴無賤之相。〔九三〕菴，音豚，混沌不分貌。參，糝，萬歲，千殊萬異，渾然汨

然，不以介懷，抱一而成精純也。蘊，積也。言於萬物無所不然，但以一是相蘊積。〔九四〕說，音悅。弱，喪；喪，失

也。弱齡失其故居，安於他土。〔九五〕麗之姬，卽麗姬。艾，封人，艾地守封疆者。晉獻公伐麗戎之國，而得麗

姬。〔九六〕斲，求也。〔九七〕死生之變，猶覺夢之異耳。覺夢之事既殊，死生之情亦別。世有覺凶而夢吉，

亦何妨死樂而生憂耶？「九八」其孰真爲君上之貴乎？孰真爲牧圉之賤乎？可謂固陋哉！「九九」弔音的，至也。詭異也。「一〇〇」黜，音啖。黜闇，不明貌。使我各執偏見，不能相知，則旁人亦因之不明，是受其黜闇也。我欲正之，將誰使乎？「一〇一」天，自然也。倪，分也。「一〇二」言隨物而變，謂之化聲。若與也。曼衍，猶變化也。「一〇三」按王先謙注本自「化聲之相待」至「所以窮年也」二十五字，移在「而待彼也耶」前，然後接之以「何謂和之以天倪」。比突問「何謂和之以天倪」者，於文意似爲順。「一〇四」振，暢也；竟，窮也；寓，寄也。生死忘而忘年，是非忘而忘義。無要歸之旨，以爲究竟。「一〇五」罔兩，景外之微陰。「一〇六」蛇蚺，蛇腹下齟齬，可以行者。吾所待者人也，如蛇蚺蝟翼之輕也。「一〇七」栩栩然，喜貌。「一〇八」蘧蘧然，王船山云：有形也。俱本作驚動貌。「一〇九」物化，謂化之在物者。

天下篇

莊子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

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_〇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_〇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爲意，老弱孤寡，皆有以養，_〇民之理也。

古之人其備乎！_〇配神明，醇天地，_〇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_〇六通四辟，_〇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尙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

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_〇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_〇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_〇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

爲天下裂。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爲之大過，已之大循，○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鬪，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溷，○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

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三〕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四〕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侔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五〕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六〕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八〕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九〕接萬物以別宥爲始。〔一〇〕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一一〕以眇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一二〕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一三〕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

士哉！〔一〕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己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二〕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三〕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四〕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五〕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六〕譏髀無任，〔七〕而笑天下之尙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八〕椎拍輓斷，與物宛轉。〔九〕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一〇〕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墜，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一一〕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一二〕豪桀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

蒙，得不教焉。〔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竅然，

〔三〕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見觀，而不免於魮斷。〔三〕其所道非道，而所言之蹇，不

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三〕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三〕以濡弱謙下爲表，

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三〕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

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三〕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三〕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

「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

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三〕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

紀。〔三〕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三〕可謂至極。關尹老

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芴漠無形，變化無常。〔三〕死與？生與？天地竝與？神明往與？〔三〕芒乎何之？忽乎

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觴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眞，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璋，而連犸，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諷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游，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麻物之意曰：

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

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

天與地卑，山與澤平。

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

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

南方無窮而有窮。〔卷〕

今日適越而昔來。〔卷〕

連環可解也。〔卷〕

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卷〕

汜愛萬物，天地一體也。〔卷〕

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卷〕

卵有毛。〔卷〕

雞三足。〔卷〕

郢有天下。〔卷〕

犬可以爲羊。〔卷〕

馬有卵。〔卷〕

丁子有尾。〔卷〕

火不熱。〔卷〕

山出口。〔卷〕

輪不碾地。〔卷〕

目不見。〔卷〕

指不至，至不絕。〔卷〕

龜長於蛇。〔卷〕

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卷〕

鑿不圍柄。〔卷〕

飛鳥之景，未嘗動也。〔卷〕

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卷〕

狗非犬。〔卷〕

黃馬，驪牛三。〔卷〕

白狗黑。〔卷〕

孤駒未嘗有母。〔卷〕

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一〕}

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二〕}惠施日以其知與人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柢也。^{〔三〕}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四〕}南方有倚人焉，^{〔五〕}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六〕}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七〕}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八〕}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蚩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九〕}夫充一尙可，曰愈貴道幾矣。^{〔一〇〕}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一一〕}悲夫！

〔一〕天下篇，莊子雜篇，十一之末篇，亦爲莊子全書之末篇。所謂天下者，蓋以評論當時天下學術之義名篇者也。〔二〕見齊物論注二。〔三〕方，道也。自軒頊以下，迄於堯舜，治道藝術方法甚多。〔四〕

上古三皇所行道術，隨物任化，澹朴無爲；此之方法，定在何處。〔五〕無爲元道，所在有之；自古及今，無處

不徧，「六」原本也。一道雖復降靈接物，混跡和光，應物不離眞常，抱一而歸本者也。「七」兆於變化，謂觀於機兆，隨物變化也。「八」稽，考也；操執也。法定其分，名表其實，操驗其行，考決其能。一二三四，卽名法等是也。「九」自堯舜以下，置立百官，用此四法，更相齒次；君臣物務，遂以爲常。所謂彝倫也。「十」按諸本作『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於文意未妥。當改作『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爲意；老弱孤寡，皆有以養』於意爲順。「十一」五帝以下，備有之焉。「十二」醇天地，醇育字內之黎元也。「十三」本數，仁義也；末度，名法也。「十四」六通，通六合以遨遊也。辟，通闢，法也。法四時而變化也。「十五」道德不一，百家穿鑿也。「十六」未能該通周徧，斯乃偏僻之士。「十七」稱神明之容貌。「十八」不靡，貨不棄於地也。「十九」暉，明也。不暉於度數，教法不明也。「二十」墨翟卽墨子；禽滑釐，墨子弟子。墨子主張節用，節葬，兼愛，非攻，勸學，親士，尙同，尙賢等諸說。「二十一」循，順也。務爲此道，勤苦過甚，適周己身自順，未堪教人。「二十二」不異，卽尙同也。「二十三」咸池，大章，大韶，大夏，大濩，武，皆三王五帝之樂名。「二十四」穀，薄也。「二十五」湮，塞也；沒也。「二十六」兪樾云：山字，當川字之誤也。「二十七」橐，盛土器也；耜掘，土具也。「二十八」九雜，九度也。凡九度雜，匯諸川之水。「二十九」木曰跂，草曰蹠。跂同屐，蹠同屨。鞋類也。「三十」倍，背也。譎，異也。相里勤，五侯之徒，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屬，皆墨子弟子；然各背異不同，故謂之

別墨。〔三二一〕訾，毀也。畸，音奇。侷，倫次也。巨子，指墨子尸主也。言鄧陵之徒，各炫己能，堅執堅白，合同析異，以有無是非之辯相毀，用無倫次之辭相應也。〔三二二〕伎，逆也。〔三二三〕按宋鉞有白心篇。〔三四〕宋鉞，尹文，並齊宣王時人。同遊稷下。宋著書一篇，尹著書二篇。〔三五〕華山其形如削，上下均平。而宋尹立志清高，故爲冠以表其德之異。〔三六〕宥，區域也。始，首也。以別善惡宥不及也。〔三七〕王先謙作言我心如此，推心而行亦如此。〔三八〕聃，音餌，和也。以道化萬物，和而調之。二子請得若此者，立以爲物主也。〔三九〕宋尹稱黔首爲先生，自稱爲弟子，先物後己故也。〔四十〕圖，鄙也。〔四一〕外以此救世，內以此克己，宋鉞尹文者，救世之士也夫！〔四二〕隨物而趨，不生兩意。〔四三〕彭蒙，田駢，慎到，並齊之隱士，俱游稷下，各著書數篇。史記，孟荀列傳，慎到趙人，著十二論。漢志，法家有慎子四十二篇。〔四四〕泠汰，卽淘汰之意。〔四五〕鄰，近也。夫知則有所不知，故薄淺其知。雖復薄知，而未都忘，故猶近傷於理。〔四六〕骸，不定貌。無任，無所施也。〔四七〕縱恣脫畧，不爲仁義之德行；忘遺陳迹，故非宇內之聖人也。〔四八〕椎拍，笞撻也。輓，斷，行刑也。〔四九〕魏，通巍。巍然獨立不動之貌。〔五十〕無知之物，木石是也。言譬彼無知之物，不建己以爲標準，故不來指目之患；不用智以相推測，故不受嫉忌之累。〔五一〕何用聖賢爲哉？彼土塊亦不失爲道也。〔五二〕得不教之教。觀其所行，學焉而心自得也。〔五三〕窺，音域。窺然，迅

速貌，逆風聲也。〔五四〕旣斷，無圭角也。〔五五〕關尹，卽尹喜，字公度。周平王時，函谷關令。老聃，卽老子。〔五六〕建立言教，以擬常無物爲宗；悟其旨歸，以虛通太一爲主。〔五七〕表，外也。以柔弱謙和，爲權智外行；以空惠圓明，爲實智內德。〔五八〕谿，谷也。〔五九〕不先故徐，不先故少事，少事故費。無爲似拙，而可以笑彼巧者。〔六十〕理根於太初之極，不可謂之淺。以深元爲德之本根，以儉約爲行之綱紀。〔六一〕知足守分，故不侵削於人。〔六二〕芴，元嘉本，作寂。變化無常，隨物也。〔六三〕與天地並，與神明往，任化也。〔六四〕謬，虛也。悠，遠也。荒唐，廣大也。恣縱，猶放任也。儻，卽黨字。畸，不偶也。言己應世挺生，冥契元道，故能致虛遠深宏之說，無涯無緒之談，隨時放任，而不偏黨和炁混俗，未黨畸介也。〔六五〕莊，正也。卮言，不定也。曼衍，無心也。重，尊老也。述尊老之言，使人聽之，而以爲真，寓寄也。因世人不可與莊語，故以此三者應之。〔六六〕敖倪，卽傲睨字，猶驕矜也。〔六七〕譴，責也。瓌瑋，奇特也。連犴，和混也。言己書，其旨高遠，語猶涉俗，故合物而無傷。〔六八〕諛詭，猶滑稽也。〔六九〕辟，卽闢本字，開也。宏，大也。闕，亦大也。肆，申也。遂，達也。言其於所宗主也，可謂調通而上達者矣。此卽篇首所謂不離於宗者。〔七十〕然，其因應於變化，而冥解於物情也。其用不竭，其來不遺，芒昧不可見，未有能盡其妙者。〔七一〕惠施，宋人也，爲梁國相。旣多方術，書有五車，道理殊雜而不純，言辭雖辯而無當。厓，古歷字。其歷指事物之言有曰。〔七二〕囊括無

外，謂之大也。入於無間，謂之小也。雖復大小異名，理歸無二，故曰一也。〔七二〕理既精微，搏之不得，妙絕形色，何厚之有？非但不有，亦乃不無。有無相生，故大千里也。苟其可積，豈但千里乎！按无厚，即平面也。〔七四〕夫物情見者，則天高而地卑，山崇而澤下。今以道觀之，則山澤均平，天地一致矣。〔濟物云：「莫大於秋毫，而泰山爲小。」即其義也。〕〔七五〕睨，側視也。居西者呼爲中，處東者呼爲側，則無中側也。猶生死也，生者以死爲死，死者以生爲死。日既中側不殊，物亦死生無異也。〔七六〕物情分別，見有同異，此小同異也。死生交謝，寒暑遞遷，形性不同，體理無異，此大同異也。〔七七〕四方無窮，故無四方上下，皆不能處其窮，會有窮耳。獨言南方，舉一隅以反三也。〔七八〕知有越時，心已先到。〔七九〕夫環之相貫，貫於空處，不貫於環也。是以兩環貫空，不相涉入，各自通轉，故可解也。〔八十〕地球中懸，故所在爲中；循環無端，故所在爲始也。〔八一〕天地非大我非小，故天地萬物，與我同體也。〔八二〕惠施自以爲於天下之理，獨觀其大，以此曉示辯人，辯人亦樂而學之也。〔八三〕毛氣成毛，羽氣成羽。雖胎卵未生，而毛羽之性已著矣。且卵無毛，則鳥何自生也？〔八四〕鷄兩足所以行，而非動也。故行由足發，動由神御。今鷄雖兩足，須神而行，故曰三足也。〔八五〕郢，楚都也。在江陵北七十里。九州之內，於宇宙之中，未萬分之一分也。故舉天下者，以喻盡而名大夫非大。若各指其所有而言其未足，雖郢方千里，亦可有天下也。〔八六〕名以名物，

而非物也。犬羊之名，皆人所命。若先名犬爲羊，則爲羊矣。〔八七〕胎卵溼化，人情分別。以道觀者，未始不同。鳥卵既有毛，獸胎何妨名卵。〔八八〕楚人呼蝦蟆爲丁子。蝦蟆無尾，人所共知。以道觀之，無體非無，非無尙得稱無，何妨非有可名尾也。〔八九〕火熱水冷，起自物情。以理觀之，非冷非熱。何者？南方有食火之獸，聖人則入水不濡。以此而言，固非冷熱也。又人皆火食，焉得云熱？〔九十〕空谷傳聲，故云山出口。〔九一〕車之運動，輪轉不停。若碾地，則何以轉？〔九二〕按目之見物，以有光也。故在晝則見，入夜則不見。〔九三〕夫指之取物，不能自至，要假物故至也。然假物由指不絕也。〔九四〕夫長短相形，則無長無短。謂蛇長龜短，乃是物之滯情。此卽莫大於秋豪之末，而泰山爲小之意。〔九五〕天下自有方，非以矩。天下自有圓，非以規。〔九六〕鑿者，孔也，柄者，內孔中之木也。柄自入之耳，鑿未嘗圍之。〔九七〕鳥之蔽光，猶魚之蔽水。魚動水而水不動，鳥動影生，影生光亡，亡非往，生非來。墨子曰：影不徙也。〔九八〕鏃失，耑也。鏃失行止，人爲之也。專以鏃失言，是有不行不止之時。〔九九〕狗犬同實異名，名實合則彼所謂狗，此所犬也。名實離，則彼謂狗，異於犬也。〔一〇〇〕形非色，色乃非形。二色與體，故爲三。〔一〇一〕名謂不實，形色皆空。欲反執情，故指白爲黑也。〔一〇二〕駒生有母，言孤則無母。孤稱立，則母名去也。〔一〇三〕捶杖也。若其可折，則常有兩，若其不可折，其一常存。故曰萬世不竭。〔一〇四〕桓團公孫龍，並趙人，皆辯士。

也。客游平原君之門。辯過於物，故能勝人之口；言未當理，故不服人之心。〔二〇五〕抵體也。〔二〇六〕壯，大也，術道也。惠施唯以天地爲壯於己。又己意在勝人而無道理之術。〔二〇七〕倚，同畸。〔二〇八〕意氣雄俊，言辯縱橫。是以不辭謝而應機，不思慮而對答。〔二〇九〕以反人情，曰爲實道。每欲超勝羣物，故不能和適於世。〔二一〇〕塗，道也。德術甚弱，化物極強，自言理道，異常深奧。〔二一一〕庸，用也。蚩蚩飛空，鼓翅喧擾，徒自勞倦，曾何足云益物之言。〔二一二〕惠施之辯，不弘於萬物之中，尙可充一數而已。而欲銳情貴道，飭意近真，慤而論之，良未可也。〔二一三〕聞響大而高聲，不知聲宏而響愈振。見影來而疾走，不知形捷而影競隨之也。

楊朱篇_二

列子_二

楊朱遊於魯，_二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爲？」曰：「以名者爲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爲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爲死。」「既死矣，奚爲焉？」曰：「爲子孫。」「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慙其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仲而

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歛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僞名富。』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僞而已矣。昔者堯舜僞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僞之辨，如此其省也。』

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適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爲哉？奚樂哉？爲美厚爾，爲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爲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偶爾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纍梏，何以異哉？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爲名所勸。從性而遊，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爲刑所及。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

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趨當生，奚遑死後？』

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郵以放餓死，展季非亡情矜貞之郵以放寡宗，清貞之誤善之若此。』

楊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善逸身者不殖。』

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飢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

闕。」晏平仲曰：「其日奈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闕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闕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闕顛。口之所欲言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闕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闕適。意之所欲爲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闕往。凡此諸闕，廢虐之主。」
去廢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拘此廢虐之主，錄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衾衣繡裳而納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管夷吾顧謂鮑叔黃子曰：「死生之道，吾二人進之矣。」

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

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九族之親疎，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稚齒媠媚者以盈之。二七方其聘於色也，二八屏親昵，絕交遊，逃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子之娥姣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弗獲而後已。子產日夜以爲戚，密造鄧析而謀之。二九曰：『僑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僑爲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邪？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產用鄧析之言，因間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聘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僑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爲弗若死矣！爲欲盡一生之觀，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

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言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斲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之。他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衛端木叔者，○言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爲，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爲也，無不玩也。墻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墻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逕修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尺也。賓客在庭者，日百住。○言庖厨之下，不絕煙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爲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

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滑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爲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心也。

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靳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靳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爲？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況人生之苦也乎？』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谷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間乎？』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

『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

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暫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愛，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窮毒者也。鯀治水土，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事讎，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美絨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召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常王之道，應時君之

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弗知，與株塊無以異矣。『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羣下，威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爲，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縱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黃

鐘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疎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

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於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爾。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

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帝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羽毛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爲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爲貴；力之所賤，侵物爲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而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

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二爲名，三爲位，四爲貨。有此四

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之謂遁人也。」〔三〕可殺，可活，制命在外。」〔四〕不逆命，何羨

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五〕天下無對，制

命在內。」〔六〕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諺曰：「

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性之恆，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麤厚，筋節崦急。」〔七〕

一朝處以柔毛綈幕，薦以梁肉蘭橘，心痛體煩。」〔八〕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

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九〕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昔

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緇屨，〔一〇〕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

隩室，綿纊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

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棠莖芹萍子者，〔一一〕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蜚於

口，慘於腹。」〔一二〕衆晒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

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

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

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一〕楊朱篇列子第七篇名。所記皆楊朱言語行事，因以名篇。

〔二〕列子，姓列，名禦寇，戰國鄭人。生

卒不可考。劉向以爲與鄭穆公同時。——按鄭穆公與秦穆公同時。秦穆公周襄王頃王時人，當公元前六

二零年頃。孟子嘗以楊墨並稱，列子書又言楊子則列子絕非春秋時人可知。——其學本於黃帝老子，有

列子一書，共八篇。〔三〕楊朱，或云：字子居，戰國時人。後於墨子，與禽滑釐辨論，其說在愛己，不拔一毛以

利天下。楊子無書，惟見列子莊子孟子韓非所稱而已。楊子之利己主義，於斯篇盡之矣。〔四〕田，田完

田常等。〔五〕善卷，堯時賢人。堯聞其得道，北面師之。〔六〕省，猶察也。〔七〕適，古攸字。〔八〕亡，音無，

以下同。〔九〕偶偶，獨行貌。〔十〕郵，與尤通。〔十一〕展季，卽柳下惠。寡宗，少宗系也。〔十二〕憲魯

人，孔子弟子，字子思。亦稱原思。所居蓬樞甕牖。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其貧如此。窶，貧也。子

貢，衛人。姓端木，名賜，亦孔子弟子。善貨殖。七十子之徒，子貢最富。史記稱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十二〕顛，與羶字通。鼻通曰顛。〔十四〕廢，大也。〔十五〕熙熙，縱情欲也。〔十六〕晏嬰，墨者也。自以儉省治身，動遵法度，非達生死之分。所以舉此二賢，以明治身者，唯取其奢儉之異也。〔十七〕鮑叔齊人，與管仲同相桓公。黃子未詳。〔十八〕子產，鄭大夫公孫僑，鑄刑法於鼎。事在昭六年。〔十九〕矮音嫫，矮音惰。矮，美好也。〔二十〕聃，音耽。〔二十一〕鄧析，鄭大夫，治法家言。有鄧析子二篇。〔二十二〕別之，猶辨之也。〔二十三〕端木叔，子貢後裔。〔二十四〕住，一作往。〔二十五〕蘄，求也。〔二十六〕孟孫陽，未詳。窺其語，似楊子弟子。〔二十七〕伯成子高，堯時賢人。堯立為諸侯，至於禹，子高辭諸侯以耕。〔二十八〕禽子，未詳。窺其語，似墨子弟子禽滑釐。〔二十九〕天下之身，同之我身；天下之物，同之我物；非至人如何？既覺私之為非，又知公之為是，故曰至至也。〔三十〕違其自然故也。〔三十一〕全則不係於己。〔三十二〕得其生理故也。〔三十三〕外物所不能制。〔三十四〕倦，筋急貌。急，筋節緊張也。〔三十五〕瘡，音涓，煩鬱也。〔三十六〕言有所安習者，皆不可卒改易，況自然乎？〔三十七〕廢，音賁，麻絮衣也。韓詩外傳云：異色之衣也。〔三十八〕泉，音此，牡麻也，一名蒼耳。〔三十九〕蜚音折，蜚慘，痛也。

白馬論〔一〕

公孫龍〔二〕

白馬非馬，可乎？曰：可。曰：何哉？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

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有白馬，爲有白馬之非馬，何也？

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

曰：以馬之有色爲非馬，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乎？

曰：馬固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如有馬而已耳，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也，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

曰：馬未與白爲馬，白未與馬爲白，合馬與白，復名白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爲名未可。故曰：白馬非馬未可。

曰：以有白馬爲有馬，謂有白馬爲有黃馬，可乎？曰：未可。曰：以有馬爲異有黃馬，

是異黃馬於馬也；異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爲非馬；以黃馬爲非馬，而以白馬爲有馬，此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此天下之悖言亂辭也。^{〔三〕}

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謂也。是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故所以爲有馬者，獨以馬爲有馬耳，非以白馬爲有馬。故其爲有馬也，不可以謂馬也。^{〔四〕}
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馬者，無去取於色，故黃黑皆所以應；白馬者，有去取於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馬獨可以應耳。無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

〔一〕白馬論爲公孫龍名學最重要部分。通篇以「白馬非馬」命題。初視之似涉離奇，然理實易明。蓋馬者所以命形，白者所以命色；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在邏輯上爲周延律與不周延律。馬爲周延，白馬爲不周延。言馬能包括一切馬類之外延全體，故爲周延。白馬爲馬之白色者，在衆馬之中，祇佔一類，故爲不周延。〔二〕公孫龍字子秉，戰國趙人。生卒年不可考，約與周赧王同時當公元前三一四年至

二六零年間。嘗與其徒毛公綦母子等游平原君家。又與辯者桓團之徒，以二十一事相訾應。其學祖述辯經，亦言兼愛。著書十四篇，名公孫龍子。今存六篇。〔三〕命，名也。言馬之一辭，所以名其形；白之一辭，所以名其

色。彼形此色，類別不同，故曰白馬非馬。〔四〕此賓難之辭。言白馬亦屬馬類，有白馬，不能以其白也，而謂之無馬。然此不能謂爲無馬之白馬，卽前所謂非馬者也。〔五〕馬爲共名，羣色之馬合焉。求共名之馬，不計馬色，黃黑諸馬，皆可入選。白馬爲別名，單指馬之色白者而言；求白馬，非合所求之色，祇以黃黑諸馬應之，無當也。〔六〕「固」疑爲「因」，「如」當爲「知」，字體相近，傳寫譌奪。白者所以命色，馬者所以命形；所謂白馬，兼指色形而言；一爲白，一爲馬，合二成辭，與單純命形之馬，其構成之質量不同，故白馬非馬也。〔七〕復名，兼名也。〔八〕此節以黃馬非馬，證白馬非馬，迭爲賓主問答之辭。〔九〕若以馬爲有馬，又以白爲有馬，合言白馬，是二馬相加，爲馬馬矣；於理未順，故須離白證之。

堅白論〔一〕

公孫龍〔二〕

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曰二可乎？曰可。曰何哉？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舉也二。

曰：「得其所白，不可謂無白，得其所堅，不可謂無堅；而之石也，之於然也，非三也？」

曰：「視不得其所堅，而得其所白者，無堅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堅，得其所」

堅也，無白也。

曰：天下無白，不可以視石，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堅白石不相外，藏三可乎？

曰：有自藏也，非藏而藏也。

曰：其白也，其堅也，而石必得以相盛盈；其自藏奈何？

曰：得其白，得其堅，見與不見離。不見離，一一不相盈，故離。離也者，藏也。

曰：石之白，石之堅，見與不見，二與三，若廣修而相盈也；其非舉乎？

曰：物白焉，不定其所白，物堅焉，不定其所堅；不定者兼，惡乎其石也！

曰：循石，非彼無石，非石無所取乎白石。不相離者，固乎然其無已。

曰：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於石，故有知焉；有見焉，有不見焉。故知

與不知相與離，見與不見相與藏。藏故，熟謂之不離？

曰：目不能堅，手不能白，不可謂無堅；不可謂無白；其異任也，其無以代也。堅白

域於石，惡乎離？

曰：堅未與石爲堅，而物兼未與爲堅。而堅必堅其不堅。石物而堅，天下未有若

堅，而堅藏。〔三〕

白固不能自白，惡能白石物乎？若白者必白，則不白物而白焉。黃黑與之然，石其無有，惡取堅白石乎？故離也。離也者，因是。〔四〕

力與知果，不若因是。〔五〕

且猶白以目，以火見，而火不見；則火與目不見，而神見，神不見，而見離。〔六〕

堅以手，而手以捶，是捶與手知而不知，而神與不知，神乎，是之謂離焉。離也者，天下，故獨而正。

〔一〕堅白論，公孫龍子篇名。言一石之中，涵堅與白，自常識視之，堅也，白也，合而成石，初無疑意。己則

言白與石可合，以目察石，而能得白也；堅與石可合，手撫石而能得堅也。堅白石三者不可合，因目得其白，不得其堅，手得其堅，不得其白；目察手撫，前屬視覺，後屬觸覺，共爲二事，混而成一，則失其真。〔二〕見白

馬論注二。〔三〕之石之字，假借爲是。非三也，也與耶通借互用。〔四〕「而得其所堅」證之上文，疑當

爲「而得其所堅者」遺一者字，衍「得其堅也」四字。〔五〕白爲石之色，無色不可以視石；堅爲石之

質，無堅不可以得石。是堅白石三者，絕不相外。今以白石并舉，堅石并舉，僅及其二，藏其第三者可乎？〔

六〇 目不見堅，而堅藏；手不得白，而白藏；其藏也，係自然而藏，非故欲藏之，始藏也。〔七〕盛字，疑衍。〔

八〕此節言石白可見，石堅不可見，白石堅石爲二，白堅與石爲三；若二若三，如廣修之相盈也。廣寬修長，合成平面，既言平面，不能離廣取修，離修取廣。猶石含堅白，既取此石，卽不能舍堅言白，或舍白言堅也。

〔九〕白爲通色，不能以白而定其所白者爲何物；堅爲通質，不能以堅而定其所堅者爲何物。則是白也堅也，性各不定，兼二不定，而謂其必定，并名其所定者曰石，則根本乖舛矣，安有石爲？〔十〕循通楯，今撫楯

字，以循爲之。石由堅白而成，若無堅白，其質已去，以手撫石，石復何有？然因有石故，白始有托，方成白石；設若無石，所托先失，白石何取？準是以談，堅白與石，彼此相待，無堅白則無石，無石則無堅白。名雖有三，實祇一體，故曰不相離。〔不相離者固乎然，〕猶言「固然其不相離。」其無已三字，無解，疑有脫譌。〔十一〕

既言堅白，而同在一石，撫堅可知，撫白不可知，其不知者與知者相離矣。使果不離，曷不同時并知？視白可見，視堅不可見，其不見者與見者相藏矣。使果不藏，曷不同時并見？藏故意言因藏之故。〔十二〕任，訓職，

訓用。異任，言手目之職責作用不同。目不得堅，手不得白，係以手目之職司各異，不能相代。其實堅白統域一石，雖不同時兼得，然不可因其不能視也，謂之無堅；或因其不能撫也，謂之無白。〔十三〕此言堅自成

爲堅之性耳，非與石爲堅也。豈獨不與石爲堅，兼亦未與物爲堅也。〔天下未有若堅，〕意言石本無堅，得

堅而堅成；其所以成堅之堅性，不可出示，故曰「未有若堅。」亦即所謂堅其堅者，堅轉不見之意。「十四」此節釋白離。言白而不能自白，即不能白石與物；白而果能自白，則不借他物，可單獨自白；若黃若黑，其理同然。如此白既外石而立，天下未有無色而能見之石，則石復何有？又安取於堅白石乎？此以白能自白，證與石相離之理。「十五」知通智果，即結果之意。言上述堅藏白離之旨，以智力求之，結果終不外是，不若因其自然之爲愈也。「十六」猶通由。言自由目見，而目不自見，由光乃見；光不見白，由光而見之目，又何能見？是俱不見矣。若是操其樞者心神，以神見矣。然神之爲用，究屬空靈，人不能見神也。不可見，故見離，見離，故白離。「十七」此節文句不完，疑有脫譌。大旨仍如上文。前述白離，此述堅離。意言堅以手知，手以捶知，捶不知堅，其由捶而知之手，安能知堅？故曰「捶與手知而不知。」若是則神知矣。然神知無形，何由知神？故曰「神與不知。」不知則知離。知離，則堅離。統上堅白二義，歸知見於神，而神又無從知，藉證離旨，則所謂離者，皆神之作用也。故曰「神乎，是之謂離焉。」「神與不知」與字無義，語助詞。

名實論^{〔一〕}

公孫龍^{〔二〕}

天地與其所產者，物也。^{〔三〕}

物以物其所物，而不過焉，實也。實以實其所實，不曠焉，位也。出其所位，非位；位

其所位焉，正也。^{〔四〕}

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疑其所正。^{〔五〕}

其正者，正其所實也；正其所實者，正其名也。^{〔六〕}

其名正，則唯乎其彼此焉。謂彼而彼不唯乎彼，則彼謂不行。謂此而行，不唯乎此，則此謂不行。^{〔七〕}

其以當不當也，不當而亂也。^{〔八〕}

故彼；彼當乎彼，則唯乎彼，其謂行彼。此；此當乎此，則唯乎此，其謂行此。其以當而當也，以當而當正也。^{〔九〕}

故彼，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可。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不可。^{〔一〇〕}

夫名實謂也。知此之非也，知此之不在此也，明不謂也。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則不謂也。^{〔一一〕}

至矣哉，古之明王！審其名實，慎其所謂。至矣哉，古之明王！^{〔一二〕}

〔一〕名實論，公孫龍子篇名。墨子經說上「所以謂，名也；所謂實也。」釋名實之義最當。名為名詞，所

以代表事實；故曰所以謂實爲事實，所以承當此名之本體，故曰所謂通篇大旨，即在正名正實，二者使求相符，明定界說，科律最嚴；蓋不特全書關鍵，正名家精神之所寄也。〔一〕見白馬論注二。〔二〕言凡有物質之實，皆得共此名而謂之爲物。〔四〕曠，訓空缺。所謂物者名也。凡名某物，與其所名某物之自性相，適相符合，而不過分；其某物之自性相，即謂之實。實必有其界限標準，謂具有某種格程，方爲某物。其格程所在，即所謂位者是也。如炭一養二爲水，此炭一養二之標準，即水所以別於他物而取得之位；合其格性，方符水實。故曰「實以實其所實，不曠焉，位也。」〔五〕疑，定也。胡適於「疑其所正」之上，加「不以其所不正」六字，其說最審。〔六〕正之標準，由實而定，其實既正，名亦隨之。故曰「正其所實者，正其名也。」〔七〕唯，應也，其名既正，皆能如其實之彼此而相應之。若名定爲彼，而行不應彼，則所謂彼者，仍爲未行。名定爲此，而行不應此，則所謂此者，亦爲未行。〔八〕言上述論旨，皆以當與不當之故，定其標準；如有不當，則亂矣。〔九〕此節仍接上意，言若名定爲彼，而所定之彼，由其實際相當，適應乎彼，方可謂爲行彼。名定爲此，而所定之此，與此之實際相當，適應乎此，方可謂爲行此。歸納其意，凡百事物，不能徒托空言，必求與實際相當能行，乃有其價值。由此可窺名實相符之精神焉。〔十〕彼名止於彼實，而此名止於此實，彼此名實不相濫，故曰可。或以彼名濫於此實，而謂彼且與此相類；或以此名濫於彼實，而謂此且與彼相

同，故皆不可。「十一」俞蔭甫曰：『知此之非也，知此之不在此也，明不謂也。』當作『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則不謂也。』與下文相對，可據以訂正。謂，指也。言凡百事物，本原無名，經人指稱，乃為某名。其由人而得之實，非實真體，亦經人指稱，乃為某實。凡是名實，舉由謂生，而謂之於心，經長期之訓習，於名於實，舉有準則。若明知此之非此，或此之不在此，則不能謂之為此；明知彼之非彼，或彼之不在彼，亦不能謂之為彼也。「十二」名之與實，審而求符，謂名謂實，必慎其初。絲毫不假，勿使舛午。執之以正天下，古有明王，其道在是。

性善章

孟子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柎捲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柎捲。』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柎捲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柎捲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柎捲，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

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卷之六）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

「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

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

也，故謂之外也。」曰：「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

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

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

故謂之外也。」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

亦有外與？」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鄉人

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

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二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三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四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彜也，故好是懿德。」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五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麩麥，播種而耰之，○六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七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也。」○八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九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於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一〇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一一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一二者，無目者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

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16〕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一〕性善章，節孟子告子篇上之首章。至第八章。是篇皆告子所問，故以名篇。孟子主性善，因告子問性之道，卽以性善之言答之，故又名性善章。〔二〕孟子，姓孟，名軻，字子輿，戰國鄒人。生於周烈王四年，公

元前三七二年；卒於周赧王二十六年，公元前二八九年。曾受業於子思之門人，後游歷梁齊宋魯滕諸國。

道不行，退而與弟子萬章之徒，記其游諸侯及與時人問答之語，爲孟子七篇。〔三〕告子，姓告，名不害，孟
子弟子，兼治儒墨之道。其論性以爲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四〕杞柳，柎柳
也，一曰杞柎，音杯。柎柎，屈木所爲，若卮匱之屬。〔五〕告子以爲人性爲才幹，義爲成器，猶以杞柳之木爲
柎柎也。〔六〕戕，殘也。〔七〕湍水，波流潑回之貌。〔八〕類，額也。〔九〕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而言。
〔十〕告子言見彼人年老長大，故我長敬之。長大者，非在我者也。〔十一〕「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謂老者爲義乎，將謂敬老者爲有義乎？且敬老者己也，何以爲外也？〔十二〕尸，祭祀所主以象神者。雖子
弟爲之，敬之如祖考。〔十三〕在位，在尸位也。〔十四〕庸，常也。斯須，暫時也。〔十五〕象，舜之弟。瞽瞍，舜
之父。〔十六〕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十七〕趙岐注：若順也。一乃若其情，「謂能順此情。」〔十八〕才，
猶材質，人之本能。〔十九〕一倍爲倍，五倍爲菑。〔二十〕詩，大雅蒸民之篇。〔二十一〕蒸，衆也。物事也。則，
法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二十二〕賴，善也。〔二十三〕麤，音牟，大麥也。稷，音憂，覆種也。〔二十四〕磽，音碯，
薄也。〔二十五〕龍子，古之賢人。蕢，音匱，草器也。〔二十六〕易牙，齊桓公時之善知味者。〔二十七〕師曠，見莊
子齊物論注五十五。〔二十八〕子都，古之美人。〔二十九〕姣，好也。〔三十〕草食曰芻，穀食曰豢。〔三十一〕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三十二〕息，生長也。〔三十三〕萌，芽也；孽，芽之旁出者。〔三十四〕濯濯，光潔貌。〔三

五 平日之氣，清明之氣也。〔三六〕桔，械也。

許行章〔一〕

孟子〔二〕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塵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

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瀾濟漯，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

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

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者，

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一〕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二〕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三〕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四〕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五〕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六〕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七〕今也南蠻馱舌之人，〔八〕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九〕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十〕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佰，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三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一〕許行章，孟子滕文公篇上之第四章。許行託神農之言，主并耕之說，陳相言於孟子，因以題篇。此

章爲孟子揭示政治主張之對話。

〔二〕見性善章注二。

〔三〕屨，民居也。氓，野人之稱。

〔四〕褐，毛布；賤

者之服。捆，扣掾之欲其堅也。

〔五〕陳良，楚人而學孔子之道者。

〔六〕耜，起土器，耒，耜之柄也。

〔七〕並

耕而食，當各自食其力，自具其食，而兼治民事耳。饔飧，饔音雍，飧音孫，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

〔八〕釜，煮

器也；飧，炊器也。爨，卽炊也。

〔九〕厲，病也。

〔十〕大人之事，人君行教化也；小人之事，謂農工商也。

〔十

一〕率天下而路，謂率天下之人，於羸困之路也。

〔十二〕敷，治也。

〔十三〕澠，通也。淪，音藥，治也。漑，音沓。

決，排，皆去其壅塞之貌。

〔十四〕后稷，官名，稷爲之，因以爲名。

〔十五〕契，音薛，舜之名臣。司徒，官名。

〔

十六〇放勳，堯號也。本史臣贊堯之辭。〔十七〕蕩蕩，廣大貌。〔十八〕巍巍，崇高貌。〔十九〕言以中國

之禮義，化變蠻夷之人，未聞變化於蠻夷之人也。〔二十〕倍，背也。〔二十一〕古者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

母而無服，任擔也。〔二十二〕有若似聖人，以有若言行氣象似孔子也。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

夫子』之類是也。〔二十三〕濯，潔也；秋陽，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盛陽也。皜皜，白之甚也。尙，加也。〔二十四〕馱，

博勞也。南蠻馱舌之人，指許行。〔二十五〕詩，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

』〔二十六〕魯頌詩，大雅，闕宮之篇。膺，擊也。荆，本楚號；舒，國名，近楚。〔二十七〕巨，粗也。小，細也。賈，同價。

性惡篇

荀子

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

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

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

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

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故枸木必將待鬻括烝矯然後直。鈍金必將待礪厲然後利。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爲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使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今之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爲君子，縱性情，安恣睢，而違禮義者爲小人。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僞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是性僞之分也。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將皆失喪其性故也。曰：若是則過矣。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之。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所謂性善者，不離其朴而美之，不離其資而利之也。使夫資朴之於

美，心意之於善，若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故曰目明而耳聰也。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之飢，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於性而悖於情也。然而孝子之道，禮義之文理也。故順情性，則不辭讓矣。辭讓，則悖於情性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問者曰：人之性惡，則禮義惡生？應之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陶人埴埴而爲器，（一）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僞，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二）是皆生於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之者也。（三）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後然者，謂之生於僞，是性僞之所生，其不同之徵也。故聖人化性而起僞，僞起於性而生禮義，禮義生

而制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聖人之所生也。故聖人之所以同於衆，其不異於衆者，性也。所以異而過衆者，僞也。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人有兄弟資財而分者，且順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則兄弟相拂奪矣。且化禮義之文理，若是則讓乎國人矣。故順情性則弟兄爭矣。化禮義，則讓乎國人矣。凡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夫薄願厚，惡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苟無之中者，必求於外。故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執。苟有之中者，必不及於外。用此觀之，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今人之性，固無禮義，故彊學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禮義，故思慮而求知之也。然則生而已，則人無禮義，不知禮義。人無禮義則亂，不知禮義則悖。然則生而已，則悖亂在已。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孟子曰：『人之性善。』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謂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謂惡者，偏險悖亂也。是善惡之分也已。今誠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則有惡用聖王，惡用禮義矣哉？雖有聖王禮義，將曷加於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惡。故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爲之立君上之執以臨之，

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是聖王之治，而禮義之化也。今當試去君上之執，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民人之相與也。〔卷〕若是則夫彊者害弱而奪之，衆者暴寡而譁之。〔卷〕天下之悖亂而相亡，不待頃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故善言古者，必有節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凡論者，貴其有辨合，〔卷〕有符驗。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設，張而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無辨合符驗，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設，張而不可施行，豈不過甚矣哉！故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惡，則興聖王，貴禮義矣。故隱括之生，爲枸木也；繩墨之起，爲不直也。立君上明禮義，爲性惡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直木不待隱括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將待隱括烝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之性惡，必將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問者曰：禮義積僞者，〔卷〕是人之性，故聖人能生之也。應之曰：是不然。夫陶人

坳埴而生瓦，然則瓦埴，豈陶人之性也哉？工人斲木而生器，然則器木，豈工人之性也哉？夫聖人之於禮義也，辟則陶埴而生之也。然則禮義積僞者，豈人之本性也哉？

凡人之性者，堯舜之與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今將以禮義積僞爲人之性邪？然則有曷貴堯禹，曷貴君子矣哉？凡所貴堯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僞。僞起而生禮義。然則聖人之於禮義積僞也，亦陶埴而生之也。用此觀之，然則禮義積僞者，豈人之性也哉？所賤於桀跖小人者，從其性，順其情，安恣睢以出乎貪利爭奪。故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天非私曾騫孝己而外衆人也。然而曾騫孝己，獨厚於孝之實，而全於孝之名者，何也？以綦於禮義故也。天非私齊魯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也？以秦人之從情性，安恣睢，慢於禮義故也。豈其性異矣哉？

塗之人，可以爲禹，曷謂也。曰：凡禹之所以爲禹者，以其爲仁義法正也。然

則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然則其可爲禹明矣。今以仁義法正爲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唯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將使塗之人，固無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而固無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耶？然則塗之人也，且內不可以知父子之義，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不然。今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則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其在塗之人明矣。今使塗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本夫仁義之可知之理，可能之具。然則其可以爲禹明矣。今使塗之人，伏術爲學，專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縣久，積善而不息，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矣。曰：『聖可積而致，然而皆不可積，何也？』曰：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小人可以爲君子，而不肯爲君子，君子可以爲小人，而不肯爲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嘗不可以相爲也。然而不相爲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塗之人可以爲禹，然則塗之人能爲禹，未必然也。雖不能爲禹，無害可以爲禹。足可以徧行天下，然而未嘗有能徧行天下者也。夫工匠農賈，未嘗不可相爲事也。然而

未嘗能相爲事也。用此觀之，然則可以爲未必能也。雖不能，無害可以爲。然則不能之與不可，其不同遠矣。其不可以相爲明矣。

堯問於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問焉？』唯賢者爲不然。有聖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人之知者，有役夫之知者。多言則文而類，終日議其所以言之。千舉萬變，其統類一也。是聖人之知也。少言則徑而省，論而法，若佚之以繩。是士君子之知也。其言也諂，其行也悖。其舉事多悔，是小人之知也。齊給便敏而無類，雜能旁魄而無用。折速粹孰而不急。不恤是非，不論曲直，以期勝人爲意，是役夫之知也。有上勇者，有中勇者，有下勇者。天下有中，敢直其身。先王有道，敢行其意。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俗於亂世之民。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樂之。天下不知之，則傀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是上勇也。禮恭而意儉，大齊信焉。而輕貨財。賢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廢之。是中勇也。輕

身而重貨，恬禍而廣解，〔四〕苟免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勝人爲意，是下勇也。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擻，則不能自正。〔五〕桓公之蔥，大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之智，闔閭之干將，莫邪，鉅闕，辟閭，此皆古之良劍也。〔六〕然而不加砥厲，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驕驕，驩驩，纖離，綠耳，此皆古之良馬也。〔七〕然而前必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馭，〔八〕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

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九〕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僞也。所見者，汙漫淫邪貪利之行也。身且加於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靡而已矣！

〔一〕性惡，荀子篇名。荀子主性惡，因以名篇。戰國時，競爲貪亂，不修仁義，而荀子明於治道，知其可化，無勢位以臨之，故激憤而著此論。〔二〕荀子，姓荀，名況，人呼荀卿，又稱孫卿；趙人。生卒年不可考，約周赧

王三十年間人，當公元前二八五年間。曾游學齊國，後又適秦，返趙，末遊楚。楚春申君當國，使爲蘭陵令。因

家蘭陵，遂終於此。其學主孔子，著書曰荀子。漢志孫卿子三十二篇，又有賦十篇。今本荀子三十二篇，連賦五篇，詩兩篇在內。〔三〕僞爲也，矯也。僞爲，古字通。〔四〕順是，謂順其性也。〔五〕文理，謂條理節文也。〔六〕暴，古暴字。〔七〕枸，讀爲鈎，曲也。下皆同。槩，括，正曲木之木也。烝，謂烝之使柔，矯謂矯之使直也。鑿厲，皆磨也。厲與礪同。〔八〕擾，馴也。〔九〕朴，質也；資，材也。言人若生而任其性，則離其質朴而偷薄，離其資材而愚惡，其失喪必也。〔十〕陶人，瓦工也；埴，音羶，擊也；埴，黏土也。擊黏土而成器。〔十一〕膚理，皮膚文理也。佚與逸同。人勞苦，則皮膚枯槁也。〔十二〕受性自爾，不待學而知也。〔十三〕既有富貴於中，故不及財勢於外也。〔十四〕生而已，謂不矯僞者。盧文昭曰：生而已，元刻作性而已，下同。〔十五〕善惡之分，在此二者。〔十六〕倚，任也。或曰：立也，猶傍觀也。〔十七〕衆者，陵暴於寡，而誼譁之，不使得發言也。〔十八〕辨，別也。〔十九〕禮義積僞者，積作爲而起禮義也。〔二十〕辟，讀爲譬。〔二一〕所以貴堯禹者，以其能化性異於衆也。〔二二〕曾，曾參；騫，閔子騫；孔子弟子。孝己，殷高宗之太子，皆有至孝之行。〔二三〕三人能矯其性，極爲禮義故也。〔二四〕孝具，能具孝道。敬父，當爲敬文，傳寫誤耳。敬而有文，謂夫婦有別也。〔二五〕塗，道路也。舊有此語，今引以自難。言若性惡，何故塗之人，皆可以爲禹也。〔二六〕唯，讀爲雖。〔二七〕以塗之人，無可知可能之論，爲不然也。〔二八〕伏術，伏膺於術。孰察，精孰而察。加日，累日

也。縣久，縣通懸。懸繫以長久也。〔一九〕可以爲而不可使爲，以其性惡故。〔二十〕工賈可以相爲而不

能相爲，是可能不同也。可與能既不同，則終不可以相爲也。此明禹亦性惡，以能積僞爲聖人，非禹性本善

也。聖人異於衆者，在化性也。〔二一〕文謂言不鄙陋也。類謂其統類不乖謬也。雖終日議其所以然，其言

千舉萬變，終始條貫如一，是聖人之知也。〔二二〕徑，易也。省謂寡辭。論而法，謂論議皆有法，不放縱也。佚，

序也。次也。佚以繩，言其直也。〔二三〕言諂行悖，謂言行相違也。〔二四〕齊，疾也。給謂應之速如供給者

也。便，謂輕巧敏速也。無類，首尾乖戾。雜能，多異術也。旁魄，廣博也。析，謂析辭若堅白之論者。速，謂發辭捷速。

粹孰，所著論甚精孰也。不急，言不急於用也。〔二五〕中，謂中道。敢，果決也。直其身，謂中立不倚無回邪也。

〔二六〕言不疑也。〔二七〕傀與塊同，獨居之貌。〔二八〕大，重也。齊信，謂整齊於信也。〔二九〕尙，上

也。援，牽引也。〔四十〕恬，安也。謂安於禍難也。廣解，言廣自解說，以辭勝人也。〔四一〕繁弱，封父之弓。鉅

與拒同。黍當爲來。言弓弩勢勁，足以拒來敵也。排擻，輔正弓弩之器。〔四二〕蔥，闕，錄，召，齊桓公，齊太公，周

文王，楚莊王之劍名，皆未詳所出。蔥，青色也。錄與綠同。二劍以色爲名。闕未詳，或曰缺也。劍至利，則喜缺，因

以爲名。召，劍光采恍惚難視，以形爲名也。干將，莫邪，巨闕，皆吳王闔閭劍名。辟閭，莫詳。〔四三〕驪驥，驪驥，

纖離，綠耳，皆周穆王八駿名。驪讀爲騏。〔四四〕造父，古之善御者。周穆王時，以御八駿之功，封於趙。由此

爲趙氏。〔四五〕靡，磨切也。

非十二子篇〔二〕

荀子〔三〕

假今之世，飾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欺惑愚衆，僑宇嵬瑣，〔四〕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

縱情性，安恣睢，禽獸之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它囂魏牟也。〔五〕

忍情性，綦谿利跂，苟以分異人爲高，〔六〕不足以合大衆，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陳仲史鱓也。〔七〕

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優差等，〔八〕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九〕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鉞也。〔十〕

尙法而無法，下修而好作，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終日言成文典，及紉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十一〕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慎到田駢也。〔十二〕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

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爲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鄧析也。〔三〕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四〕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五〕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六〕世俗之溝猶瞽儒，嚶嚶然不知其所非也。〔七〕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八〕爲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若夫總方略，齊言行，壹統類，而羣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順，輿窳之間，簞席之上，歛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九〕則六說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爲臣。是聖人之不得執者也。——仲尼子弓是也。

一天下，財萬物，長養人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六說者立息，十二子者遷化。則聖人之得執者，——舜禹是也。

今夫仁人也，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

子之說；於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跡著矣。

(天)

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三〕貴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故知默猶知言也。〔三〕故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少無法而流，湏然雖辯，小人也。〔三〕故勞力而不當民務，謂之姦事。勞知而不律先王，謂之姦心。辯說譬諭，齊給便利，〔三〕而不順禮義，謂之姦說。此三姦者，聖王之所禁也。知而險，賊而神，爲詐而巧，言無用而辯，辯不惠而察，治之大殃也。行辭而堅，飾非而好，玩姦而澤，言辯而逆，古之大禁也。知而無法，勇而無憚，察辯而操僻淫，大而用之，好姦而與衆，利足而迷，負石而墜，是天下之所棄也。兼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知，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爭先人。剛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然後爲德。遇君則修臣下之義，遇鄉則修長幼之義，遇長則修子弟之義，遇友則修禮節辭讓之義；遇賤而少者，則修告導寬容之義，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如是則賢者貴之，不肖者親之。如是而不服者，則可謂妖怪狡猾之人矣。雖則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宜。詩云：『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

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三〕此之謂也。

古之所謂士仕者，厚敦者也，合羣者也，樂富貴者也，樂分施者也，遠罪過者也，務事理者也，羞獨富者也。〔四〕今之所謂士仕者，汙漫者也，賊亂者也，恣睢者也，貪利者也，觸抵者也，無禮義而唯權執之嗜者也。〔五〕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著是者也。〔六〕今之所謂處士者，無能而云能者也，無知而云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佯無欲者也，行偽險穢而彊高言謹愨者也，以不俗爲俗，離縱而跂訾者也。士君子之所不能爲。

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爲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恥不修，不恥見汙。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誹。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爲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七〕此之謂也。

士君子之容，其冠進，其衣逢，其容良。〔八〕儼然，壯然，祺然，蕤然，恢恢然，廣廣然，昭昭然，蕩蕩然。〔九〕是父兄之容也。其冠進，其衣逢，其容愨，儉然，侈然，輔然，端然，訾

然，洞然，綴綴然，瞽瞍然，是子弟之容也。吾語汝學者之嵬容。其冠繞，其纓禁緩，其容簡連。填填然，狄狄然，莫莫然，颯颯然，瞿瞿然，盡盡然，盱盱然，〔三〕酒食聲色之中，則瞞瞞然，瞑瞑然。禮節之中，則疾疾然，訾訾然。勞苦事業之中，則億億然，離離然，偷儒而罔，無廉恥而忍譏詢，〔四〕是學者之嵬也。弟佗其冠，神禪其辭，〔五〕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六〕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噉然而終日不言，〔七〕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偷儒憚事，無廉恥而耆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彼君子則不然，佚而不惰，勞而不優，宗原應變，曲得其宜，如是然後聖人也。

〔一〕戰國之世，爲之學者，倡姦言，借亂世以惑衆。荀子著論非之。所指摘有十二子，故名非十二子，全

書第六。盧文弨曰：韓詩外傳止十子，無子思孟子；此乃并非之，疑出韓非李斯所附益。〔二〕見性惡篇注

二。〔三〕喬同譎，詭詐也。字，大也，放蕩恢大也。嵬，謂爲狂險之行者；瑣，謂爲姦細之行者。〔四〕它囂，未詳

何代人。世本，楚平王孫有田公它成，豈同族乎？魏牟，魏公子，封於中山。漢志，道家有公子牟四篇。〔五〕綦

谿，深陷也；利跂，支離也。四字雙聲疊韻。此謂矯異於人以爲高者。〔六〕陳仲齊人；史鮪，衛人。〔七〕優，輕

也。〔八〕縣，同懸。上下同等，則其中不容分別而縣隔君臣也。〔九〕墨翟見莊子天下篇，注二十。宋鉞見

同篇注三十四。〔十〕紉，同循。倜然，疏遠貌。〔十一〕慎到，田駢，見莊子天下篇注四十三。〔十二〕惠施，

見莊子天下篇注七十一。鄧析，鄭大夫，治法家言。〔十三〕猶然，舒遲貌。〔十四〕五行，即五常，仁義禮智

信也。〔十五〕子思，孔子之孫，名伋，孟軻，鄒人。〔十六〕溝，讀恂，音冠，愚也。猶，不定貌。瞽，闔也。嚶嚶，喧囂之

貌。〔十七〕仲尼，孔子字也。子游，魯人，孔子弟子。〔十八〕西南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窔。言不出室堂之

內也。歛然，聚集貌。佛，讀爲勃，勃然，興起貌。〔十九〕子弓，即仲弓，魯人，孔子弟子。〔二十〕信，可信者，疑可

疑者，意雖不同，皆歸於信也。〔二一〕論語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二二〕涵，沉也。流者不

復返，沉者不復出也。〔二三〕齊，疾也；給，急也。便利，亦謂言辭敏捷也。〔二四〕詩大雅，蕩之篇。鄭云：老成

人，伊伊陟，臣扈之屬也。典刑，常事故法也。〔二五〕士仕，謂士之入仕，合，謂和合羣衆也。羞獨富，使家給

人足也。〔二六〕教，同勢。〔二七〕著，是明著其時是之事，不使人疑其姦詐也。〔二八〕詩大雅，抑之篇。

溫溫，寬柔貌。〔二九〕進，讀爲峻，高也。逢，大也。良，謂樂易也。〔三十〕儼然，矜莊之貌。壯然，不可犯之貌。祺，

吉也。安泰不憂懼之貌。蕪當爲肆，謂寬舒之貌。恢恢，廣廣，皆容衆之貌。昭昭，明顯之貌。蕩蕩，恢夷之貌。〔

三一〕儉然，自卑謙之貌。侈然，恃尊長之貌。輔然，相親附之貌。端然，不傾倚之貌。訾，同孳，柔弱之貌。洞然，恭

敬之貌。綴綴然，不乖離之貌。瞽瞽然，不敢正視之貌。〔三二〕鬼容，說學者爲鬼行之形。纒，同俛。禁，讀爲衿。

言其纓大如帶而緩也。簡連，傲慢不前之貌。填填，滿足之貌。狄讀為趨，跳躍之貌。莫讀為狃，狃，靜也。不言之貌。瞶瞶，同規規，小見之貌。瞿瞿，瞪視之貌。盡盡，極視盡物之貌。盱盱，張目之貌。〔三三〕瞞瞞，閉目之貌。瞑，視不審之貌。億億，不勉彊之貌。離離，不親事之貌。偷儒，謂苟避事之勞苦。罔，謂罔冒不畏人之言。譏詢，詈辱也。〔三四〕弟佗，未詳。或云弟靡。神禫，當為沖澹，謂其言淡薄也。〔三五〕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魯人。〔三六〕嘽與慊同，快也。謂自得之貌。

顯學篇

韓非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

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雜反之行，明主弗受也。

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主以爲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爲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一四〕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一五〕世主以爲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一六〕設不鬪爭，取不隨仇，不差囹圄，見侮不辱；〔一七〕世主以爲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議。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

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今夫與人相若也，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若也，無饑饉疾疢禍罪之殃，獨以貧

窮者，非侈則惰也。侈而惰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徵歛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惰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

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爲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以稅耕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立節參民，執操不侵，〔二五〕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爲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鬪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無私鬪，〔二六〕不可得也。

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且夫人主於聽學也，若是其言，宣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爲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爲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

澹臺子羽，〔三〕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三〕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三〕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智不充其辯。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爲悅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辯，而有華下之患；〔三〕趙任馬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三〕此二者，任辯之失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劍；〔三〕水擊鵠雁，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三〕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駑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

磐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強。〔三〕石非不大，數非不衆也，而不可謂富強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技藝之士，亦不墾而食，是地不墾，與磐石一貫也。儒俠毋軍勞而顯榮者，則民不使，與象人同事也。夫禍知磐石象人，

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爲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

故敵國之君王，雖說吾義，吾弗入貢而臣，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是故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夫嚴家無悍虜，（三）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

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爲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爲非也。恃人之爲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爲非，一國可使齊；爲治者用衆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四）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圓之木，千世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圓之木，百世無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栝之道用也。（五）雖有不恃隱栝而有自直之箭，自圓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六）而行必然之道。

今或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爲狂。夫智，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爲說人，此世之所以謂之爲狂也。謂之不能，然則是諭也。

〇〇〇 夫諭，性也；以仁義教人，是以智與壽說人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嗇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〇〇〇 故不道仁義。

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歲』。〇〇〇 千秋萬歲之聲聒耳，而語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言今之所以爲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者釋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〇〇〇 故不聽學者之言。

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爲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不擗痤則寢益。〇〇〇 剔首擗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爲酷；修刑重罰，以爲禁邪也，而以上爲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爲貪；境內教戰陣，

閱士卒，並力疾鬪，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爲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夫求聖通之士者，爲民知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濬河，而民聚瓦石；〔三〕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產存鄭，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世而求賢智，爲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爲治也。

〔一〕顯學，韓非子篇名。戰國之世，百家爭戰，然其最顯著者，莫如儒墨二家。韓非據而評之，因以名篇。

〔二〕韓非戰國末韓國之疏屬公子。其譜系及生卒年，今不可考。史記，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同學於荀卿。當時韓國削弱，韓非發憤著書，攻擊當時政府，因主極端的法治主義。韓王不能用。後秦始皇見其書，想收用之，因急攻韓。韓王使非入秦，秦王悅之，未信用。後因李斯姚賈進讒，遂收非下獄。李斯使人送藥與非，非遂死獄中。時爲秦始皇十三年，當公元前二三三年。漢志，韓非子五十五篇，今本俱存。

〔三〕荀子非十二子篇云：『第佗其冠，神禪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四〕漢書藝文志，有子思子二十三篇。〔五〕藝文志，有顏子五卷。〔六〕卽孟軻氏。〔七〕藝文志有漆雕子十三卷。

〔八〕良一作梁。仲良氏名懷，魯人。陶淵明羣輔錄八儒篇云：『仲梁氏傳樂爲道，以和陰陽；爲移風易俗之儒。』〔九〕玉海引韓子，孫上有公字。八儒篇云：『公孫氏傳易爲道，潔清精微之儒。』藝文志，有公孫尼

子二十八篇。〔十〕樂正氏，曾子弟子，名子春。〔十一〕莊子有相里勤。〔十二〕意林夫作芬山仲質云：

『相夫一作祖夫。』廣韻二十陌伯字注云：『韓子有伯夫氏，墨家流。』相當爲柏字之誤。古伯柏聲通字

同。〔十三〕見莊子天下篇。〔十四〕撓，屈也；逃，避也。〔十五〕臧獲，奴婢也。已行而無，則雖所對爲奴婢，

亦逃去也。〔十六〕卽宋鉞。藝文志有宋子八篇。〔十七〕荀子正論篇云：子宋子曰『見侮人之不辱，使

人不鬪。』〔十八〕參，猶立也。民，藏本作明。執操，執操仁義之心，而不爲人所侵也。〔十九〕距拒通同。

〔二十〕澹臺姓，子羽字，名滅明，孔子弟子。〔二一〕幾，期也。仲尼見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以爲當有君子

之德，而取爲弟子也。〔二二〕宰予，卽我，孔子弟子。〔二三〕華下卽華陽。事在秦武王三十四年，魏安釐

王四年。〔二四〕馬服卽趙括趙奔子。趙孝成王六年，廉頗將軍軍長平。七年，廉頗免而以趙括代將。秦人

圍趙括，括以軍降。卒四十萬，皆阬之長平。長平在今山西高平縣西。〔二五〕區一作歐，古區歐通用。區冶，

古善鑄劍者。治劍，必鍛必錫。青黃，劍燒色也。謂僅察劍之材料與其燒色，仍不能決劍之利鈍也。〔二六〕

伯樂，古善相馬者。發齒吻，謂開馬口而相其齒吻也。形容上當脫相字。〔二七〕象人卽俑人。孟子曰：『始

作俑者，其無後乎！謂其象人而用之也。』〔二八〕虜，奴僕也。〔二九〕不得用爲非之法，而舍待賢者之

論。〔三十〕揉曲曰隱，正方曰括。〔三一〕適然，偶然也。〔三二〕諭，一作喻。〔三三〕助，一作功。〔三

四」若汝也。〔三五〕者字與諸字通。故事也，說也。〔三六〕剔首，剃髮也。小兒宜冷頭，不剃髮，則鬱熱聚於頭，心腹冷痛矣。瘞，癰也。擗，裂而潰之也。〔三七〕聚瓦擊禹也。

要略

淮南子

夫作爲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觀終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大宗。懼爲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故多爲之辭，博爲之說。未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遊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眞，有天文，有墜形，有時則，有覽冥，有精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道應，有汜論，有詮言，有兵略，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間，有修務，有泰族也。

原道者：〔一〕盧牟六合，〔二〕混沌萬物，象太一之容，測窈冥之深，以翔虛無之軫。〔三〕託小以苞大，守約以治廣，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通其志，浩然可以大觀矣。欲一言而寤，則尊天而保眞；欲再言而通，則賤物而貴身；欲參言而究，則外物而反情。執其大指，以內洽五藏，澁滲肌膚，〔四〕被服法則，而與之終身，所以應待萬方，

覽耦百變也。〔三〕若轉丸掌中，足以自樂也。

倣真者〔四〕窮逐終始之化，羸辱有無之精，〔五〕離別萬物之變，合同死生之形；使人遺物反己，審仁義之間，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化之紀，說符玄妙之中，通廻造化之母也。〔六〕

天文者〔七〕所以和陰陽之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列星辰之行，知逆順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應，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者也。

地形者〔八〕所以窮南北之修，極東西之廣，經山陵之形，區川谷之居，明萬物之主，知生類之衆，列山淵之數，規遠近之路；使人通廻周備，不可動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

時則者：所以上因天時，下盡地力，據度行當，合諸人則形十二節，〔九〕以爲法式；終而復始，轉於無極，因循倣依，以知禍福，操舍開塞，各有龍忌，〔十〕發號施令，以時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從事。

覽冥者〔十一〕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淪無形也，純粹之入至清也，昭

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攬物引類，覽取撝掇，○二浸想宵類，○三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窘滯，決瀆壅塞，引人之意，繫之無極；乃以明物類之感，同氣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遠觀博見者也。

精神者：○四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與天合同；其血氣與雷霆風雨比類；其喜怒與晝宵寒暑並明；審死生之分，別同異之跡，節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愛養其精神，撫靜其魂魄，不以物易己，而堅守虛無之宅者也。

本經者：○五所以明大聖之德，通維初之道，埒略衰世古今之變，以褒先世之隆而貶末世之曲政也。所以使人黜耳目之聰明，精神之感動，樽流遁之觀，○六節養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

主術者：○七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責，使羣臣各盡其能也。明攝權操柄，以制羣下，提名責實，考之參伍；所以使人主秉數持要，不妄喜怒也。其數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百官條通而輻輳，各務其業，人致其功，此主術之明也。

繆稱者：〔三〕 破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略雜人間之事，總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斷短爲節，以應小具。所以曲說攻論，應感而不匱者也。

齊俗者：〔三〕 所以一羣生之短修，同九夷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萬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擘畫人事之終始者也。

道應者：〔三〕 攬掇遂事之蹤，追觀往古之跡，察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之勢者也。

汎論者：〔三〕 所以箴縷繚繚之間，攢擗睨齟之郄也。〔三〕 接徑直施，〔三〕 以推本樸，而兆見得失之變，利病之反，所以使人不妄沒於勢利，不誘惑於事態，有符矚睨，兼稽時勢之變，〔三〕 而與化推移者也。

詮言者：〔三〕 所以譬類人事之指，解喻治亂之體也。差擇微言之眇，詮以至理之文，而補縫過失之闕者也。

兵略者：〔三〕 所以明戰勝攻取之數，形機之勢，詐譎之變，體因循之道，操持後之論也。所以知戰陣分爭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堅守之非德不强也。誠明其意，進

退左右，無所失擊，危乘勢以爲資，清靜以爲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者也。

說山說林者，所以竅窳穿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貫扃萬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衆，異類殊形，以領理人之意，解墮結細，說捍搏困，而以明事埒事者也。

人間者，所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脈得失之跡，標舉終始之壇也。分別百事之微，敷陳存亡之機，使人知禍之爲福，亡之爲得，成之爲敗，利之爲害也。誠喻至意，則有以傾側偃仰世俗之間，而無傷乎讒賊螫毒者也。

修務者，所以爲人之於道未淹，味論未深，見其文辭，反之，以清靜爲常，恬淡爲本，則懈墮分學，縱欲適情，欲以儉自佚而塞於大道也。今夫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聖人無憂，和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故通而無爲也，與塞而無爲也，同其無爲則同，其所以無爲則異。故爲之浮稱流說，其所以能聽，所以使學者，孳孳以自幾也。

泰族者，橫八極，致高崇，上明三光，下和水土，經古今之道，治倫理之序，總

萬方之指，而歸之一本，以經緯治道，紀綱王事，乃原心術，理性情，以館清平之靈，澄澈神明之精，以與天和相嬰薄。所以覽五帝三王，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德形於內，以著凝天地，發起陰陽，序四時，正流方，綏之斯寧，推之斯行，乃以陶冶萬物，遊化羣生，唱而和，動而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故景星見，祥風至，黃龍下，鳳巢列樹，麟止郊野，德不內形，而行其法藉，專用制度，神祇弗應，福祥不歸，四海不賓，兆民弗化。故德形於內，治之大本，此鴻烈之泰族也。〔四〇〕

凡屬書者，所以窺道開塞，庶後世使知舉錯取舍之宜適，外與物接而不眩，內有以處神養氣，宴煬至和而已，自樂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做依。言終始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諱。言天地四時而不引譬援類，則不知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氣，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大聖之德，則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則不知小大之衰。言君事而不爲稱喻，則不知動靜之宜。言稱喻而不言俗變，則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變，而不言往事，則不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無以耦萬方。知汜論而不知詮言，則無以從容。通書文

而不知兵指，則無以應卒。已知大略而不知譬喻，則無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間，則無以應禍福。知人間而不知修務，則無以使學者勸。力欲強省其辭，覽總其要，弗曲行區入，則不足以窮道德之意。故著書二十篇，則天地之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異，各有爲語。今專言道，則無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聖人也。

今學者無聖人之才，而不爲詳說，則終身顛頓乎混溟之中，而不知覺寤乎昭明之術矣。今易之乾坤，足以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爲之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所以原測淑清之道，而攬逐萬物之祖也。

夫五音之數，不過宮商角徵羽，然而五弦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細大駕和而後可以成曲。今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獸也，具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之術則博，謂之事則淺。推之以論則無可言者。所以爲學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

夫道論至深，故多爲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衆，故博爲之說，以通其意。辭雖壇

卷連漫，絞紛遠緩，所以洮汰滌蕩至意，〔五〕使之無凝竭底滯，捲握而不散也。

夫江河之腐齒，〔四〕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盃酒白蠅漬其中，匹夫弗

嘗者，小也。誠通乎二十篇之論，睹凡得要，以通九野，徑十門，〔六〕外天地，裨山川，〔七〕

〔八〕其於逍遙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亦優遊矣。若然者，挾日月而不燠，〔九〕潤萬

物而不耗。曼兮洮兮，〔一〇〕足以覽矣。藐兮浩兮，曠曠兮可以遊矣。

文王之時，紂爲天子，賦歛無度，殺戮無止，康梁沉湎，宮中成市，〔一一〕作爲炮烙

之刑，剗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累善，〔一二〕修德行義，處岐周之間，

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一三〕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以爲天下去殘除賊，而

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一四〕

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躬擐甲冑，以伐無

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一五〕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

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間，〔一六〕

以俟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襁褓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而

欲爲亂，〔善〕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善〕敗鼓折枹，摺笏而朝，以寧靜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

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復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藁垂，〔善〕以爲民先，別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擯，濡不給扞，〔善〕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

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綫。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障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善〕

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亡歸，好色無辨，作爲路寢之臺，族鑄大鍾，〔善〕撞之庭下，郊雉皆响，〔善〕一朝用三千鍾贛，〔善〕梁丘據子家噲，導於左右。故晏

子之諫生焉。〔卷〕

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爲右，恃連與國。〔卷〕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修短生焉。

申子者，韓昭釐之佐。〔卷〕韓，晉別國也。地墪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

秦國之俗貪狼，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爲固，地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卷〕

若劉氏之書，〔卷〕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儲與扈治。〔卷〕玄眇之中，精搖靡覽，棄其畛挈。〔卷〕斟其淑靜，以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連之物，而不與

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究。〔七〕

〔一〕作鴻烈之書二十篇，略數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論其大體，故曰要略。〔二〕淮南子，漢淮南

王，劉安撰。安高祖少子長之子，嗣封爲淮南王。約生於文帝初年，當公元前一七八年左右；卒於武帝元狩

元年，當公元前一二二年。爲人好學，招致賓客方術之士，作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

仙黃白之術。都二十餘萬言，名淮南子。此書概爲大明道之書，故又曰淮南鴻烈。時武帝好藝文，甚尊重之，

賜几杖不朝。後有反謀，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自殺。〔三〕純樸，太素也；大宗，事本也。〔四〕原本也。本

道根真，包裹天地，以歷萬物，故曰原道。因以題篇。〔五〕虛牟，猶規模也。〔六〕太一之容，北極之氣，合爲

一體也。軫，道眇也。〔七〕灑，漬也。濇，不滑也。〔八〕耦，近也。〔九〕俶，始也；眞，實也。道之實，始於無有，化育

於有，故曰俶眞，因以名篇。〔十〕羸，繞匝也；埒，靡煩也。〔十一〕造化之母，元氣太一之神。〔十二〕文者，

象也。天先垂文，象日月五星，及慧孛，皆謂以譴告一人，故曰天文，因以名篇。〔十三〕紀東西南北山川藪

澤，地之所載，萬物形兆，所化育也；故曰地形，因以名篇。〔十四〕則，法也。四時寒暑，十二月之常法也；故曰

時則，因以名篇。〔十五〕一月爲人一節。〔十六〕中國以鬼神之事日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十

七〕覽觀幽冥變化之端，至精感天，通達無極；故曰覽冥，因以名篇。〔十八〕擿，取也；掇，拾也。〔十九〕浸，

微視也；宵，物似也；類，衆也。〔二十〕精者，人之氣；神者，人之守也。本其原，說其意，故曰精神，因以名篇。〔二一〕本，始也；經，常也。本經造化出於道，治亂之由，得失有常，故曰本經，因以名篇。〔二二〕樽，止也。流通，披散也。〔二三〕主，君也；術，道也。君之宰國統御臣下，五帝三王以來，無不用道而興，故曰主術也，因以名篇。〔二四〕繆，異之論，稱物假類，同之神明，以知所責，故曰繆稱，因以名篇。〔二五〕齊，一也，四字之風，世之衆理，皆混其俗，令爲一道，故曰齊俗，因以名篇。〔二六〕道之所行，物動而應，考之禍福，以知驗符也；故曰道應，因以名篇。〔二七〕博，說世間古今得失，以道爲化，大歸於一，故曰汜論，因以名篇。〔二八〕縹，綃也。緜，煞也。攤，篩也。楔，塞也。唳，齟，錯，梧也。〔二九〕施，袞也。〔三十〕睨，日暎也。曦，日行貌。〔三一〕詮，就也。就萬物之指，以言其徵事之所謂道之所依也；故曰詮言，因以名篇。〔三二〕兵，防也。防亂之萌，皆在略謀，解諭至論，用師之意也。故曰兵略，因以名篇。〔三三〕山爲道本，仁者所處，說道之旨，委積若山，故曰說山。木叢生曰林，說萬物承阜，若林之聚矣。故曰說林，因以名篇。〔三四〕搏，圓也。困，芈也。埒，兆，朕也。〔三五〕人間之事，吉凶之中，徵得失之端，反存亡之幾也。故曰人間，因以名篇。〔三六〕標，樹也。壇，場也。〔三七〕螫，音釋。蛇類及昆蟲類之含有毒腺者，用毒牙或尾針刺人，曰螫。〔三八〕修，勉務，聖人趨時，冠敝弗顧，履遺不取，必用仁義之道，以濟萬民，故曰修務，因以名篇。〔三九〕泰，言古今之道，萬物之指，族於一理，明其

所謂也，故曰泰族，因以名篇。〔四十〕鴻，大也。烈，功也。凡二十篇，總謂之鴻烈。〔四一〕周室，謂文王也。〔四二〕擗，同擗；又與措同。君去聲，拾取也。〔四三〕駕，猶加也。〔四四〕洮，汰也。〔四五〕鬻，音漬；腐肉曰鬻。〔四六〕九野，八方中央也。十門，八方上下也。〔四七〕擗，屏去也。〔四八〕挾，至也；炆，光也。〔四九〕曼，衍也。〔五十〕康梁，耽樂也；沈湎，淫酒也；成市，言集者多也。〔五一〕太王，王季，文王，武王，凡四世。〔五二〕垂，御覽作分。〔五三〕太公爲周，陳陰符兵謀。〔五四〕牧野，在今河南淇縣南。〔五五〕殯，大歛也；兩楹，堂柱之間，賓主夾之。〔五六〕蔡叔，周公弟，名度；管叔，周公兄，名鮮。祿父，紂之兄子，周封之，以爲殷後，使管蔡監之。〔五七〕桃林，今函谷以西至潼關二三百間地；又謂之桃原。〔五八〕藁，音曩；藁垂，太平御覽作藁，奮運土器。孟子有『蓋歸反藁裡而掩之』。〔五九〕擗，排去也；扞，拭也。〔六十〕管仲，名夷吾，相齊桓公，成霸業，稱仲父。著書二十四卷，原本八十六篇，今佚十篇，名管子，漢書藝文志列入道家。〔六一〕族，聚也。〔六二〕响，太平御覽作鐘。大鐘聲似雷震，雉應而响鳴也。〔六三〕鐘，十斛也；贛，賜也。一朝賜羣臣之費，三萬斛也。〔六四〕梁丘據，子家噲，皆景公嬖大夫。導，諫也。晏子，名嬰，字平仲，相齊景公，著晏子春秋。〔六五〕怙，恃連與之國。〔六六〕申子，名不害，韓人；相韓昭侯。其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申子，爲法家之祖。〔六七〕商鞅，姓公孫，名鞅，衛人，入秦，事孝公，卒定變法之令，廢井田，開阡陌，封之

於商十五邑，號爲商君。著書名商子。〔六八〕淮南王自謂也。〔六九〕儲與，猶攝業也；扈治，廣大也。〔

七十〕楚人謂精進爲精搖，靡小皆覽之。楚人謂澤濁爲眇挈。〔七一〕窕，緩也；布之天下，雖大不窕也。

論六家要旨〔一〕

司馬談〔二〕

易大傳，〔三〕「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四〕

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五〕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

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

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

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六〕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

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

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

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尙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

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

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

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

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三〕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一〕即史記太史公自敘。

〔二〕司馬談，漢陽夏人。司馬遷之父。生卒年未詳。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

楊何，習道論於黃子。武帝建元元封之間，爲太史令。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諄，乃論六家之要旨。武帝始建漢家之封，而談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遂發憤以卒。〔三〕易繫辭下：『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

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四〕六家同歸於正。然所從之道殊塗，學或有傳習省察或有

不省察者耳。〔五〕祥，善也。漢書作詳。〔六〕名家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名家知禮亦異數，

是儉也。受命不受辭，或失其真也。〔七〕老子曰：『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又曰：『知其雄，守其雌。

』是去健也。又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羨也。又曰：『不尙賢。』又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是絀

聰明也。〔八〕八位，八卦方位也。乾西北，坤西南，離南，坎北，震東，兌西，巽東南，艮東北。十二度，十二月次也。

二十四節，二十四節氣也。〔九〕以茅覆屋曰茨。采椽，採助爲椽，不刮削也。土刑，刑，盛羹之器。糲，粗米也。梁，

粟也。藿，豆葉也。〔十〕語見韓非子顯學篇。又墨子有節用節葬等篇。〔十一〕韓非子，定法篇『憲令著

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十二〕繳繞，謂煩雜纏繞，不通大體也。〔十三〕莊子天下篇：『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十四〕鄧析子無厚篇：『循名責實，君之事也；奉法宣令，臣之職也。』〔十五〕老子『道常無爲，而無不爲。』無爲者，清淨也；無不爲者，生育萬物也。〔十五〕各守其分，故易行也；幽深微妙，故難知也。〔十六〕因時之物，成法爲業。〔十七〕因其萬物之形，成度與合也。〔十八〕見鬼谷子言聖人教迹不朽滅者，順時變也。〔十九〕言因百姓之心以教，惟執其綱而已。〔二十〕聲，名也；端，猶的也；竅，空也。以言實不稱名，則請之空。〔二一〕混混，元氣神著之貌。〔二二〕聲氣者，神也；枝體者，形也。

深察名號篇論性〔一〕

董仲舒〔二〕

今世闇於性，言之者不同，胡不試反性之名？性之名，非生與如其生之自然之資謂之性。性者，質也。詰性之質，於善之名，能中之與？既不能中矣，而尙謂之質善，何哉？性之名不得離質，離質如毛，則非性已。不可察也。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璽石則後其五，言退鷁則先其六。〔三〕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五石六鷁之辭，是也。柢衆惡於內，〔四〕弗使得發

於外者，心也。故心之爲名，梠也。人之受氣，苟無惡者，心何梠哉？吾以心之名，得人之誠。人之誠有貪有仁，仁貪之氣，兩在於身。身之名取諸天，天兩有陰陽之施，身亦兩有貪仁之性。天有陰陽禁，身有情欲梠，與天道一也。是以陰之行，不得干春夏；而月之魄，常厭於日光。乍全乍傷，天之禁陰如此，安得不損其欲而輟其情以應天？天所禁而身禁之，故曰：身猶天也。禁天所禁，非禁天也。必知天性，不乘於教，終不能梠。察實以爲名，無教之時，何遽若是？

故性比於禾，善比於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爲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爲善也。善與米，人之所繼，天而成於外，非在天所爲之內也。天之所爲，有所至而止，止之內，謂之天性；止之外，謂之人事。事在性外，而性不得不成德，民之號取之，暝也，使性而已善，則何故以暝爲號？以實言者，弗扶將，則顛陷猖狂，安能善？

性有似目，目臥幽而暝，待覺而後見。當其未覺，可謂有見質，而不可謂見。今萬民之性，有其質，而未能覺。譬如暝者，待覺教之，然後善。當其未覺，可謂有善質，而不可謂善。與目之暝而覺，一概之比也。靜心徐察之，其言可見矣。性而暝之未覺，天所

爲也。效天所爲，爲之起號，故謂之民。民之爲言，固猶瞑也。隨其名號，以入其理，則得之矣。是正名號者，於天地天地之所生，謂之性情。性情相與爲一瞑，情亦性也。謂性已善，奈其情何？故聖人莫謂性善，累其名也。

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陰陽也。言人之質而無其情，猶言天之陽而無其陰也。窮論者無時受也，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性。如繭如卵，卵待覆而爲雛，繭待繅而爲絲。性教而爲善，此之謂真天。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於是爲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於天，而退受成性之教於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爲任者也。今案其眞質，而謂民性已善者，是失天意而去王任也。萬民之性苟已善，則王者受命，尙何任也？其設名不正，故棄重任而違大命，非法言也。春秋之辭，內事之待外者，從外言之。今萬民之性，待外教然後能善，善當與教，不當與性。與性則多累而不精，自成功而無賢聖，此世長者之所誤出也。非春秋爲辭之術也。不法之言，無驗之說，君子之所外，何以爲哉？或曰：『性有善端，心有善質，尙安非善！』應之曰：非也！繭有絲，而繭非絲也。卵有雛，而卵非雛也。比類率然，有何疑焉？天生民

有六經，言性者不當異，然其或曰性也善，或曰性未善，則所謂善者，各異意也。性有善端，動之愛父母，善於禽獸，則謂之善。此孟子之善，循三綱五紀，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愛，敦厚而好禮，乃可謂善。此聖人之善也。是故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常者，斯可矣。」由是觀之，聖人之謂善，未易當也。非善於禽獸，則謂之善也。使動其端，善於禽獸，則可謂之善，善奚爲弗見也？夫善於禽獸之未得爲善也，猶知於草木而不得名。知萬民之性善於禽獸而不得名，善知之名，乃取之聖。聖人之所命，天下以爲正。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以爲無王之世，不教之民，莫能當善。善之難當如此，而謂萬民之性，皆能當之過矣。質於禽獸之性，則萬民之性善矣。質於人道之善，則民性弗及也。萬民之性，善於禽獸者許之，聖人之所謂善者勿許。吾質之命性者，異孟子。孟子下質於禽獸之所爲，故曰性已善。吾上質於聖人之所善，故謂性未善。善過性，聖人過善，春秋大元，是故謹於正名。名非所始，如之何謂未善已善也？

〔一〕深察名號，董仲舒春秋繁露篇名。此篇，節其論性後段。

〔二〕董仲舒，漢廣川人。生卒年未詳。少

治春秋，下帷講授，三年不窺園。武帝時以賢良對天人三策，爲江都相。中廢爲中大夫，以言災異下獄，尋赦之。後爲膠西王相。仲舒學儒術而兼治陰陽之道者。有春秋繁露、董子文集等。〔三〕春秋隕石於宋，五六鷓退飛過宋都。事在僖十六年。〔四〕柎同集，音荏，弱貌。蓋惡強則肆見於外，故欲馴之，使無暴也。〔五〕見本注三。

藝文志諸子略

班固〔一〕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真僞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殺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

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

(天)

晏子八篇 子思二十三篇 曾子十八篇 漆雕子十二篇 宓子

十六篇 景子三篇 世子二十一篇 魏文侯六篇 李克七篇

公孫尼子二十八篇 孟子十一篇 孫卿子三十三篇 芋子

十八篇 內業十五篇 周史六弢六篇 周政六篇 周

法九篇 河間周制十八篇 調言十篇 功議四篇 寧

越一篇 王孫子一篇 公孫固一篇 李氏春秋二篇 羊子

四篇 董子一篇 侯子一篇 徐子四十二篇 魯仲連子十

四篇 平原君七篇 虞氏春秋十五篇 高祖傳十三篇

陸賈二十三篇 劉敬三篇 孝文傳十一篇 賈山人篇 太常蓼侯

孔臧十篇 賈誼五十八篇 河間獻王對上下三雍宮三篇 董仲舒百

二十三篇 兒寬九篇 公孫弘十篇 終軍八篇 吾丘壽王六篇 虞丘說

一篇 莊助四篇 臣彭四篇 鈞盾宄從李步昌八篇 儒家言十八

篇 [三] 桓寬鹽鐵論六十篇 劉向所序六十七篇 [三] 楊雄所序三十八

篇 [三]

右儒，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入「楊雄」一家，三十八篇。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 [三] 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 [三] 游文於六經之

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 [三] 為高。孔子曰：

「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

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

學寢衰，此辟儒之患。

伊尹五十一篇 [三] 太公二百三十七篇 [三] 謀八十一篇 言七十一篇

兵八十五篇 辛甲二十九篇 [三] 鬻子二十二篇 [三] 筮子八十六篇

[三] 老子鄰氏經傳四篇 [三] 老子傅氏經說三十七篇 [三] 老子徐氏經

說六篇 [三] 劉向說老子四篇 文子九篇 [三] 蜎子十三篇 [三] 關尹

子九篇 [三] 莊子五十二篇 [三] 列子八篇 [三] 老成子十八篇 長廬

[三]

子九篇 [書] 王狄子一篇 公子牟四篇 [書] 田子二十五篇 [書] 老萊子

十六篇 [書] 黔婁子四篇 [書] 宮孫子二篇 鷓冠子一篇 [書] 周訓十四篇

黃帝四經四篇 黃帝銘六篇 黃帝君臣十篇 [書] 雜黃帝五十八篇 [書]

力牧二十二篇 [書] 孫子十六篇 [書] 捷子二篇 [書] 曹羽二篇 [書]

郎中嬰齊十二篇 [書] 臣君子二篇 [書] 鄭長者一篇 [書] 楚子三篇 道

家言二篇 [書]

右道,二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 [書] 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

清虛以自寸,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禮禮仁」 [書] 易之「謙

謙」 [書] 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與仁,棄仁義,曰「猥

任清虛,可以爲治。」

宋司星子韋三篇 [書] 公禱生終始十篇 [書] 公孫發二十二篇 [書]

鄒子四十九篇 [書] 鄒子終始五十六篇 乘丘子五篇 [書] 杜文公三篇

〔考〕 黃帝泰素二十篇 〔考〕 南公三十一篇 〔考〕 容成子四十篇 張倉

十六篇 〔考〕 鄒奭子十二篇 〔考〕 閻丘子十三篇 〔考〕 馮促十三篇 〔考〕

將鉅子五篇 〔考〕 五曹官制五篇 〔考〕 周伯十一篇 〔考〕 衛侯官十二篇

〔考〕 於長天下忠臣九篇 〔考〕 公孫渾邪十五篇 〔考〕 雜陰陽二十八篇 〔考〕

右陰陽，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考〕「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

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爲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

李子三十二篇 〔考〕 商君二十九篇 〔考〕 申子六篇 〔考〕 處子九篇 慎

子四十二篇 〔考〕 韓子五十五篇 〔考〕 游棣子一篇 鬲錯三十一篇 燕

十事十篇 〔考〕 法家言二篇 〔考〕

右法，十家，二百一十七篇。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考〕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

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爲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

傷恩薄厚。

鄧析一篇 [卷]

尹文子一篇 [卷]

公孫龍子十四篇 [卷]

成公生五篇 [卷]

惠子一篇 [卷]

黃公四篇 [卷]

毛公九篇 [卷]

右名七家，三十六篇。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 [卷]

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

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詹者爲之，則苟鈎鈇析亂而已。

尹佚二篇 [卷]

田俛子三篇 [卷]

我子一篇 [卷]

隨巢子六篇 [卷]

胡非子

三篇 [卷]

墨子七十一篇 [卷]

右墨六家，八十六篇。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 [卷] 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

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
上同。 [卷] 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樂。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

親疏。

蘇子三十一篇 張子十篇 龐煖二篇 闕子一篇 國筮子

十七篇 秦零陵令信一篇 蒯子五篇 鄒陽七篇 主父偃二十

八篇 徐樂一篇 莊安一篇 待詔金馬聊蒼三篇

右從橫，十二家，百七篇。

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顯

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

長也。及邪人爲之，則上詐諉而棄其信。

孔中盤孟二十六篇 大禹三十七篇 五子胥八篇 子晚子

三十五篇 由余三篇 尉繚子二十九篇 尸子二十篇

呂氏春秋二十六篇 淮南內二十一篇 淮南外三十三篇 東

方朔二十篇 伯象先生一篇 荆軻論五篇 吳子一篇 公孫尼一篇

博士臣賢對一篇 臣說三篇 解子簿書三十五篇 推雜書八

十七篇 雜家言一篇

右雜二十家，四百三篇入兵法。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

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為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

神農二十篇 野老十七篇 宰氏十七篇 董安國十六篇

尹都尉十四篇 趙氏五篇 汜勝之十八篇 王氏六篇

蔡癸一篇

右農九家，百一十四篇。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

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為之，以為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

並耕，諄上下之序。

伊尹說二十七篇 鬻子說十九篇 周考七十六篇 青史子

五十七篇 師曠六篇 務成子十一篇 宋子十八篇

天乙三篇〔二書〕

黃帝說四十篇〔二書〕

封禪方說十八篇〔二書〕

待詔臣饒心

術二十五篇〔二書〕

待詔臣安成未央術一篇

臣壽周紀七篇〔二書〕

虞初周

說九百四十三篇〔二書〕

百家百三十九卷

右小說，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二書〕

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

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凡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出「蹴躩」一家，二十五篇。諸子十

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說蠡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

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瘡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一〕班固，字孟堅，漢扶風人。彪之子。生於光武建武八年，公元三二年；卒於和帝永元二年，公元九二年。九歲能屬文。後典校秘書，續父所著漢書，積思二十餘年，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後遷玄武司馬。明帝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後事竇憲，及憲敗，死獄中。〔二〕名嬰，諡平，相齊景公。孔子稱「善與人交。」有列傳。〔三〕名伋，孔子孫。爲魯繆公師。〔四〕名參，孔子弟子。〔五〕孔子弟子，漆雕啟後。〔六〕名不齊，字子賤，孔子弟子。〔七〕說宓子語，似其弟子。〔八〕名碩，陳人也，七十子之弟子。〔九〕子夏弟子，爲魏文侯相。〔十〕七十子之弟子。〔十一〕名軻，鄒人子思弟子，有列傳。〔十二〕名況，趙人，爲齊稷下祭酒，有列傳。〔十三〕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十四〕不知作書者。〔十五〕惠襄之間，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十六〕周時法度政教。〔十七〕法天地，立百官。〔十八〕似河間獻王所述也。〔十九〕不知作者，陳人君法度。〔二十〕不知作者，論功德事。〔二一〕中牟人爲周威王師。〔二二〕一曰巧心。〔二三〕十八章齊閔王失國，問之，固因爲陳古今成敗也。〔二四〕百章，故秦博士。〔二五〕名無心，難墨子。〔二六〕宋外黃人。〔二七〕有列傳。〔二八〕朱建也。〔二九〕虞卿也。〔三〇〕

十 高祖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三二一〕文帝所稱及詔策。〔三二二〕父聚，高祖時以功臣封臧嗣爵。

〔三三三〕難孫卿也。〔三四四〕宣帝時，數言事。〔三五五〕不知作者。〔三六六〕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三七七〕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三八八〕尚書堯典：『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周禮『地官大司徒，掌以禮教導民。』〔三九九〕湯相。〔四〇〇〕呂望，爲周師尙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爲太公術者所增加也。〔四〇一〕紂臣，七十五諫而去，周封之。〔四〇二〕名熊，爲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封爲楚祖。〔四〇三〕名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有列傳。〔四〇四〕姓李，名耳，鄰氏傳其學。〔四〇五〕述老子學。〔四〇六〕字少季，臨淮人，傳老子。〔四〇七〕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四〇八〕名淵，楚人，老子弟子。〔四〇九〕名喜，爲關吏，老子過關，喜去吏而從之。〔四一〇〕名周，宋人。〔四一一〕名圖冠，先莊子，莊子稱之。〔四一二〕楚人。〔四一三〕魏之公子也，先莊子，莊子稱之。〔四一四〕名駢，齊人，遊稷下，號『天口駢』。〔四一五〕楚人，與孔子同時。〔四一六〕齊隱士，守道不詘，威王下之。〔四一七〕楚人，居深山，以鷓爲冠。〔四一八〕起六國時，與老子相似也。〔四一九〕六國時，賢者所作。〔四二〇〕六國時所作，託之力牧，力牧黃帝相。〔四二一〕六國時。〔四二二〕齊人。〔四二三〕楚人，武帝時說於齊王。〔四二四〕武帝時。〔四二五〕蜀人。〔四二六〕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之。〔四二七〕近世，不知作者。

〔六八〕老子爲周柱下史。〔六九〕攘，古讓字。〔七十〕嘽，與謙通。〔七一〕景公之史。〔七二〕傳鄒
爽始終書。〔七三〕六國時。〔七四〕名衍，齊人，爲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七五〕六國時。
〔七六〕六國時。〔七七〕六國時，韓諸公子所作。〔七八〕六國時。〔七九〕丞相北平侯。〔八十〕齊人，
號曰「雕龍爽」。〔八一〕名快，魏人，在南公前。〔八二〕鄒人。〔八三〕六國時，先南公，南公稱之。〔
八四〕漢制，以賈誼所條。〔八五〕齊人，六國時。〔八六〕近世，不知作者。〔八七〕陰平人，近世。〔八
八〕平曲侯。〔八九〕不知作者。〔九十〕尙書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九一〕名俚，相魏文侯，富國強兵。〔九二〕名鞅，姬姓，衛後也。相秦孝公，有別傳。〔九三〕名不害，京
人。相韓昭侯，終其身，諸侯不敢侵韓。〔九四〕名到，先申韓，申韓稱之。〔九五〕名非，韓諸公子使秦，李斯
害而殺之。〔九六〕不知作者。〔九七〕不知作者。〔九八〕理治也，正也。理官猶司法之官也。〔九九〕
鄭人，與子產同時。〔一〇〇〕說齊宣王，先公孫龍。〔一〇一〕趙人。〔一〇二〕與黃公等同時。〔一
〇三〕名施，與莊子並時。〔一〇四〕名疵，爲秦博士，作歌詩，在秦時歌詩中。〔一〇五〕趙人，與公孫龍
等並遊平原君趙勝家。〔一〇六〕周禮稱春官爲禮者，掌禮儀者也。〔一〇七〕周臣，在成康時也。〔
一〇八〕先韓子。〔一〇九〕墨翟弟子。〔一一〇〕墨翟弟子。〔一一一〕名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

- 一一二 清廟周代祭祀文王之廟。左傳注：『肅然清靜，謂之清廟。』 一二三 墨子有節用節葬兼愛上賢明鬼非命尙同諸篇。 一一四 名秦，有列傳。 一一五 名儀，有列傳。 一一六 爲燕將。 一一七 難秦相李斯。 一一八 名通。 一一九 趙人，武帝時。 一二〇 周禮春官有大行人，小行人，掌聘問朝覲之事。 一二一 黃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 一二二 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 一二三 名員，春秋世爲吳將，忠直遇讒死。 一二四 齊人，好議兵，與司馬法相似。 一二五 戎人，秦穆公聘以爲大夫。 一二六 六國時。 一二七 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 一二八 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 一二九 王安。 一三〇 軻爲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馬相如等論之。 一三一 漢世，難韓子商君。 一三二 武帝時所作。 一三三 王伯，不知作者。 一三四 議官，議政之官也。管子『黃帝立明堂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間者，下聽於人也。』 一三五 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桑，道耕農事，託之神農。 一三六 六國時，在齊楚間。 一三七 不知何世。 一三八 漢代內史，不知何帝時？ 一三九 不知何時。 一四〇 不知何時。 一四一 成帝時爲議郎。 一四二 不知何時。 一四三 宣帝時以言便宜，至弘農太守。 一四四 農謂神農，稷謂后稷。神農教民播百穀，周之始祖。棄舜時爲后稷之官，掌農事，躬耕以教民，後世故稱棄爲后稷。 一四五 其語淺薄，似

依託也。〔一四六〕後世所知。〔一四七〕考周事也。〔一四八〕古史官紀事也。〔一四九〕見春秋，其言淺薄，本與此同，似因託也。〔一五〇〕稱堯問，非古語。〔一五一〕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一五二〕天乙謂湯，其言非殷時，皆依託也。〔一五三〕迂誕，依託。〔一五四〕武帝時。〔一五五〕武帝時。〔一五六〕項國，圉人，宣帝時。〔一五七〕河南人，武帝時，以方士侍郎，號黃車使者。〔一五八〕細米爲稗，碑官，猶言小官也。〔一五九〕瘡賢也。

問孔篇〔一〕

王充〔二〕

世儒學者，好信師而是古，以爲賢聖所以言皆無非，專精講習，不知難問。夫賢聖下筆造文，用意詳審，尙未可謂盡得實。況倉卒吐言，安能皆是？不能皆是，時人不知難，或是而意沈難見，時人不知問。案賢聖之言，上下多相違，其文前後多相伐者。世之學者，不能知也。

論者皆云：『孔問之徒，七十子之才，勝今之儒。』此言妄也。彼見孔子爲師，聖人傳道，必授異才，故謂之殊。夫古人之才，今人之才也。今謂之英傑，古以爲聖神，故謂七十子歷世希有。使當今有孔子之師，則斯世學者，皆顏閔之徒也。使無孔子，則

七十子之徒，今之儒生也。何以驗之？以學於孔子，不能極問也。聖人之言，不能盡解，說道陳義，不能輒形。不能輒形，宜問以發之；不能盡解，宜難以極之。臯陶陳道，帝舜之前，淺略未極，禹問難之，淺言復深，略指復分。蓋起問難，此說激而深切，觸而著明也。孔子笑子游之絃歌，子游引前言以距孔子。自今案《論語》之文，孔子之言，多若笑絃歌之辭，弟子寡若子游之難。故孔子之言，遂結不解。以七十子不能難，世之儒生，不能實道是非也。

凡學問之法，不爲無才，難於距師，核道實義，證定是非也。問難之道，非必對聖人及生時也。世之解說說人者，非必須聖人教告乃敢言也。苟有不曉解之問，超難孔子，何傷於義？誠有傳聖業之知，伐孔子之說，何逆於理？謂問孔子之言，難其不解之文，世間弘才大知生能答問解難之人，必將賢吾世間難問之言是非。

『孟懿子問孝。子曰：「毋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毋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問曰：孔子之言「毋違」「毋違」者，禮也。孝子亦當先意承志，不當違親之欲。孔子言

「毋違」不言違禮。懿子聽孔子之言，獨不爲嫌於無違志乎？樊遲問「何謂」孔
子乃言「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使樊遲不問，「毋違」之說，遂不
可知也。懿子之才，不過樊遲，故論語篇中不見言行。樊遲不曉，懿子必能曉哉？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武伯善憂父母，故曰「唯其
疾之憂。」武伯憂親，懿子違禮，攻其短。答武伯云：「父母惟其疾之憂。」對懿子亦
宜言「唯水火之變乃違禮。」周公告小材勅，大材略。子游之大材也，孔子告之勅，
懿子小材也，告之反略。違周公之志，攻懿子之短，失道理之宜。弟子不難，何哉？如以
懿子權尊，不敢極言，則其對武伯，亦宜但言「毋憂」而已。俱孟氏子也，權尊鈞同，
形武伯而略懿子，未曉其故也。使孔子對懿子極言毋違禮，何害之有？專魯莫過季
氏，譏八佾之舞庭，刺太山之旅祭，不懼季氏增邑不隱諱之害，獨畏答懿子極言之
罪，何哉？且問孝者非一，皆有御者，對懿子言，不但心服臆肯，故告樊遲。

「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
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言人當由道義得，不當苟取也，當守節安貧，不當

妄去也。夫言不以其道，得富貴不居，可也，不以其道得貧賤，如何？富貴願可去，去貧賤何之？去貧賤，得富貴也，不得富貴，不去貧賤。如謂得富貴不以其道，則不去貧賤邪？則所得富貴，不得貧賤也。貧賤何故當言得之！願當言『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去之，則不去也。』當言去，不當言得。得者，施於得之也。今去之，安得言得乎？獨富貴當言得耳。何者，得富貴，乃去貧賤也。是則以道去貧賤如何？修身行道，仕得爵祿富貴，得爵祿富貴，則去貧賤矣。不以其道去貧賤如何？毒苦貧賤，起爲奸盜，積聚貨財，擅相官秩，是爲不以其道。七十子既不問，世之學者，亦不知難。使此言意不解而文不分，是謂孔子不能吐辭也。使此言意結文又不解，是孔子相示未形悉也。弟子不問，世俗不難，何哉？

『孔子曰：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問曰：『孔子妻公冶長者，何據見哉？據年三十可妻邪？見其行賢可妻也。如據其年三十，不宜稱在縲紲；如見其行賢，亦不宜稱在縲紲。何則？諸入孔子門者，皆有善行，故稱備徒役。徒役之中無妻，則妻之耳，不須稱也。如徒役之中多無妻，公冶長尤賢，故獨妻』

之。則其稱之，宜列其行，不宜言其在縲綫也。何則？世間彊受非辜者多，未必盡賢人也。恒人見枉，衆多非一。必以非辜爲孔子所妻，則是孔子不妻賢，妻寃也。案孔子之稱公冶長，有非辜之言，無行能之文。實不賢，孔子妻之，非也；實賢，孔子稱之，不具，亦非也。誠似妻南容云：『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具稱之矣。

『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汝，俱不如也。』是賢顏淵，試以問子貢也。問曰：孔子所以教者，禮讓也。『子路爲國以禮，其言不讓，孔子非之。』使子貢實愈顏淵，孔子問之，猶曰：『不如。』使實不及，亦曰：『不如。』非失對欺師，禮讓之言，宜謙卑也。今孔子出言欲何趣哉？使孔子知顏淵愈子貢，則不須問子貢；使孔子實不知以問子貢，子貢謙讓亦不能知；使孔子徒欲表善顏淵，稱顏淵賢，門人莫及，於名多矣，何須問於子貢？子曰：『賢哉回也。』又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三章皆直稱，不以他人激，至是一章，獨以子貢激之，何哉？或曰：『欲抑子貢也。當此之時，子貢之名，凌顏淵之上，孔子恐』

子貢志驕意溢，故抑之也。』夫名在顏淵之上，當時所爲，非子貢求勝之也，實子貢之知何如哉？使顏淵才在己上，己自服之，不須抑也。使子貢不能自知，孔子雖言，將謂孔子徒欲抑己。由此言之，問與不問，無能抑揚。

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彫也，糞土之墻，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四）是惡宰予之晝寢。問曰：晝寢之惡也，小惡也，朽木糞土，敗毀不可復成之物，大惡也。責小過以大惡，安能服人？使宰我性不善如朽木糞土，不宜得入孔子之門，序在四科之列；使性善，孔子惡之，惡之太甚，過也。人之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孔子疾宰予，可謂甚矣。使下愚之人，涉耐罪之獄，吏令以大辟之罪，必冤而怨邪，將服而自咎也。使宰我愚，則與涉耐罪之人同志；使宰我賢，知孔子責人，幾微自改矣。明文以識之，流言以過之，以其言示端，而已自改。自改不在言之輕重，在宰予能更與否。春秋之義，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褒毫毛以巨大，以巨大貶纖介。觀春秋之義，肯是之乎？不是則宰我不受，不受則孔子之言棄矣。聖人之言，與文相副。言出於口，文立於策，俱發於心，其實一也。孔子作春秋，不貶小以大，其非宰予也，以大惡細。文語相違，服人如

何？『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一〕蓋起宰予晝寢，更知人之術也。問曰：人之晝寢，安足以毀行？毀行之人，晝夜不臥，安足以成善？以晝寢而觀人善惡，能得其實乎？案宰予在孔子之門，序於四科，列在賜上。如性情怠不可彫琢，何以致此？使宰我以晝寢自致此才，復過人遠矣。如未成就自謂已足，不能自知。知不明耳，非行惡也。曉勅而已，無爲改術也。如自知未足，倦極晝寢，是精神索也。精神索，至於死亡，豈徒寢哉！且論人之法，取其行則棄其言，取其言則棄其行。今宰予雖無力行，有言語，用言令行，缺有一槩矣。今孔子起宰予晝寢，聽其言，觀其行，言行相應，則謂之賢。是孔子備取人也。『毋求備於一人』之義，何所施？

『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二〕子文曾舉楚子玉代己位而伐宋，以百乘敗而喪其衆。不知如此，安得爲仁。問曰：『子文舉子玉，不知人也，智與仁不相干也。有不知之性，何妨爲仁之行？五常之道，仁義禮

智信也。五者各別，不相須而成。故有智人，有仁人者；有禮人，有義人者。人有信者，未必智，智者未必仁，仁者未必禮，禮者未必義。子文智蔽於子玉，其仁何毀？謂仁，焉得不可！且忠者，厚也；厚人，仁矣。孔子曰：『觀過斯知仁矣。』〔七〕子文有仁之實矣，孔子謂忠非仁，是謂父母非二親，配匹非夫婦也。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八〕夫顏淵所以死者，審何用哉？今自以短命，猶伯牛之有疾也。人生受命皆全，當潔，今有惡疾，故曰無命。人生皆當受天長命，今得短命，亦宜曰無命。如天有短長，則亦有善惡矣。言顏淵短命，則宜言伯牛惡命，言伯牛無命，則宜言顏淵無命。一死一病，皆痛云命。所稟不異，文語不同，未曉其故也！

『哀公問孔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今也則亡。不遷怒，不貳過。」何也？」曰：「并攻哀公之性遷怒貳過故也。因其問則并以對之，兼以攻上之短，不犯其罰。問曰：「康子亦問好學，孔子亦對之以顏淵。康子亦有短，何不并對以攻

康子？康子，非聖人也，操行猶有所失，成事，康子患盜，『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五〕由此言之，康子以欲爲短也。不攻何哉？

〔天〕

『孔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子曰：『予所鄙者，』〔六〕天厭之！天厭之！』〔七〕南子衛靈公夫人也，聘孔子，子路不說，謂孔子淫亂也。孔子解之曰：『我所爲鄙陋者，天厭殺我！』至誠自誓，不負子路也。問曰：孔子自解，安能解乎？使世人有鄙陋之行，天曾厭殺之，可引以誓，子路聞之，可信以解。今未曾有爲天所厭者也，曰：『天厭之，』子路肯信之乎？行事雷擊殺人，水火燒溺人，牆屋壓填人，如曰：『雷擊殺我，水火燒溺我，牆屋壓填我，』子路頗信之，今引未曾有之禍以自誓於子路，子路安肯曉解而信之！行事適有臥厭不悟者，謂此爲天所厭耶？案諸臥厭不寤者，未皆爲鄙陋也。子路入道雖淺，猶知事之實。事非實，孔子以誓，子路必不解矣。孔子稱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若此者，人之死生自有長短，不在操行善惡也。成事，顏淵蚤死，孔子謂之『短命。』由此知短命天死之人必有邪行也。子路入道雖淺，聞孔子之言，知死生之實，孔子誓以『予所鄙者，天厭之！』獨不爲子路言夫子惟命未當死，天

安得厭殺之乎？若此誓子路以『天厭之』終不見信，則孔子自解，終不解也。尚書曰：『毋若丹朱敖，惟慢游是好。』謂帝舜勅禹，毋子不肖子也。重天命，恐禹私其子，故引丹朱以勅戒之。禹曰：『予娶若時，辛壬癸甲，聞呱呱而泣，予弗子。』陳已行事，以往推來，以見卜隱，效已，不敢私不肖子也。不曰『天厭之』者，知俗人誓好引天也。孔子爲子路行所疑，不引行事效，已不鄙而云『天厭之』，是與俗人解嫌，引天祝詛，何以異乎？

『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夫子自傷不王也。已王致太平，太平則鳳鳥至，河出圖矣。今不得王，故瑞應不至，悲心自傷，故曰：『吾已矣夫。』』
問曰：鳳鳥河圖，審何據始起？始起之時，鳥圖未至。如據太平，太平之帝，未必常致鳳鳥與河圖也。五帝三王，皆致太平，案其瑞應，不皆爲鳳皇必然之瑞。於太平，鳳皇爲未必然之應，孔子，聖人也，思未必然以自傷，終不應矣。或曰：『孔子不自傷不得王也，傷時無明王，故已不用也。鳳鳥河圖，明王之瑞也，瑞應不至，時無明王，明王不存，已遂不用矣。』夫致瑞應，何以致之？任賢使能，治定功成，則瑞應至矣。瑞應至後，亦

是僞言也。『君子於言，無所苟矣。』如知其陋，苟欲自遂，此子路對孔子以子羔也。『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社稷焉，有人民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三〕子路知其不可，苟對自遂，孔子惡之，比夫佞者。孔子亦知其不可，苟應或人，孔子子路，皆以佞也。

『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四〕何謂不受命乎？說曰：『受當富之命，自以術知數億中時也。』夫人富貴，在天命乎？在人知也。如在天命，知術求之不能得；如在人，孔子何爲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夫謂富不受而自知術得之，貴亦可不受命而自以努力求之。世無不受貴命而自得貴，亦知無不受富命而自得富者。成事，孔子不得富貴矣，周流應聘，行說諸侯，智窮策困，還定詩書，望絕無異，稱『已矣夫！』自知無貴命，周流無補益也。孔子知己不受貴命，周流求之不能得，而謂賜不受富命而以術知得富，言行相違，未曉其故。

或曰：『欲攻子貢之短也。子貢不好道德而徒好貨殖，故攻其短，欲令窮服而更其行節。』夫攻子貢之短，可言賜不好道德而貨殖焉，何必立不受命，與前言『

富貴在天』相違反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此言人將起，天與之輔；人將廢，天奪其佑。孔子有四友，欲因而起。顏淵早夭，故曰：『天喪予！』問曰：顏淵之死，孔子不王，天奪之邪？不幸短命，自爲死也。如短命不幸，不得不死，孔子雖王，猶不得生。』輔之於人，猶杖之扶疾也。人有病，須杖而行。如斬杖本得短，可謂天使病人不得行乎？如能起行，杖短能使之長乎？夫顏淵之短命，猶杖之短度也。且孔子言『天喪予』者，以顏淵賢也。案賢者在世，未必爲輔也。夫賢者未必爲輔，猶聖人未必受命也。爲帝有不聖，爲輔有不賢。何則？祿命骨法與才異也。由此言之，顏淵生未必爲輔，其死未必有喪。孔子云『天喪予！』何據見哉？且天不使孔子王者，本意如何？本稟性命之時，不使之王邪？將使之王復中悔之也。如本不使之王，顏淵死何喪！如本使之王，復中悔之，此王無骨法，便宜自在天也。且本何善所見而使之王，後何惡所聞中悔不命？天神論議，誤不諦也。

孔子之衛，過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

之喪，未有所脫驂，脫驂於舊館，毋乃已重乎？』孔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孔子脫驂以賻舊館者，惡情不副禮也。副情而行禮，情起而恩動，禮情相應，君子行之。『顏淵死，子哭之慟。門人曰：『子慟矣！』』『吾非斯人之慟而誰爲？』』『』夫慟哀之至也。哭顏淵慟者，殊之衆徒，哀痛之甚也。死有棺無槨，『顏路請車以爲之槨。』孔子不予。『爲大夫不可以徒行也。』弔舊館，脫驂以賻，惡涕無從，哭顏淵慟，請車不與，使慟無副。豈涕與慟殊，馬與車異邪？於彼則禮情相副，於此則恩義不稱，未曉孔子爲禮之意。『孔子曰：『鯉也死，有棺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槨。』』』『』鯉之恩深於顏淵，鯉死無槨，大夫之儀不可徒行也。鯉，子也，顏淵，他姓也。子死且不禮，況其禮他姓之人乎？曰：是蓋孔子實恩之效也。副情於舊館，不稱恩於子，豈以前爲士，後爲大夫哉？如前爲士，士乘二馬，如爲大夫，大夫乘三馬。大夫不可去車徒行，何不截賣兩馬以爲槨，乘其一乎？爲士時乘二馬，截一以賻舊館，今亦何不截其二以副恩，乘一以解不徒行乎？不脫馬以賻舊館，未必亂制，葬子有棺無槨，廢禮傷法。孔子重賻舊人之恩，輕廢葬子之禮，此

禮得於他人，制失親子也。然則孔子不粥車以爲鯉，擲何以解於貪官好仕，恐無車而自云：「君子殺身以成仁，何難退位以成禮？」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三）信最重也。問使治國無食，民餓棄禮義，禮義棄，信安所立？傳曰：「倉廩實，和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今言去食，信安得成？「春秋之時，戰國饑餓，易子而食，拊骸而炊，口饑不食，不暇顧恩義也。夫父子之恩，信矣。饑餓棄信，以子爲食。孔子教子貢去食存信，如何？夫去信存食，雖不欲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雖欲爲信，信不立矣。」子適衛，冉子僕。子曰：「庶矣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四）語冉子先富而後教之，教子貢去食而存信，食與富何別？信與教何異？二子殊教，所尚不同，孔子爲國，意何定哉？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曰：『夫子何爲乎？』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

能也。」使者出。孔子曰：「使乎！使乎！」（三）非之也。說論語者曰：「非之者，非其代人謙也。」夫孔子之問使者曰：「夫子何爲！」問所治爲，非問操行也。如孔子之問也，使者宜對曰：「夫子爲某事，治某政。」今反言：「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何以知其對不失指，孔子非之也？且實，孔子何以非使者，非其代人謙之乎？其非乎對失指也，所非猶有一實。不明其過，而徒云「使乎！使乎！」後世疑惑，不知使者所以爲過。韓子曰：「書約則弟子辯。」孔子之言使乎，何其約也？或曰：「春秋之義也，爲賢者諱；蘧伯玉賢，故諱其使者。」夫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伯玉不賢，故所使過也。春秋之義，爲賢者諱，亦貶纖介之惡。今不非而諱，貶纖介，安所施哉？使孔子爲伯玉諱，宜默而已。揚言曰：「使乎！使乎！」時人皆知孔子之非也。出言如此，何益於諱？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有是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也。」（三）子路引孔

子往時所言以非孔子也。往前孔子出此言，欲令弟子法而行之。子路引之以諫，孔子曉之，不曰『前言戲若非而不可行』而曰『有是言』者，審有當行之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孔子言此言者，能解子路難乎？『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解之，宜佛肸未為不善，尙猶可入。而曰『堅磨而不磷，白涅而不淄』如孔子之言，有堅白之行者，可以入之。君子之行，軟而易汙，何以獨不入也？孔子不飲盜泉之水，曾子不入勝母之閭，避惡去汙，不以義恥辱名也。盜泉勝母有空名而孔曾恥之，佛肸有惡實而子欲往，不飲盜泉，是則欲對佛肸非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枉道食篡畔之祿，所謂『浮雲』者非也。或權時欲行道也？即權時行道，子路難之，當云『行道不言食』。『有權時以行道，無權時以求食。』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自比以『匏瓜』者，言人當仕而食祿，我非匏瓜繫而不食，非子路也。』孔子之言，不解子路之難，子路難孔子，豈孔子不當仕也哉？當擇善國而入之也。孔子自比匏瓜，孔子欲安食也。且孔子之言，何其鄙也！何彼仕爲食哉！君子不宜言也。匏瓜繫而不食，亦繫而不仕等也。距子路，可云『吾豈

匏瓜也哉，繫而不仕也。』今吾繫而不食，孔子之仕，不爲行道，徒求食也。人之仕也，主貪祿也，禮義之言，爲行道也，猶人之娶也，主爲欲也，禮義之言，爲供親也。仕而直言食，娶可直言欲乎！孔子之言，解情而無依違之意，不假義理之名，是則俗人非君子也。儒者說孔子周流，應聘不濟，閔道不行，失孔子情矣。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用我，吾其爲東周乎？』言爲東周，欲行道也。公山佛肸俱畔者，行道於公山，求食於佛肸，孔子之言無定趨也。言無定趨，則行無常務矣。周流不用，豈獨有以乎？陽貨欲見之不見，呼之仕不仕，何其清也！公山佛肸召之欲往，何其濁也！公山弗擾與陽虎俱畔，執季桓子，二人同惡，呼召禮等，獨對公山，不見陽虎，豈公山尙可，陽虎不可乎？子路難公山之召，孔子宜解以尙及佛肸未甚惡之狀也。

〔一〕節論衡。王充據論語反復駁辯，因名問孔。

〔二〕王充字仲任，漢上虞人。生於新莽建國元年，公

元九年；卒於和帝永元二年，公元九十年。師事班彪，不守章句之學。家貧無書，嘗游洛陽書肆，閱所欲購書，一覓卽能記憶。後仕爲郡功曹，以數諫不合，去，閉門潛思，牆壁著刀尺。著論衡八十五篇，晚年著性書十六

篇。〔三〕見論語爲政篇。〔四〕同注三。〔五〕見里仁篇。〔六〕姪同好。〔七〕見公冶長篇。〔八〕同注七。〔九〕同注七。〔十〕見先進篇。〔十一〕見雍也篇。〔十二〕見爲政篇。〔十三〕見雍也篇。〔十四〕見公冶長篇與語助辭。〔十五〕同上注。〔十六〕同上注。〔十七〕見里仁篇。〔十八〕見雍也篇。〔十九〕見顏淵篇。〔二十〕鄙一作否。〔二十一〕見雍也篇。〔二十二〕見子罕篇。〔二十三〕注同上。〔二十四〕見先進篇。〔二十五〕注同上。〔二十六〕注同上。〔二十七〕見先進篇。〔二十八〕注同上。〔二十九〕見顏淵篇。〔三十〕見子路篇。〔三十一〕見衛靈公篇。〔三十二〕見陽貨篇。〔三十三〕注同前。

崇有論〔一〕

裴頠〔二〕

夫總混羣本，宗極之道也。方以族異，庶類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體也。化感錯綜，理迹之原也。夫本而爲族，則所本者偏。偏無自足，故憑乎外資。是以生而可尋，所謂理也。理之所體，所謂有也。有之所須，所謂資也。資之攸合，所謂宜也。擇乎厥宜，所謂情也。識智既授，雖出處異業，默語殊塗。所以寶生存宜，其情一也。衆理并而無害，故貴賤形焉。得失由乎所接，故吉凶兆焉。是以賢人君子，知欲不可絕，而接物有會。觀乎往復，稽中定務。惟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勞而後饗。居以仁順，守

以恭儉，卒以忠信，行以敬讓，志無盈求，事無過用，乃可濟乎！故大建厥極，綏理羣生，訓物垂範，於是乎在。斯則聖人爲政之由也。

若乃淫抗陵肆，則危害萌矣。故欲衍則速患，情佚則怨博，擅恣則興攻，專利則延寇，可謂以厚生而失生者也。悠悠之徒，駭乎若茲之釁，而尋艱爭所緣，察夫偏質有弊，而覩簡損之善，遂闡貴無之議，而建賤有之論。賤有則必外形，外形則必遺制，遺制則必忽防，忽防則必忘禮，禮制弗存，則無以爲政矣。衆之從上，猶水之居器也。故兆庶之情，信於所習，習則心服其業，業服則謂之理。然是以君子必慎所教，班其政刑一切之務，分宅百姓，各授四職。能令稟命者，不肅而安，忽然忘異，莫有遷志。況於據在三之尊，言懷所隆之情，敦以爲訓者哉！斯乃昏明所階，不可不審。

夫盈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過用可節，而未可謂無貴也。蓋有講言之具者，深列有形之故，盛稱空無之美。形極之故有徵，空無之義難檢；辨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足惑。衆聽眩焉，溺其成說。雖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於所狎，因卑虛無之理，誠不可。蓋唱而有和，多往弗反，遂薄綜之務，賤功烈之用，高浮遊之業，卑經實之賢。

人情所殉，篤夫名利。於是文者衍其辭，訥者讚其旨，染其衆也。是以立言籍其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司，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禮，而忽容止之表，瀆棄長幼之序，混漫貴賤之級。其甚者至於裸裎，言笑忘宜，不以惜爲弘，士行又虧矣。

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摭穢雜之弊，甄舉盡一之義，有以令人釋然自夷。合於《易》之損謙艮節之旨；而靜一守本，無虛無之謂也。損艮之屬，蓋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爲禮守本無也。觀老子之書，雖博有所經，而云有生於無，以虛爲主，偏立一家之辭，豈有以而然哉？

人之既生，以保生爲全，全之所階，以順感爲務。若味近以虧業，則沈溺之變興；懷末以忘本，則天理之真滅。故動之所交，存亡之會也。夫有非有，於無非無，於無非無，於有非有。是以申縱播之累，而著貴無之文，將以絕所非之盈謬，存大善之中節。收流遁於既過，反證正於胸懷，宜其以無爲辭，而旨在全有。故其辭曰：『以爲文不足。』若斯則是所寄之塗，一方之言也。若謂至理信以無爲宗，則偏而害當矣。先賢

達識，以非所滯，示之深論。惟班固著難，未足拆其情；孫卿楊雄，大體仰之，猶偏有所許。而虛無之言，日以廣衍，衆家扇起，各列其說。上及造化，下被萬事，莫不貴無。所存僉同，情以衆固。乃號凡有之理，皆義之卑者，薄而鄙焉。辯論人倫，及經明之業，遂易門肆，願用矍然！身其所懷而攻者盈集，或以爲一時口言。有客幸過，咸見命著文，擿列虛無不允之徵，若未能每事釋正，則無家之義，弗可奪也。願退而思之，雖君子宅情，無求於顯，及其立言，在乎達旨而已。然去聖久遠，異同紛糾，苟稍有彷彿，所以崇濟先典，扶明大業，有益於時，則惟患言之不能，焉得靜默？及未舉一隅，略示所存而已哉！

夫至無者，無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體有，則有遺而生虧矣。生有以爲己分，則虛無是有之所謂遺者也。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衆，非無爲之所能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謂心爲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泉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隕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審投弦餌之用，非

無知之所能覽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

(天)

〔一〕魏晉之世，玄風太盛；學者好向虛無，時俗流於浮薄。何晏阮籍素有高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至王衍之徒，聲譽太甚，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效，風教陵遲。裴頠乃著崇有論，以釋其蔽。

〔二〕裴裳，字逸民，晉聞喜人。生於武帝秦始皇元年，公元二六五年；卒於惠帝永康九年，公元二九九年。爲人弘雅有遠識。惠帝時爲國子祭酒，兼右軍將軍。以誅楊駿功封武昌侯。奏修國學，刻石寫經。累進尙書左僕射，專任門下事。後爲趙王倫所害，追謚成。

〔三〕三，謂父師君，最尊敬者也。國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

至理

葛洪

抱朴子曰：微妙難識，疑惑者衆。吾聰明豈能過人哉？適偶有所偏解，鶴知夜半，燕知戊己，而未必達於他事也。有以校驗知長生之可得，僊人之無種耳。夫道之妙者，不可盡書，而其近者，又不足可說。昔庚桑胥，文子董顏，勤苦彌久，及受大訣，良有以也。夫圓首含氣，孰不樂生而畏死哉？然榮華勢利，誘其意，素顏玉膚，惑其目，清商流徵，亂其耳，愛惡利害，攪其神，功名聲譽，束其體，此皆不召而自來，不學而

已成。自非受命應仙，窮理獨見，識變通於常事之外，運清鑒於玄漠之域，寤身名之親疎，悼過隙之電者；豈能棄交修賒，抑遺嗜好，割目下之近欲，修難成之遠功哉？

夫有因無而生焉，形須神而立焉。有者，無之宮也；形者，神之宅也。故譬之於堤，堤壞則水不留矣。方之於燭，燭糜則火不居矣。形勞則神散，氣竭則命終。根竭枝繁，則青青去木矣；氣疲欲勝，則精靈離身矣。夫逝者無反期，既朽無生理。達道之士，良可悲矣；輕璧重陰，豈不有以哉！

故山林養性之家，遺俗得意之徒，比崇高於贅疣，方萬物乎蟬翼。豈苟爲大言而強薄世事哉！誠其所見者了，故棄之如忘耳。是以遐棲幽遁，韜鱗掩藻，退欲視之目，遣損明之色，杜思音之耳，遠亂聽之聲。滌除玄覽，守雌抱一，一專氣致柔，鎮以恬素。遣歡戚之邪情，外得失之榮辱，割厚生之臘毒，謚多言之樞機。反聽而後所聞徹，內視而後見無朕，養靈根於玄鈞，除誘暴於接物，削斤淺務，御以愉懽，爲乎無爲，以全天理。爾乃咀吸寶華，浴神太清，外除五曜，內守九精。堅玉鑰於命門，結北極於黃庭，引三景於明堂，飛元始以鍊形。味靈液於金梁，長驅白而留青，凝澄泉於丹田，引

沈珠於五城，瑤鼎俯爨，藻禽仰鳴，瑰華擢穎，天鹿吐瓊。懷重規於絳宮，潛九光於洞房，宴雲蒼鬱而連天，長谷湛而交經。履躡乾兌，招呼六丁，坐臥紫房，咀吸金英。噤噤秋芝，朱華翠莖，玉晶珍膏，溶溢霄零。治饑止渴，體輕故能。策風雲以騰虛，並混溘而永生也。

然梁塵之盈尺，非可求之漏刻，山霤洞徹，非可致之寸晷。夫得之者甚希而隱，不成者至多而顯。世人不能知其隱者，而但見其顯者，故謂天下果無其僊道也。

抱朴子曰：防堅則水無漉棄之費，脂多則火無寢曜之患。龍泉以靡割常利，斤斧以日用速弊。隱雪以違暖經夏，藏冰以居深過暑。單帛以裏鏡不灼，凡卉以偏覆越冬。泥壤易消者也，而陶之爲瓦，則與二儀齊其久焉。柞柳速朽者也，而燔之爲炭，則可億載而不敗焉。轅豚以優畜晚卒，良馬以陟峻早斃。寒蟲以通己倍壽，南林以處溫長茂。接煞氣則雕瘁於凝霜，值陽和則鬱藹而條秀。物類一也，而榮枯異功。豈有秋收之常限，冬藏之定例哉！

人之受命，死生之期，未若草木之於寒天也。而延養之理，補救之方，非徒溫煖

之爲淺益也。久視之效，何爲不然而世人守近習隘，以僊道爲虛誕，謂黃老爲妄言，不亦惜哉！夫愚人乃不肯信湯藥鍼艾，況深於此者乎？皆曰：『俞跗扁鵲秦緩倉公之流，^①必能治病，何不勿死？』又云：『富貴之家，豈乏醫術，而更不壽，是命有自然也。』及責如此之人，令信神僊，是使牛緣木馬逐鳥也。

抱朴子曰：召魂小丹，三使之丸，及五英八石，小小之藥。或立消堅冰，或入水自浮，能斷絕鬼神，禳卻虎豹。破積聚於腑臟，殲二豎於膏肓，起猝死於委尸，返驚魂於既逝。夫此皆丸藥也，猶能令已死者復生；則彼上藥也，何爲不能令生者不死乎？越人救太子於既殞，胡巫活絕氣之蘇武，淳于能解臚以理腦，^②華佗能刳腹以滌腸。^③此醫家之薄伎，猶能若是；豈況神仙之道，何所不爲！

夫人所以死者，諸欲所損也，百病所害也，毒惡所中也，邪氣所傷也，風冷所犯也。今導引行氣，還精補腦，食飲有度，興居有節，將服藥物，思神守一，柱天禁戒，帶佩符印；傷生之徒，一切遠之，如此則通可以免此六害。今醫家通明腎氣之丸，內補五絡之散，骨填枸杞之煎，黃耆建中之湯；將服之者，皆致肥丁，漆葉青蘘，凡弊之草，樊

阿服之，得壽二百歲，而耳目聰明，猶能持鍼以治病。此近代之實事，良史所記注者也。又云：有吳普者，從華佗，受五禽之戲，以代導引，猶得百餘歲。此皆藥術之至淺，尙能如此，況於用其妙者耶？

今語俗人云：理中四順，可以救霍亂，款冬紫苑，可以治欬逆，萑蘆貫衆之煞九蟲，當歸芍藥之止絞痛，秦膠獨活之除八風，菖蒲乾薑之止痺濕，菟絲蓯蓉之補虛乏，甘遂葶歷之逐痰癖，括樓黃連之愈消渴，薺芫甘草之解百毒，蘆如益熱之護衆創，（二〇）麻黃大青之主傷寒，俗人猶爲不然也。寧煞生請福，分著問崇，不肯信良醫之攻病，及用巫史之紛若。況乎告之以金丹可以度世，芝英可以延年哉！

昔留侯張良，吐出奇策，一代無有，知慮所及，非淺近人也，而猶謂不死可得者也。其聰明智用，非皆不逮世人，而曰：『吾將棄人間之事，以從赤松遊耳。』遂修導引，絕穀一年，規輕舉之道，坐呂后逼蹴，從求安太子之計，良不得已，爲書致四皓之策，果如其言。呂后德之，而逼令強食之，故令其道不成耳。按孔安國秘記云：『良得黃石公不死之法，不但兵法而已。』又云：『良本師四皓，用里先生，綺里季之徒，皆

僊人也。良悉從受其神方，雖爲呂后所強飲食，尋復修行僊道，密自度世，但世人不知，故云其死耳。』如孔安國之言，則良爲得僊也。又漢丞相張蒼，偶得小術，吮婦人乳汁，得一百八歲。此蓋道之薄者，而蒼爲之，得中壽之三倍，況於備行諸祕法，何爲不得長生乎！此事見於漢書，非空言也。

抱朴子曰：服藥雖爲長生之本，若能兼行氣者，其益甚速。若不能得藥，但行氣而盡其理者，亦得數百歲。然又宜知房中之術。所以爾者，不知陰陽之術，屢爲勞損，則行氣難得力也。夫人在氣中，氣在人中，自天地至於萬物，無不須氣以生者也。善行氣者，內以養身，外以卻惡，然百姓日用而不知焉。吳越有禁咒之法，甚有明效，多烝耳知之者，二二可以入大疫之中，與病人同牀，而已不染。又以羣從數十人，皆使無所畏，此是烝可以禳天災也。或有邪魅山精，侵犯人家，以瓦石擲人，以火燒人屋舍。或形現往來，或但聞其聲音言語。而善禁者，以烝禁之，皆卽絕。此是烝可以禁鬼神也。入山林多溪毒蝮蛇之地，凡人暫經過，無不中傷。而善禁者，以烝禁之，能辟方數十里，而伴侶皆使無爲害者。又能禁虎豹及蛇虺，皆悉令伏不能起。以烝禁金瘡，

血卽登止。又能續骨連筋。以炆禁白刃，則可蹈之不傷，刺之不入。若人爲蛇虺所中，以炆禁之，則立愈。近世左慈趙明等，以炆禁水，水爲之逆流一二丈。又於茅屋上然火煮食，食熟而茅屋不燋。又以大釘釘柱，入七八寸，以炆吹之，釘卽涌射而出。又以炆禁沸湯，以百許錢投中，令一人手探攙取錢，而手不灼爛。禁水著中庭，露之大寒不冰。又能禁一里中炊者，盡不得熟。禁犬令不得吠。

昔吳遣賀將軍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皆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射，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智有才思，乃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能禁吾兵者，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棒，選異力精卒五千人爲先登，盡足搭彼山賊，賊恃其善禁者，了不能備。於是官軍以白棒擊之，大破彼賊，禁者果不復行，所打煞者乃萬計。夫炆出於形，用之其效至此，何疑不可絕穀治病延年養性乎？

仲長公理者，才達之士也，著昌言，亦論行炆可以不饑不病云。吾始未之信也，至於爲之者，盡乃然矣。養性之方，若此至約，而吾未之能也，豈不以心馳於世務，思

銳於人事哉！他人之不能者，又必與吾同此疾也。

昔有名師，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學之，不逮而師死。燕君怒其死者，將加誅焉。諫者曰：『夫所憂者，莫過乎死，所重者莫急乎生。彼自喪其生，亦安能令吾君不死也？』君乃不誅。則此固爲良諫矣，然亦非至當之論。彼有不死之方，若吾所聞行悉之法，則彼說師之死者，未必不知道也。直不能棄世事而爲之，故雖知之而無益耳，非無不死之法者也。又云：河南密縣有卜成者，學道經久，乃與家人辭去。見其行步稍高，遂入雲中不復見。此所謂舉形輕飛，白日昇天，僊之上者也。陳元方，韓元長，皆潁川之高士也，與密相近，二君所以信天下之有僊者，蓋各以其父祖及見卜成者成僊昇天故也。此則又有僊之一證也。

〔一〕抱朴子內篇名。所言皆求長生之至理，因以名篇。〔二〕葛洪，字稚川，晉句容人。生於魏正始六

年，公元二四五年，卒未詳。初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固辭不就，聞交趾出丹砂，求爲句漏令。攜子姪以往，乃止羅浮山煉丹。丹成，尸解。所著書言黃白之事，曰內篇。其餘駁雜通釋，曰外篇。自稱抱朴子，因以名書。內篇二十，外篇五十。餘所著神仙傳，集思傳，肘後方，及碑誄詩賦雜文，共數百卷。〔三〕鶴知夜半，墨子禽子問

曰：『多言有益乎？』對曰：『蝦蟆日夜鳴，口乾而人不聽。鶴雖時夜鳴，而天下振動，多言何益乎？』燕知戊己未詳。〔四〕庚桑，卽庚桑楚。一作亢倉，一作亢桑。周人居畏壘之山，有亢桑子九篇。史記，周爲書如畏壘。亢桑子之屬，皆空言無事實。〔文子，一本作文字，疑譌。〕董字，一本作董字，疑譌。若文子爲文字，董顏爲董顏，則宜『昔庚桑胼胝文字』一讀，『董顏勤苦彌久』一讀，不通。〔五〕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又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氣。』又曰：『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六〕龍泉，劍名，又名龍淵。〔七〕俞跗，扁鵲，秦緩，古之良醫。倉公漢人。〔八〕淳于意，卽倉公，精脈理，善醫術。〔九〕華佗，後漢人。精方藥，鍼灸之術。〔十〕未詳。〔十一〕疑句有脫字。〔十二〕左慈，後漢人。明六甲神術。嘗在曹操坐。操顧衆賓，欲得松江鱸魚。慈因求銅盤貯水，釣之得魚。後操欲殺之，慈卻入壁中，不知所在。趙明未詳。〔十三〕賀將軍，卽三國吳賀齊。〔十四〕後漢，仲長統，字公理。〔十五〕說師二字疑衍。

九流

劉勰

儒者晏嬰子思，孟軻，荀卿之類也。順陰陽之性，明教化之本，遊心於六藝，留情於五常，厚葬文服，重樂有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尊敬其道。然而薄者，流廣文繁，難可窮究也。

道者鬻熊老聃關尹莊周之類也。〔一〕以空虛爲本，清淨爲心，謙挹爲德。〔二〕卑弱爲行。居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裁成宇宙，不見其跡。亭毒萬物。〔三〕不有其功。然而薄者全棄忠孝，杜絕仁義，專任清虛，欲以爲治也。

陰陽者，子韋，鄒衍，桑邱，南父之類也。〔四〕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受民時。範三光之度，隨四時之運，知五行之性，通八風之氣。〔五〕以厚主民，以爲政治，然而薄者，則拘於禁忌，溺於術數也。

名者宋鉞，尹文，惠施，公孫捷之類也。〔六〕其道主名，『名不順則言不順。』故定尊卑，正名分，愛乎尙儉，禁攻寢兵。故作華山之冠。〔七〕以表均平之製。則寬宥之說，以示區分。然而薄者，捐本就末，分析明辯，苟飾華辭也。

法者慎到，李悝，韓非，商鞅之類也。〔八〕其術在於明罰，討陣整法，誘善懲惡，俾順軌度，以爲治本。然而薄者，削仁廢義，專任刑法，風俗刻薄，嚴而少恩也。

墨者尹佚，墨翟，禽滑胡，非之類也。〔九〕儉嗇，謙愛，尙賢，右鬼，非命，薄葬，無服，不怒，俳鬪。〔一〇〕然而薄者，其道太促，儉而難遵也。

縱橫者闕子龐煖蘇秦張儀之類也。〔二六〕其術本於行仁，譯二國之情，弭戰爭之患。受命不受辭，因事而制權。安危扶傾，轉禍就福。然而薄者，則苟尙華詐，而棄忠信也。

雜者孔甲尉繚尸佼淮南之類也。〔二七〕明陰陽，通道德，兼儒墨，合名法，苞縱橫，納農植，觸類取與，不拘一緒。然而薄者，則蕪穢蔓衍，無所係心也。

農者神農野老宰氏范勝之類也。〔二八〕其術在於務農，廣爲墾闢，播厥百穀，國有盈儲，家有蓄積，倉廩充實，則禮義生焉。然而薄者，若使王族與庶人並耕於野，無尊卑之別，失君臣之序也。

觀此九家之學，雖旨有深淺，辭有詳略，偕僞形反，流分乖隔。然皆同其妙理，俱會治道。跡雖有殊，歸趣無異。猶五行相滅，亦還相生；四氣相反，而共成歲。溜澗殊源，

〔二九〕同歸於海；宮商異聲，俱會於樂。夷惠同操，〔三〇〕齊蹤爲賢。二子殊行，等迹爲仁。道者元化爲本，儒者德教爲宗。九流之中，二化爲最。夫道以無爲化世，儒以六藝濟俗。無爲以清虛爲心，六藝以禮教爲訓。若以教行於大同，則邪僞萌生；使無爲

化於成康，則氛亂競起。何者？澆淳時異，則風化應殊；古今乖舛，則正教宜隔。以此觀之，儒教雖非得真之說，然茲教可以導物。道家雖爲達情之論，而違禮復不可以救弊。今治世之賢，宜以禮教爲先；嘉遁之士，應以無爲是務。則操業俱遂，而身名兩全也。

〔一〕錄新論。內容闡論九家要旨，因以名篇。

〔二〕劉勰，字彥和，梁莒人，生卒年不可考。家貧好學，依

沙門居處，積十餘年，遂博通經論。後爲步兵校尉。昭明太子好文學，深愛接之。後與慧震撰經定林寺，求出家，改名慧地。未幾卒，有文集，及新論。所撰文心雕龍，論古今文體及文工拙，頗得文理。

〔三〕見班固藝文

志諸子略儒家。

〔四〕儒家重禮樂，言命。

〔五〕見諸子略道家。

〔六〕挹與抑通。

〔七〕老子曰：『亭之

毒之。』

〔八〕見諸子略陰陽家。

〔九〕淮南子，八風，東北曰炎風，東方曰條風，東南曰景風，南曰巨風，西

南曰涼風，西方曰飈風，西北曰麗風，北方曰寒風。

〔十〕見諸子略名家。

〔十一〕見莊子天下篇注三十

五。〔十二〕見諸子略法家。

〔十三〕見諸子略墨家。

〔十四〕俳與非通。

〔十五〕見諸子略縱橫家。

〔十六〕見諸子略雜家。

〔十七〕見諸子略農家。

〔十八〕淄澠二水名，皆在山東。二水味異，合則難辨。

〔十九〕伯夷爲聖之清，柳下惠爲聖之和。

〔二十〕周之成康，稱至治之世。

神滅論(答曹舍人并啓)
詔

范 縝

(天)

「難曰：形非卽神也，神非卽形也。是合而爲用者也。而合非卽也。」答曰：若合而爲用者，明不合則無用。如蛭駘相資，廢一則不可。此乃是滅神之精據，而非存神之雅決。子意本欲請戰，而定爲我援兵耶？

「難曰：昔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秦穆公七日乃寤，并神遊於帝所，帝賜之鈞天廣樂；此形留而神逝者乎？」答曰：趙簡子之上賓，秦穆之遊上帝。既云耳聽鈞天，居然口嘗百味，亦可身安廣廈，目悅玄黃。或復披文繡之衣，控如龍之轡。故知神之須待，既不殊人。四肢七竅，每與形等。隻翼不可以適遠，故不比不飛；神無所闕，何故憑形以自立？

「難曰：若如論旨，形滅則神滅者，斯形之與神，應如影響之必俱也。然形既病焉，則神亦病也。何以形不知人，神獨遊帝所？」答曰：若如來意，便是形病而神不病也。今傷之則痛，是形痛而神不痛也。惱之則憂，是形憂而神不憂也。憂慮痛廢，形已得之。如此何用勞神於無事耶？

「難曰：『其寐也魂交，』故神遊於蝴蝶，卽形與神分也。『其覺也形開，蘧蘧然周也。』」卽形與神合也。」答曰：此難可謂窮辯，未可謂窮理也。子謂神遊蝴蝶，是真作飛蟲耶？若然者，或夢爲牛，則負人轅軸。或夢爲馬，則入人跨下。明日應有死牛死馬，而無其物，何也？又腸繞閻門，此人卽死，豈有遺其肝肺而可以生哉？又日月麗天，廣輪千里，無容下從匹婦，近入懷神；夢幻虛假，有自來矣。一旦實之，良足偉也。明結想霄，坐周天海，神昏於內，妄見異物。豈莊生實亂南園，趙簡真登閻闔耶？外弟蕭琛，亦以夢爲文句，甚悉，想就取視也。」

「難曰：延陵竈子而言曰：『骨肉歸復於土，而魂氣無不之也，』斯卽形亡而神不亡也。」答曰：人之生也，資氣於天，稟形於地，是以形銷於下，氣滅於上。氣滅於上，故言無不之。無不之者，不測之辭耳。豈必其有神與知耶？

「難曰：今論所云，皆情言也，而非聖旨，請舉經記以證聖人之教。」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若形神俱滅，復誰配天乎？復誰配帝乎？」答曰：若均是聖達，本自無教。教之所設，實在黔首。黔首之情，常貴生

而賤死。死而有靈，則長畏敬之心；死而無知，則生慢易之意。聖人知其若此，故廟祧壇墀以篤其誠心，召肆筵授几以全其罔已尊祖以窮郊天之敬，嚴父以配明堂之享。且忠信之人，寄心有地；強梁之子，茲焉是懼。所以聲教照於上，風俗淳於下，用此道也。故經云：爲之宗廟，以鬼享之。言用鬼神之道，致茲孝享也。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明厲其追遠，不可朝死夕亡也。子貢問死而有知。仲尼云：『吾欲言死而有知，則孝子輕生以殉死。吾欲言死而無知，則不孝之子棄而不葬。』子路問事鬼神。夫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適言以鬼享之，何故不許其事耶？死而有知，輕生以殉，是也。何故不明言其有，而作此悠漫以答耶？研求其義，死而無知，亦已審矣。宗廟郊社，皆聖人之教迹。彝倫之道，不可得而廢耳。

『難曰：且無神而爲有神。宣尼云：『天可欺乎？今稷無神矣，而以稷配。』斯是周曰其欺天乎？既其欺天，又其欺人。斯是聖人之教以欺妄。以欺妄爲教，何達孝子之心，厲渝薄之意哉？』答曰：夫聖人者，顯仁藏用，窮神盡變，故曰：聖達節而賢守節也。寧可求之罽筌，召局以言教。夫欺者，謂傷化敗俗，導人非道耳。苟可以安上治民，

移風易俗；三光明於上，黔黎悅於下，何欺妄之有乎？請問湯放桀，武伐紂，是弑君非耶？而孟子云：『聞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子不責聖人放弑之迹，而勤勤於郊稷之妄乎？郊丘明堂，乃是儒家之淵府也。而非形神之滯義，當如此何耶？

『難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云云。答曰：此義未通而自釋，不復費辭於無用。禮記有斯言多矣。近寫此條，小恨未周耶？

思文啟：始得范縝答神滅論，猶執先迷。思文試料其理致，衝其四證，謹冒奏聞。但思文情識愚淺，無以析其鋒銳。仰塵聖鑒，伏追震悚，謹啓。

詔答具一二，縝既背經以起義，乖理以致談。滅聖難以聖責，乖理難以理詰。如此，則言語之論，略成可息。

〔一〕錄弘明集。佛教西來，始於東漢，降及齊梁，風靡天下。梁武帝好之尤深，信佛者莫不以身死神不滅爲論。獨范縝作神滅論難之。曹思文、蕭琛等作難神滅論以駁范縝，一時和者甚衆。梁武帝有敕答臣下

神滅論。沈約又有難范縝神滅論。神滅一事，殆成一當時思想之中心問題，抑亦中國學術思想史上之一公案也。〔二〕范縝，字子真，梁舞陰人。生卒年未詳。爲人博學沉思，好危言高論。仕齊爲尚書殿中郎，入梁

以晉安太守遷，尚書左丞坐事徙廣州還，爲國子博士卒。有文集。〔三〕蛩音叩，駘音巨，皆獸名。孔叢子：「北方有獸名蟹，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蛩。蛩，駘虛二獸，見人來，必負蟹以走。二獸非愛蟹也，爲其得甘草以遺之；蟹非愛獸也，爲其假足也。」〔四〕「其寐也魂交。」見莊子齊物論。〔五〕輶，音舟，車輶也。大車謂之輶，兵車田乘車謂之輶。閭門，吳都門。吳后夢腸出繞閭門。〔六〕窆，音砭，葬下棺也。〔七〕罽，音善，除地以祭也。書曰：「三壇同罽。」〔八〕罽，音題，兔網也。罽，音全，取魚竹器。王弼周易略例：「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罽者，所以得魚，得魚而忘罽也。」蹄，罽，通假。

難神滅論并序〔一〕

蕭琛〔二〕

內兄范子縝，著神滅論，以明無佛。自謂辯摧衆口，日服千人。予意猶有惑焉。聊欲薄其稽疑，詢其未悟。論至今所持者形神，所訟者精理。若乃春秋孝享，爲之宗廟，則以爲聖人神道設教，立禮防患。杜伯關弓，伯有被介。〔三〕復謂天地之間，自有怪物，非人死爲鬼。如此便不得詰以詩書，校以往事。唯可於形神之中，辨其離合，脫形神一體，存滅罔異。則范子奮揚蹈厲，金湯邈然。如靈質分途，興毀區別，則予尅敵得儁，能事畢矣。又予雖明有佛，而體佛不與俗同爾。兼陳本意，係之論左焉。

問曰：『子云神滅，何以知其滅耶？』答曰：『神卽形也，形卽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

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卽事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卽，非所聞也。』答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

難曰：『今論形神合體，則應有不離之證。而直云『神卽形，形卽神，形之與神，不得相異。』此辨而無徵，有乖篤喻矣。予今據夢以驗形神不得共體。當人寢時，其形是無知之物，而有見焉；此神遊之所接也。神不孤立，必憑形器；猶人不露處，須有居室。但形器是穢闇之質，居室是蔽塞之地；神反形內，則其識微昏；昏故以見爲夢。人歸室中，則其神暫壅；壅故以明爲昧。夫人或夢上騰玄虛，遠適萬里，若非神行，便是形往耶。形既不往，神又弗離，復焉得如此？若謂是想所見者，及其安寐，身似僵木，氣若寒灰；呼之不聞，撫之無覺。既云神與形均，則是表裏俱勸；既不外接聲音，寧能內興思想？此卽形靜神馳，斷可知矣。又疑凡所夢者，或反中詭遇；或理所不容；

或先覺未兆；〔三〕或假借象類；〔四〕或卽事所無；〔五〕或乍驗乍否；〔六〕此皆神化茫渺，幽明不測。易以約通，難用理檢。若不許以神遊，必宜求諸形內。恐塊爾潛靈，外絕覲覲，雖復扶以六夢，〔七〕濟以想因，理亦不得然也。」

問曰：「神故非質，形故非用，不得爲異，其義安在？」答曰：「名殊而體一也。」

問曰：「名旣已殊，體何得一？」答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刃，形之於用，猶刃之於利。利之名非刃也，刃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刃，捨刃無利；未聞刃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

難曰：「夫刃之有利，砥礪之功，故能水截蛟螭，陸斷兕虎。若窮力盡用，必摧其鋒鏘，化成鈍刃。如此，則利滅而刃存，卽是神亡而形在。何云捨利無刃，名殊而體一耶？刃旣不俱滅，形神則不共亡。雖能近取譬，理實乖矣。」

問曰：「刃之與利，或如來說。形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旣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豈非木有其一，人有其二耶？」答曰：「異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爲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爲神，則可如來論也。今人

之質，質有知也，木之質，質無知也；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在有如木之質，而復有異木之知？」

問曰：「人之質所以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答曰：「人無無知之質，猶木無有有知之形。」

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知之質耶？」答曰：「是無知之質也。」

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矣。」答曰：「死者有如木之質，而無異木之知；生者有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

問曰：「死者之骨骼，非生者之形骸耶？」答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

問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死者之骨骼，則應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骼從何而至？」答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為死者之骨骼也。」

問曰：「生者之形骸，雖變為死者之骨骼，豈不因生而有死，則知死體猶生體也。」答曰：「如因榮木變為枯木，枯木之質，寧是榮木之體？」

問曰：「榮體變爲枯體，枯體卽是榮體。如絲體變爲縷體，縷體卽是絲體，有何咎焉！」答曰：「若枯卽是榮，榮卽是枯，則應榮時彫零，枯時結實。又榮木不應變爲枯木，以榮卽是枯，故枯無所復變也。又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先榮後枯何耶？絲縷同時，不得爲喻。」

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何故方受死形，絲歷未已耶？」答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夫歛而生者，二二必歛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歛而生者，飄驟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歛有漸，物之理也。」

難曰：「論云：人之質有知也，木之質無知也。豈不以人識涼燠知痛癢，養之則生，傷之則死耶？夫木亦然矣。當春則榮，在秋則悴，樹之必生，拔之必死。何謂無知？今人之質，猶如木也，神留則形立，神去則形廢。立也卽是榮木，廢也卽是枯木。子何以辨此非神知，而謂質有知乎？凡萬有皆以神知，無以質知者也。但草木昆蟲之性，裁覺榮悴生死，二三生民之識，則通安危利害，何謂非有如木之質以爲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爲神耶？此則形神有二，居可別也。但木稟陰陽之偏氣，人含一靈之精照，其

識或同，其神則異矣。骨骼形骸之論，死生授受之說，義既前定，事又不經，安用曲辨哉！

問曰：「形卽神者，手等亦是神耶？」答曰：「皆是神分。」

問曰：「若皆是神分，神應能慮，手等亦應能慮也。」答曰：「手等有痛癢之知，而無是非之慮。」

問曰：「知之與慮，爲一爲異？」答曰：「知卽是慮。淺則爲知，深則爲慮。」

問曰：「若爾，應有二慮。慮卽有二，神有二乎？」答曰：「人體唯一，神何得二？」

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癢之知，而復有是非之慮？」答曰：「如手足雖異，總爲一人。是非痛癢，雖復有異，亦總爲一神矣。」

問曰：「是非之慮，不關手足，當關何也？」答曰：「是非之慮，心器所主。」

問曰：「心器是五臟之心非耶？」答曰：「是也。」

問曰：「五臟有何殊別？而心獨有是非之慮？」答曰：「七竅亦復何殊，而所用不均，何也？」

問曰：「慮思無方，何以知是心器所主？」答曰：「心病則思乖，是以知心爲慮本。」

問曰：「何知不寄在眼等分中耶？」答曰：「若慮可寄於眼分，眼何故不寄於耳分？」

問曰：「慮體無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自有本，不假寄於他分。」答曰：「眼何故有本，而慮無本？苟無本於我形，而可遍寄於異地，亦可張甲之情，寄王乙之軀，李丙之性，託趙丁之體，然乎哉！不然也！」

難曰：「論云：『形神不殊，手等皆是神分。』此則神以形爲體，體全卽神全，體傷卽神缺矣。神者何？識慮也。今人或斷手足，殘肌膚，而智思不亂，猶孫臏別趾，兵略愈明；膚浮解腕，儒道方謚。此神與形離，形傷神不害之切證也。但神任智以役物，託器以通照。視聽香味，各有所憑，而思識歸乎心器。譬如人之有宅，東閣延賢，南軒引景，北牖招風，西櫺映月。主人端居中霽，以收四事之用焉。若如來論，口鼻耳目，各有神分，一目病，卽視神毀，二目應俱盲矣。一耳疾，卽聽神傷，兩耳俱應聾矣。今則不然，

是知神以爲器，非以爲體也。又云：「心爲慮本，慮不可寄之他分。」若在於口眼耳鼻，斯論然也。若在於他心，則不然矣。耳鼻雖共此體，不可以相雜。以其所司不同器，器用各異也。他心雖在彼形，而可得相涉，以其神理均妙，識慮齊功也。故書稱「啟爾心，沃朕心。」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齊桓師管仲之謀，漢祖用張良之策，是皆本之於我形，寄之於他分。何云張甲之情，不可託王乙之軀，李丙之性，勿得寄趙丁之體乎？」

問曰：「聖人之形，猶凡人之形，而有凡聖之殊，故知形神異矣。」答曰：「不然，金之精者能照，穢者不能照；能照之精金，寧有不照之穢質？又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八彩重瞳，勛華之容；龍顏馬口，軒嶧之狀；此形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七竅并列；伯約之膽，其大如拳；此心器之殊也。是以知聖人區分，每絕常品。非惟道革羣生，乃亦形超萬有。凡聖均體，所未敢安。」

問曰：「子云：聖人之形，必異於凡。敢問陽貨類仲尼，項籍似虞帝，舜

項孔陽，智革形同，其故何耶？』答曰：『珉似玉而非玉，鷓類鳳而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爾。項陽貌似而非實，以心器不均，雖貌無益也。』

問曰：『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聖人圓極，理無有二。而立且殊姿，陽文異狀，神不係色，於此益明。』答曰：『聖與聖同，同於聖器，而器不必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楚和，〔一〕等價連城；麟騶盜驪，俱致千里。』

問曰：『形神不二，既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然。敢問：經云「爲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答曰：『聖人之教然也，所以從孝子之心，而厲淪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謂矣。』

問曰：『伯有被甲。』〔二〕彭生豕見。〔三〕墳素著其事，寧是設教而已耶？』答曰：

『妖怪茫茫，或存或亡，強死者衆，不皆爲鬼。彭生伯有，何獨能然？乍人乍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問曰：『易稱「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鬼一車。」其義云何？』答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別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別也。人滅而爲鬼，鬼滅而爲人，則吾未知也。』

難曰：『論云：「豈有賢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今陽貨類仲尼，項籍似帝舜，卽是凡人之神，託聖人之體也。珉玉鵬鳳，不得爲喩。今珉自名珉，玉實名玉，鵬號鷦鷯，鳳曰神鳳，名旣殊稱，貌亦爽實。今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非有珉玉二名，唯覩重瞳相類。又有女蝸蛇軀，臯陶馬口，非直聖神入於凡器，遂乃託於蟲畜之體。此形神殊別，明暗不同，茲益昭顯也。若形神爲一，理絕前因者，則聖應誕聖，賢必產賢，勇怯愚智，悉類其本。旣形神之所陶甄，一氣之所孕育，不得有堯睿朱嚚，瞽頑舜聖矣。論又云：「聖同聖器，而器不必同；猶馬殊毛而齊逸。」今毛復是逸器耶？馬有同毛色而異駑駿者，如此，則毛非逸相，由體無聖器矣。人形骸無凡聖之別，而有貞脆之異。故遐靈棲於遠質，促神寓乎近體，唯斯而已耳。向所云聖人之體指，直語丘舜之形，不言器有聖智，非矛盾之說，勿近於此惑也。』

問曰：『知此神滅，有何利用？』答曰：『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趣僧，破產以趨佛，而不恤親戚，不憐窮匱者，何耶？良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圭撮涉於貧友，三吝情動於顏色。千鐘委於

富僧，歡懷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稔之期，三三友無遺秉之報。務施不關周給，立德必於在已。又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以虛誕之詞，欣以兜率之樂。三三故捨逢掖，襲橫衣，廢俎豆，列餅鉢。家家棄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至使兵挫於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於惰游，貨殫於土木。所以姦宄佛勝，三三頌聲尙權，惟此之故也。其流莫已，其病無垠。三三若知陶甌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悅爾而無。來也不禦，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壟畝，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也；蠶以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爲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爲己，可以爲人，可以匡國，可以伯君，用此道也。』

難曰：『佛之有無，寄於神理存滅，既有往論，且欲略言。今指辨其損益，語其利害，以弼夫子過正之談。子云釋氏蠹俗傷化，費貨損役，此惑者爲之，非佛之尤也。佛之立教，本以好生惡殺，修善務施。好生非止欲繁育鳥獸，以人靈爲重；惡殺豈可得緩宥逋逃，以哀矜斷察。修善不必瞻丈六之形，以忠信爲上；務施不苟使殫財土木，以周給爲美。若悉絕嗣續，則必法種不傳，如並起浮圖，又亦播殖無地。凡人且猶知

之，況我慈氏，寧樂爾乎？今守株桑門，迷瞽俗士，見寒者不施之短褐，遇餒者不錫以糠豆，而競聚無識之僧，爭造衆多之佛。親戚棄而弗眄，祭祀廢而弗修。良繒碎於刹上，丹金糜於塔下。而謂爲福田，期以報業。此並體佛未深，解法不妙，雖呼佛爲佛，豈曉歸佛之旨？號僧爲僧，寧達依僧之意？此亦神不降福，予無取焉。夫六家之術，各有流弊。儒失於僻，墨失於蔽，法失於峻，名失於訐。咸由祖述者失其傳，以致泥溺。今子不以僻蔽誅孔墨，峻訐責韓鄧，而獨罪我如來，貶茲正覺，是忿風濤而毀舟楫也。今悖逆之人，無賴之子，上罔君親，下虐僮類。或不忌明憲，而乍懼幽司。憚閻羅之猛，畏牛頭之酷。遂悔其穢惡，化而遷善，此佛之益也。又罪福之理，不應殊於世教，背乎人情。若有事君以忠，奉親唯孝，與朋友信，如斯人者，猶以一眚掩德，蔑而棄之；裁犯蟲魚，陷於地獄，斯必不然矣。夫忠莫踰於伊尹，孝莫尙乎曾參；若伊公宰一畜以膳湯，曾子烹隻禽以養黠，而皆同趨炎鑊，俱赴鋒樹。是則大功沒於小過，奉上反於惠下。昔彌子矯駕，猶以義弘免戮。嗚呼！曾謂靈匠不如衛君乎？故知此爲忍人之防，而非仁人之誠也。若能鑿彼流宕，躋不在佛。觀此禍福，識悟教誘，思息末

以尊本，不拔本以拯末，念忘我以弘法，不後法以利我。則雖曰未佛，吾必謂之佛矣。

〔一〕錄弘明集。

〔二〕蕭琛，字彥瑜，梁南蘭陵人。生於宋順帝昇明二年，公元四七八年；卒於梁武帝

中大通二年，公元五三零年。爲人有才辯。武帝在西邸，與琛有舊。天監中，累遷平西長史，江夏太守，特進金

紫光祿大夫。卒，諡平。有漢書文府，齊梁拾遺及文集。

〔三〕墨子曰：『周宣王殺杜伯不以罪。後宣王田於

圃，見杜伯執弓矢，射宣王伏弑而死。』

〔四〕趙簡子夢童子裸歌。可吳入鄒。晉小臣夢負公登天，而負公

出諸廁之類是也。

〔五〕呂巒夢射月中之。吳后夢腸出，繞閭門之類是也。

〔六〕呂姜夢天，名其子曰虞。

曹人夢衆君子謀欲亡曹之類是也。

〔七〕蔡茂夢禾失爲秩，王濬夢三刀爲舟之類也。

〔八〕胡人夢舟，

越人夢騎之類是也。

〔九〕殷宗夢得傅說，漢文夢獲鄧通，驗也。否事衆多，不復具載。

〔十〕周禮以日月

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正夢，二噩夢，三思夢，四寤夢，五喜夢，六懼夢。

〔十一〕歛歛本字，音忽，忽也，疾也。張

衡思玄賦：『歛神化而蟬脫』

〔十二〕裁，料也，斷決也。

勛華，謂堯舜也。

尙書『堯曰放勳』『舜曰重

華』

〔十四〕軒皞，謂軒轅皞辛也。〔十五〕姜維，字伯約。諸葛亮卒，維繼領其衆。後鄧艾破蜀，鍾會陰懷

異圖，維欲殺會，以復蜀土。值將士作亂，殺會，并格殺維。剖其胆，大如斗。

〔十六〕陽貨之貌似孔子。〔十

七]舜目重瞳，項籍亦重瞳。 [十八]晉有隨棘之寶，楚有卡和之璧。 [十九]伯有，鄭穆公庶子公子去疾孫，名良霄。爲卿嗜酒。欲使公孫黑如楚，不肯，將強之，黑怒，攻而殺之。羊肆死而爲厲，殺駟帶及公孫段。子產立其子良止爲大夫，以嗣其後，乃止。 [二十]未詳。 [二一]圭撮，量名。漢書：『量多少者，不失圭撮。』 [二二]稌，音徒，稷稻也。詩『豐年多黍多稌。』 [二三]兜率，天上宮名。 [二四]宄，音軌，姦也。 [二五]垠，音銀，界限也。 [二六]瞽，音茂，目不明貌。 [二七]眚，音省，目病生翳也。 [二八]彌子瑕，衛靈公之嬖大夫。衛國法，竊駕君車者，罪刑。彌子瑕母病，矯駕君車以出。公聞而賢之，曰：『孝哉！』又從游果園，食桃而甘，以半啖君。公曰：『愛我哉！』及色衰愛弛，得罪於公。公曰：『是固嘗矯駕吾車，而嘗啗我以餘桃。』數其罪而黜之。

難范縝神滅論_二

沈約_三

來論云：『形卽是神，神卽是形。』又云：『人體是一，故神不得二。』若如雅論，此二物不得相離，則七竅百體，無處非神矣。七竅之用既異，百體所營不一，神亦隨事而應，則其名亦應隨事而改。神者對形之名，而形中之形，各有其用，則應神中之神，亦應各有其名矣。今舉形則有四肢百體之異，屈指聽受之別；各有其名，各有其

用，言神唯有一名，而用分百體，此深所未了也。若形與神對，片不可差，何則形之名多，神之名寡也？

若如來論，七尺之神，神則無處非形，形則無處非神矣。刀則唯刃，猶利非刃，則不受利名。故刀是舉體之稱，利是一處之目。刀之與利，既不同矣，形之與神，豈可妄合耶？又昔日之刀，今鑄爲劍，劍利卽是刀利，而刀形非劍形，於利之用弗改，而質之形已移。與夫前生爲甲，後生則丙，天人之道或異，往識之神猶傳。與夫劍之爲刀，刀之爲劍，有何異哉？又一刀之質分爲刀，形已分矣，而各有其利。今取一牛之身而剖之爲兩，則飲齧之生卽謝，任重之用不分。又何得以刀之爲利，譬形之與神耶？

來論謂刀之與利，卽形之有神，刀則舉體是一利，形則舉體是一神。神用於體，則有耳目手足之別；手之用不爲足用，耳之用不爲眼用，而利之爲用，無所不可；亦可斷蛟虵，亦可截鴻雁。非一處偏可割東陵之瓜，一處偏可割南山之竹。若謂利之爲用，亦可得分，則足可以執物，眼可以聽聲矣。若謂刀背亦有利，兩邊亦有利，但未鍛而銛之耳。利若遍施四方，則利體無處復立，形方形直，並不得施利，利之爲用，正

存一邊毫毛處耳。神之與形，舉體若合，又安得同乎？刀若舉體是利，神用隨體則分；若使刀之與利，其理若一，則胛下亦可安眼，背上亦可施鼻，可乎不可也？若此譬爲盡耶？則不盡；若謂本不盡耶？則不可以爲譬也。若形卽是神，神卽是形，二者相資，理無偏謝，則神亡之日，形亦應消。而今有知之神亡，無知之形在，此則神本非形，形本非神，又不可得強令如一也。若謂總百體之質謂之形，總百體之用謂之神，今百體各有其分，則眼是眼形，耳是耳形，眼形非耳形，耳形非眼形，則形亦隨百體而分。則眼有眼神，耳有耳神，耳神非眼神，眼神非耳神也。而偏枯之體，其半已謝，已謝之半，事同木石，譬彼僵尸，永年不朽。此半同滅，半神旣滅，半體猶存，形神俱謝，彌所駭惕。若夫二負之尸，經億載而不毀，單開之體，尙餘質於羅浮。神形若合，則此二士不應神滅而形存也。

來論又云：『歟而生者歟而滅者，漸而生者漸而滅者。』請借子之衝，以攻子之城。謂死者之形骸，始乎無知而至於朽爛也。若然則形之與神，本爲一物。形旣病矣，神亦告病。形旣謝矣，神亦云謝。漸之爲用，應與神俱。形以始亡，未朽爲漸；神獨不

得以始末爲漸耶？

來論又云：『生者之形骸，變爲死者之骨骼。』案如來論，生之神明，生之形骸，既化爲骨骼矣。明生之神明，獨不隨形而化乎？若附形而化，則應與形同體。若形骸即是骨骼，則死之神明，不得異生之神明矣。向所謂死，定自未死也。若形骸非骨骼，則生神化爲死神。生神化爲死神，卽是三世。安謂其不滅哉？神若隨形，形既無知矣。形既無知，神本無質。無知便是神亡，神亡而形在，又不經。通若形雖無知，神尙有知。形神既不得異，則向之死形翻復，非枯木矣。

〔一〕錄廣弘明集。

〔二〕沈約，字休文，梁武康人。生於宋文帝元嘉十八年，公元四四一年，卒於梁武

帝天監十二年，公元五一三年。仕宋及齊，累官司徒左長史。武帝時，爲尙書僕射，遷尙書令。卒諡隱。有晉書，

宋書，齊紀，梁武紀，邇言，諡例，宋文章志，及文集百卷。又撰四聲譜，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三〕二負之

尸未詳。單開之體：晉葛洪鍊丹羅浮，丹成尸解。〔四〕三世，佛家言，過去未來現在也。

原性

韓愈〔一〕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

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

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

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

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楊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

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揚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

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

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

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

〔一〕韓愈，字退之，唐昌黎人。生於代宗大曆三年，公元七六八年；卒於穆宗長慶四年，公元八二四年。

以進士爲監察御史，貶山陽令。元和中復爲博士，遷刑部侍郎。上諫佛骨表，貶潮州刺史，以兵部侍郎卒。諡

文。爲人性弘通，與人交，榮悴不易。文章弘深奧衍，卓然成一家。後學之士，取爲師法，故世稱韓文。門人李漢

編其文，爲昌黎先生集。

〔二〕見孟子性善章。

〔三〕見荀子性惡篇。

〔四〕楊雄言性善惡混。

〔五〕叔

魚，晉羊舌鮒字。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壓，必以賄死。』見國

語。〔六〕叔向生子伯石，叔向之母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至是果滅。伯石，食我字也，食采於揚，故號揚食我。見左傳昭二十八年。〔七〕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戚，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見左傳宣四年。〔八〕見詩生民之什。〔九〕事見國語。〔十〕論語：『惟上智與下愚不移。』

復性書上篇〔一〕

李 翱〔二〕

人之所以爲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所爲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統也。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煙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過；沙不渾，流斯清矣；煙不鬱，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統矣。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不惑者也。聖人者，豈其無情也？聖人者，寂然不動，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合乎陰陽，雖有情也，未嘗有情也。

然則百姓者，豈其無性耶？百姓之性與聖人之性，弗差也。雖然，情之所昏交相

攻，未始有窮；故雖終身而不自覩其性焉。火之潛於山石，林木之中，非不火也。江河淮濟之未流而泉於山，非不存也。石弗敲，木不磨，則不能燒其山林而燥萬物。泉之源弗疏，則弗能爲江；河爲濟，爲淮，東匯大壑，浩浩蕩蕩，爲弗測之深情。情之動靜弗息，則弗能復其性，而燭天地爲不極之明。是故誠者，聖人之性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言，無不處於極也。復其性者，賢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則能歸其源矣。聖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其不息而至於聖也，故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安於仁，樂之本也；動而中，禮之本也。故在車則聞和鸞之聲，行步則聞佩玉之音，無故不廢琴瑟，視聽言行，循禮法而動，所以教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也。道者，至誠而不息也，至誠而不息則虛，虛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照天地而無遺。非他也，此盡性命之道也。哀哉！人人可以及於此，莫之止而不爲也，不亦惑耶？

昔者聖人以傳於顏子，顏子得之，拳拳不失不遠，而復其心，三月不遠仁。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其所以未到於聖人者一息耳，非力不能也，短命而死故也。

其餘升堂者，蓋皆傳也。一氣之所春，一雨之所膏，而得之者，各有淺深，不必均也。子路之死也，石乞孟厲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言結纓而死，由非好勇而無懼也。其心寂然不動故也。曾子之死也，曰：『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正性命之言也。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於孟軻，孟軻曰：『我四十不動心。』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遭秦焚書，中庸之弗焚者，一篇存焉。於是此道廢缺，其教授者，惟節文章句，威儀擊劍之術相師焉，性命之源，則吾弗能傳矣。

道之極於剝也，必復。吾自六歲讀書，但爲詞句之學，志於道者四年矣。與人言之，未嘗有是我者也。南觀濤江，入於越，而吳郡陸參存焉，與之言。陸參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東方有聖人焉，不出乎此也；南方有聖人焉，亦不出乎此也。唯子行之不息而已矣。』

嗚呼！性命之書雖存，學者莫能明，是故皆入於莊列老釋，不知者謂夫子之徒，不足以窮性命於道，信之者皆是也。有問於我，我以吾之所知傳焉，遂書於書，以開

誠明之源，而缺絕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於時，命曰復性書。以治乎心，以傳乎人。於戲！夫子復生，不廢吾言矣！

〔一〕李翱以爲性命之道，自孔子傳之顏子，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傳其門人。秦焚詩書，性命之道失其傳，人性之不復也久矣。因本中庸作復性書上中下三篇，以復其性。茲錄其一。〔二〕李翱，字習之，唐

趙郡人。生卒年未詳。貞元進士，元和初爲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再遷考功員外郎。後出爲廬州刺史，轉中書舍人。歷山南東道節度使。卒，諡曰文。從韓愈學爲文，辭致渾厚，見推當時。有論語筆解，五木經，李文公集。

〔三〕石乞，孟贗，蒯瞶黨。事見左傳哀公十五年。

本論〔一〕

歐陽修〔二〕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耶？蓋亦未知其方也。

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

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

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三代衰，王政缺，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缺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缺，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

昔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歛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

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

蓋堯舜三代之爲政如此，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固，誘民之道甚篤；行之於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其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

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終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假而爲佗，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之所趨。佛於此

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馭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艱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秋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

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言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并興，董生患之，言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趨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佗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而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尙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一〕中國降自唐宋，佛教漸盛，儒道寢衰，今欲罷去佛氏，振興孔氏，必自根本始。戰國之時，楊墨交

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然則所謂修其本者，修其禮義之謂也。『禮義者，勝佛之本也。』因作本論。〔二〕歐陽修，字永叔，自號醉翁，宋廬陵人。生於真宗景德四年，公元一零零七年；卒於神宗熙寧五年，公元一零七二年。舉進士甲科，慶曆初，召知諫院，出知滁州，還爲翰林學士。嘉祐間，拜知政事，以太子少師致仕，卒諡文忠。修博極羣書，得昌黎遺稿，苦心探索，遂以文章冠當世。晚號六一居士，謂集古錄一千卷，書一萬卷，琴一張，棋一局，酒一壺，鶴一雙也。有新唐書，新五代史，文忠集等十餘種。〔三〕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又曰：『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四〕漢武帝時，董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而儒學昌明。

太極圖說〔一〕

周敦頤〔二〕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

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

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一〕天地未分以前曰太極。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古作大極。周子推論天地生人之道，與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作太極圖。又作論以說明之，曰太極圖說。內容闡明易太極之理，殆今日哲學上之宇宙論與？

〔二〕周敦頤，字茂叔，世家道州營道縣濂溪上，自號濂溪。生於宋眞宗天禧元年，公元一零一七年，卒於神宗熙寧六年，公元一零七三年。初爲分寧主簿，後知南昌。熙寧初，知郴州，以洗冤澤物爲己任。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著太極圖說及通書，爲宋理學之開祖。二程皆其

弟子卒諡元公。〔三〕太極圖說，本極渾沌荒渺，讀者難曉。茲節錄朱子釋文以解之。其言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沖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中矣。』兩儀，天地也。

西銘〔一〕

張載〔二〕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渾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三〕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四〕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五〕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六〕皆吾兄弟之顛連。

而無告者也。

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唯肖者也。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不愧屋漏爲無忝，〔一〕存心養性爲匪懈。〔二〕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三〕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四〕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五〕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六〕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七〕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八〕富貴福澤，將厚吾

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于成也。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一〕張載講學關中時，作二文書於學堂雙牖，左曰砭愚，右曰訂頑。程子改爲東銘西銘。西銘卽訂頑。

朱熹注釋，爲一卷。其大旨言天地萬物與吾同體，以啓發學者求仁之心。程朱專以此教人。故二銘同出於

一時，而西銘尤著。〔二〕張載，字子厚，宋郿縣橫渠鎮人。生於真宗天禧四年，公元一零二零年；卒於神宗

熙寧十年，公元一零七七年。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地。年二十一，謁范仲淹，淹勸讀中庸。載以爲不足，又訪諸釋老，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於京師。熙寧初，爲崇政院校書，從知太常禮院。卒諡獻。著有正蒙東西銘及易說。世號橫渠先生。傳其學者，稱爲關學。

〔三〕朱子西銘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疏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

〔四〕宗子，謂嫡長子也。古人以大宗長嫡爲宗子。見儀禮注。

〔五〕家相，家臣之長，主知家務者也。古者仕於大夫者曰家臣。史記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

〔六〕癘，音隆，罷病也。惇，獨也，音瓊，與煢同。

〔七〕見中庸。

〔八〕見孟子盡心篇。

〔九〕未詳。

〔十〕堯游乎華，封人曰：『請祝聖人，使聖人壽，使聖人富，使聖人多男子。』見莊子。

〔十一〕弛同施。底，致也。豫，悅樂也。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

〔十二〕申生，晉獻公之太子。獻公寵驪姬，欲立其子奚齊，使申生居曲沃。驪姬譖之，申生自殺。

〔十三〕曾參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世稱其孝。

仁說

朱熹

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

請試詳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徧舉而該。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卽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此。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

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而不能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德則決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

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爲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謂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其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絕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顧以爲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

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爲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二）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尙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

抑泛而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爲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沈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爲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示樂山能守之氣象，（三）尤不相

似，子尚安得以此而論仁哉！因并記其語，作仁說。

〔一〕錄朱晦庵集。

〔二〕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宋婺源人。生於高宗建炎四年，公元一一三零年；卒

於寧宗慶元六年，公元一二零零年。紹興進士，累官轉運副使，秘閣修撰，歷事高孝光寧四朝，卒諡文。當其

居崇安時，榜廳事曰紫陽書堂，故稱紫陽。又創草堂於建陽之雲谷，榜曰晦菴，自稱雲谷老人，亦曰晦菴。晚

卜築於建陽之考亭，作滄州精舍，自稱滄州病叟，又號遜翁。考亭爲講學之所，故人稱「考亭學派」。其學

得程氏之傳，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著有晦菴集等二十餘種。〔三〕見周易。

〔四〕見論語顏淵篇。

〔五〕見論語子路篇。

〔六〕論語「入則孝，出則弟，汎愛衆而親人。」〔七〕見

論語述而篇，

〔八〕見論語衛靈公篇。

〔九〕論語「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

〔十〕元亨利貞，謂之

四德。易「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四端：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

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十一〕見論語雍也篇。

〔十二〕論語「仁者樂山……仁者

靜。」

大學問

王守仁

大學者，昔儒以爲大人之學矣，敢問大人之學，何以在於『明明德』乎？陽明

子曰：「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爲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言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爲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醵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言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爲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草而爲一體也。草木猶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爲一體也。是其一體之仁也。雖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於天命之性而自然靈昭不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體之仁，猶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動於欲而未蔽於私之時也。及其動於欲，蔽於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則將戕物圯類，無所不爲，甚至有骨肉相殘者，而一體之仁亡矣。是故苟無私欲之蔽，則雖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猶小人矣。故夫爲大人之學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耳，非能於本體之外

而有所增益之也。』

曰：『然則何以「在親民」乎？』曰：『「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與天下人之父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孝之「明德」始明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兄，人之兄與天下人之兄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至於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然後吾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真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矣。夫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之謂「盡性」。』

曰：『然則又烏在其爲「止至善」乎？』曰：『「至善」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發見，是乃「明德」之本體，而卽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輕重厚薄，

隨感隨應，變動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是乃民彝物則之極，而不容少有議擬增損於其間也。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自非「慎獨」之至，惟精惟一者，其孰能與於此乎？後之人，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摸測度於其外，以爲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也，是以昧其是非之則，支離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遂大亂於天下。蓋昔之人固有欲明其德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驚其私心於過高，是以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則二氏之流是矣。〔毛〕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溺其私心於卑瑣，是以失之權謀智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則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故「止於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故方圓而不止於規矩，爽其則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劑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本矣。故「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謂大人之學。」

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其說何也？曰：「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之於其外，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也，而求「至善」於事事物物之中，是以支離決裂，錯雜紛紜，而莫知有一定之向。今焉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於外求，則志有定向，而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矣。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則心不妄動而能「靜」矣。心不妄動而能「靜」，則其日用之間從容閒暇而能「安」矣。能「安」則凡一念之發，一事之感，其爲「至善」乎？其非「至善」乎？吾心之「良知」自有以詳審精察之而能「慮」矣。能「慮」則擇之無不精，處之無不當，而「至善」於是乎可得矣。」

曰：「物有本末，」先儒以「明德爲本，新民爲末，」兩物而內外相對也。「事有終始，」先儒以「知止爲始，能得爲終，」一事而首尾相因也。如子之說，以「新民」爲「親民，」則「本末」之說，亦有所未然歟？曰：「終始」之說，大略是矣。卽以「新民」爲「親民，」而曰「明德爲本，親民爲末，」其說亦未爲不可。

但不當分「本末」爲兩物耳。夫木之榦謂之本，木之梢謂之末。惟其一物也，是以謂之「本末」。若曰兩物，則既爲兩物矣，又何可以言「本末」乎？「新民」之意，既與「親民」不同，則「明德」之功，自與「新民」爲二。若知「明明德」以親其民，而「親民」以明其「明德」，則「明德」「親民」焉可析而爲兩乎？先儒之說，是蓋不知「明德」「親民」之本爲一事而認以爲兩事，是以雖知「本末」之當爲一物，而亦不得不分爲兩物也。

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至於「先修其身，」以吾子「明德」「親民」之說通之，亦既可得而知矣。敢問「欲修其身，」以至於「致知在格物，」其工夫次第，又何如其用力歟？曰：「此正詳言「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功也。蓋「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條理，雖亦各有其所，而其實只是一物；「格」「致」「誠」「正」「修」者，是其條理所用之工夫，雖亦皆有，而其實只是一事。何謂「身」？心之形體運用之謂也。何謂「心」？身之靈明主宰之謂也。何謂「修身」？爲善而去惡之謂也。吾身自能爲善而

去惡乎？必其靈明主宰者。欲爲善而去惡，然後其形體運用者，始能爲善而去惡也。故「欲修其身」者，必在於「先正其心」也。然心之本體則性也，性無不善，則心之本體，本無不正也，何從而用其正之之功乎？蓋心之本體本無不正，自其意念發動而後有不正，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念之所發而正之，凡其發一念而善也，好之真如「好好色」，發一念而惡也，惡之真如「惡惡臭」，則意無不誠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發，有善有惡，不有以明其善惡之分，亦將真妄錯雜，雖欲誠之，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在於「致知」焉。「致」者至也，如云「喪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後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靈照明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其善歟？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歟？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無所與於他人者也。故雖小人之爲不善，既已無所不至，然其

見君子，則必「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亦可以見其「良知」之有不容於自昧者也。今欲別善惡以「誠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爾。何則？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既知其爲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好之，而復背而去之，則是以善爲惡，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意念之所發，吾之「良知」既知其爲不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惡之，而復蹈而爲之，則是以惡爲善，而自昧其知惡之「良知」矣。若是，則雖曰知之，猶不知也；意其可得而誠乎？今於「良知」所知之善惡者，無不誠好而誠惡之，則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誠也已。然欲致其良知，亦豈影響恍惚而懸空無實之謂乎？是必實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於「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爲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書言》「格於上下」，「格於文祖」，「格其非心」，「格物」之「格」實兼其義也。「良知」所知之善，雖誠欲好之矣，苟不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爲之，則是有未格，而好之之意猶爲未誠也。「良知」所知之惡，雖誠惡之矣，苟不卽

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去之，則是物有未格，而惡之之意，猶爲未誠也。今焉於其「良知」所知之善者，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爲之，無有乎不盡，於其「良知」所知之惡者，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去之，無有乎不盡，然後物無不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無有虧缺障蔽，而得以極其至矣。夫然後吾心快然，無復餘憾而自謙矣，夫然後意之所發者，始無自欺，而可以謂之「誠」矣。故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蓋其功夫條理，雖有先後次序之可言，而其體之惟一，實無先後次序之可分；其條理功夫，雖無先後次序之可分，而其用之惟精，固有纖毫不可得而缺焉者，此「格」「致」「誠」「正」之說，所以闡堯舜之正傳，而爲孔氏之心印也。

〔一〕大學，本禮記之一篇。自漢以來，雜禮記中，未爲讀者所特重。至宋程子以爲孔氏遺書，可見古人爲學之次第，乃與中庸別出，次以論語孟子，尊爲四書，以詔初學。朱子又別爲經一章，傳十章，謂經爲孔子之意，而曾子述之；傳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其內容大抵記其博學可以爲政之意，而首重「明明德」

「親民」，「止於至善」。王陽明特設問答，作大學問，反覆詳明以闡發之。〔二〕王守仁，字伯安，明餘姚

人。生於憲宗成化八年，公元一四七二年；卒於世宗嘉靖七年，公元一五二八年。弘治進士，正德初以言忤劉瑾，謫龍場驛丞。後累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定宸濠之亂。世宗時，封新建伯。總督兩廣，破斷藤峽賊。明世文臣用兵，未有如守仁者。卒諡文成。其學以良知良能爲主，故極推陸九淵。世稱「姚江派」。嘗築室陽明洞中，學者稱陽明先生。有王文成全書。〔三〕見孟子。〔四〕殼，音斛；觥，音速；殼觥，恐懼貌。〔五〕二氏，謂老與佛也。

朱陸析疑

李光地

有宋中葉，周邵程張，皆以先覺之資，任道統之重，又幸而相師相友，講明其所未至，其淵源所漸，所以深造直達於聖人之蘊者，必有非後人之所能窺者矣。虞廷羣后，鄒嶧諸哲以來，於斯爲盛；是以千餘年之蕪翳堙塞，啟之，闢之，攘之，剔之；聖人之道，灼乎其可見，坦乎其可循。嗚呼！其功可謂偉哉。

南狩以後，而朱子出焉。祖孔子，宗周程，正六經，黜百氏，躡中庸之堂，而入其室；雖聖人有作，不能易也。而在當時，與象山陸氏，其學終不能以相一。後世隨聲之徒，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始也安於性之所近，繼遂執爲門戶之見，而不可回。嗚呼！彼

固不知朱子，然亦何足以知陸氏哉！夫陸氏之論躬行必先於明理，其言窮理必深思力索，以造於昭然而不可昧，確然而不可移，此固與朱子知行之學同歸，而其心悟身安，言論親切，雖朱子亦且感動震矜而爲之左次。然則朱陸之道，豈如一南一北之背而馳哉？其始終大致之所以不合者，陸氏之反約也速，收功也近；其教人之法，則徑而多疎。朱子之用力也漸，衛道也嚴；其教人之道則周而無弊也。夫破末俗之陋，傳聖賢之心，洗訓詁之訛，發精微之意；若是者固二子之所同心。然惟其訛且陋也，則必有以矯而正之。爬梳剔抉，究其枝葉，以達於本根，使夫精微之意，聖賢之心，學者有所望而至焉，豈可謂無益之業，而不復措意於其間乎？

孔子聖人也，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宏，問官於郟子，卷假年學易，至於韋編三絕，卷而不能休。歎夏商之文獻不足，足則吾將往而證焉。卷仲尼亦何孳孳而事此無益之業哉？所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而天之未喪斯文者，蓋在乎此也。經莫大乎《易》，卷易莫大乎先天，先天之學，不傳久矣；自堯夫發之，卷而陸氏以爲非作易之意。無極之妙，主靜之宗，自濂溪啟之，卷而陸氏以爲是老子之旨。性之所以善，心之所以

仁，主敬之要，知行之方，自程氏兄弟明之，而陸氏以爲與孔孟之言不相似。凡如此類，皆可以見其講學之疎，而其議論舉措之間，猶未免於精神用是而氣不可掩。不如朱子之粹然平中，有以極其規矩準繩於無憾也。揆厥所由，陸氏蓋見世之支離沈溺，而不能自振，故刊落擺脫，直接乎孟氏之傳。然愚竊觀孟子時所以發明人心而無述作者，去聖未遠，羣經大備，故第啓管籥，示關津，以爲當世人心對病之藥而已。

自漢以來，道喪文弊，禮樂詩書，掃地而盡，異端邪說，諸子百家，紛紛藉藉，相亂學者，顛倒眩瞶於其中，何由而見聖人之宗乎？濂洛諸子，扶持整頓者未幾，或疑或信，若明若昧，又綿延將絕。是故朱子之矻矻著述，以終其身，殆有所不得已也。昔周之衰，王道廢而舊章亂，邪說繁而大義乖，於是仲尼討論典墳，述帝王之道，正雅頌之篇，除九邱，黜八索，修明禮樂之遺文，使萬世道術，有所統一。朱子之心，孔子之心也。若以六經爲註脚，章句爲俗學，豈獨足以病朱子！又上以爲孔子病矣。由此言之，陸氏之學，得無極高明而失之過，反說約而弊則疎者乎！是故陸氏

之學，吾儒之學也。其閑道也猶謹，其擇言也猶精，非若明之中世，儒墨老莊，混爲一途；始也師其意，後也言其言，靡然遂入於二氏而不可反者也。

雖然，追原其弊，則謂非陸氏爲之端不可。蓋朱子之言曰：『今之以學自立者，門戶衰塌，惟陸子靜精神啟發，其流禍未艾也。』嗚呼！賢者之爲慮，豈不遠哉！

竊觀自朱子而後，幾四百年之間，守其學者，崇正經，敦實履，循循乎其不畔。逮乎中明，士大夫自以其意爲學，於是乎章句不足守，文字不足求，甚而典訓不足用，義理不足窮，經術文字議論行檢，胥爲之一變，而風聲大壞矣。傳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又曰：『不知其形視其影。』生今之世，有欲爲聖人之學者歟？吾願謹而擇之；其有世教之責者歟，吾願審而思之。

〔一〕儒家自孟荀而後，判然兩途。至宋朱陸輩出，朱則好問學，隱繼荀子之學統；陸則尊德性，隱繼孟子之心傳。自鵝湖會議後，兩家門下，互相標榜，已見更深，後之學者，無從分辨。李光地作朱陸析疑，欲使兩家是非具見，謀以息爭也。然作兩家評判，非處第三者地位，難免主觀。李爲朱學，故其所論，亦頗涉嫌疑。

〔二〕李光地，字晉卿，號厚菴，清安溪人。生於明末崇禎十五年，卒於清康熙五十七年（西曆一六四二—

一七一八) 康熙進士。累官直隸巡撫，文淵閣大學士。其學誠明並進，尤篤信程朱。卒諡文貞。有榕村全集。

周易通論等二十餘種。〔三〕周敦頤，邵雍，程顥，程頤，張載，先於北宋，皆以講述道學自任。〔四〕虞廷羣

后，舜時禹后稷益諸人是也。鄒嶧諸哲，孔子弟子顏淵曾子子思孟子諸人是也。〔五〕躡，音吝，踐也。〔

六〕孔子問禮等事，見孔子家語。〔七〕論語：『假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韋編三絕，韋皮也，

所以綴竹簡。古無紙，寫書用竹簡，以韋綴之，故曰韋編。史記孔子世家：『讀易韋編三絕。』〔八〕論語：『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九〕先天易：『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

奉天時。』邵雍作先天卦位圖。堯夫，雍字也。〔十〕見周敦頤太極圖說。〔十一〕濂：周敦頤居濂溪，故稱

其學爲濂學。洛程顥，程頤兄弟，洛人，故稱其學說爲洛學。〔十二〕九邱，八索，古書名。

存性篇論性〔一〕

顏元〔二〕

中者，性善也。見當愛之物，而情之惻隱能直及之，是性之仁。其能惻隱以及物者，才也。見當斷之物，而羞惡能直及之，是性之義。其能羞惡以及物者，才也。見當敬之物，而辭讓能直及之，是性之禮。其能辭讓以及物者，才也。見當辨之物，而是非能直及之，是性之智。其能是非以及物者，才也。不惟聖賢與道爲一，雖常人率性，亦皆

如此，更無惡之可言。故孟子曰：『性善，乃若其情，可以爲善，若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及世味紛乘，貞邪不一，惟聖人秉有全德，順應而不失其則。下此者財色誘於外，引而之左，則蔽其當愛而不見，愛其所不當愛而貪營之，剛惡出焉。私小據於已，引而之右，則蔽其當愛而不見愛，其所不當愛而鄙吝之，柔惡出焉。以至羞惡被引，而爲侮奪殘忍，辭讓被引而爲僞飾諂媚，是非被引而爲姦邪小慧，種種之惡，所從來也。然種種之惡，非其不學之能，不慮之知，必且進退齟齬，良心時見，不純爲貪營鄙吝諸惡也。猶未與財色等相習而染也。斯時也，惟賢士豪傑，易知過而自反；下此者則引愈頻而蔽愈遠，習漸久而染漸深，以至成其貪營鄙吝；而所性之仁，不可知矣。成其侮奪殘忍，而所性之義，不可知矣。成其僞飾諂媚與夫姦邪小慧，而所性之體智，俱不可知矣。嗚呼！禍始引蔽，成於習染，以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可爲聖人之身，竟呼之曰禽獸，猶素幣而汙爲黑赤也，而豈其材之本然哉！然色之汙者，雖故質尙在，而驟不能復素。人則極凶大慝，言本性自在，止視反不反力不力之間耳。蠡一史婦，淫奢無度，已踰四旬，疑其習與性成矣。丁亥城陷，產失歸田，撲素勤儉，一如農家。乃

知擊蹠囹圄，數年而出之。孔子之堂，又數年亦可復善。吾故曰：不惟有人之初，不可謂氣質有惡，卽習染極凶之餘，亦可謂氣質有惡也。此孟子夜氣之論，所以有功於天下後世也。程朱未識此意，而甚稱夜氣之說，則亦依稀之見而已矣。

吾之論引蔽習染也，姑以仁之一端觀之，性之未發則仁，既發則惻隱順其自然而出。父母則愛之，次有兄弟，又次有夫妻子孫則愛之，又次有宗族戚黨鄉里朋友則愛之。其愛兄弟夫妻子孫，視父母有別矣。愛宗族戚黨鄉里，視兄弟夫妻子孫，又有別矣。至於愛百姓，又別，愛鳥獸草木，又別矣。此乃天地間自然有此倫類，自然有此仁，自然有此差等，不由人造作，不由人意見，推之仁義禮智，無不皆然。故曰：盈天地間，一性善也。故曰：無性外之物也。但氣質偏駁者易流，見妻子可愛，反以愛父母者愛之，父母反不愛焉。見鳥獸草木可愛，反以愛人者愛之，人反不愛焉。是謂貪營鄙吝，以至貪所愛而弑父弑君，吝所愛而殺身喪國，皆非其愛之罪，誤愛之罪也。又不特不仁而已也，至於愛不獲宜，而爲不義；愛無節文，而爲無禮；愛昏其明，而爲不智；皆一誤爲之也。固非仁之罪也，亦豈惻隱之罪哉！使篤愛於父母，則愛妻子非

惡也；使篤愛於人，則愛物非惡也。如火烹炮，水滋潤，刀殺賊，何咎？或火灼人，水溺人，刀殺人，非火水刀之惡也，亦非其熱寒利之罪也。手持他人物，足行不正涂，非手足之罪也，亦非持行之罪也。耳聽邪聲，目視邪色，非耳目之罪也，亦非視聽之罪也，皆誤也，皆誤用其情也。誤始惡，不誤不惡也。引蔽始誤，不引蔽不誤也。習染始終誤，不習染不終誤也。去其引蔽習染者，則猶是愛之情也。猶是愛之才也，猶是用愛之人之氣質也。而惻隱其所當惻隱，仁之性復矣。義禮智也，全體者爲全體之聖賢，偏勝者爲偏至之聖賢；下至椿津之友恭，牛弘之寬恕，皆不可謂非一節之聖。宋儒乃以偏爲惡，不知偏不引蔽，偏亦善也。或疑仁勝而無義，則泛濫失宜，將愛父母如路人，對盜賊而歛歔，豈不成其不宜之惡乎！仁勝而無禮，則節文不敷，將同人道於犬馬，踰東牆撻處子，豈不成其不檢之惡乎？仁勝而不智，則可否無辨，將從并救人，莫知子惡，豈不成其迷惑之惡乎？予以爲此必不知性者之言也，夫性則必如吾前仁之一端之說，斷無天性之仁，而有視父母路人者。蓋本性之仁，必寓有義禮智四德，不相離也。但不盡如聖人之全相濟如攜耳。試觀天下雖甚懦夫，不能無所羞

惡，無所辭讓，無所是非，但不如聖人之大中相濟適當耳。其有愛父母同路人，對盜賊而歛歔者，必其有所引蔽習染，而非赤子之仁也。義禮智猶是也。孰觀孟子而盡其意，總猶是也。故曰：『率性之謂道』也。故曰：『道不遠』也。程朱惟見性善，不真反以氣質爲有惡，而求變化之，是戕賊人以爲仁義，遠人以爲道矣。然則氣質偏駁者，欲使私欲不能引染，如之何？惟在「明明德」而已。存養省察，摩厲乎詩書之中，涵濡乎禮樂之場，周孔教人之成法固在也。自治以此，治人卽以此，使天下相習於善，而預遠其引蔽習染，所謂以人治人也。

仁之勝者，愛用事其事，亦有別矣。如士庶人卿大夫諸侯天子之愛親，見諸孝經者，仁之中也。有大夫而奉親如士庶者，不及士庶，如大夫之奉親者，過而未失乎發之之正也。吾故曰不中節，亦非惡也。惟有父母而懷甘旨入私室，則惡矣。若甘旨進父母何惡？有妻媵而辱恩情於匪配，則惡矣。若恩情施於妻媵何惡？故吾嘗言「明德明」而引蔽自不乘，故曰：『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觀赤子而得其情，則孔孟之性旨明，而心性非精，氣質非粗，不惟氣質非吾性之累，而且舍氣質

無以存養心性，則吾所謂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學是也。〔一〕是「明明德」之學也。即謂爲變化氣質之功，亦無不可。有志者實以是學爲教，斯孔門之博文約禮，孟子之存心養性，乃再見於今日矣。

〔一〕顏習齋著有存性、存學、存治、存人四編。存性之旨，以爲宋儒分別天地之性、氣質之性。以天地之性純善，氣質之性有惡；蓋原於理氣二元之說。習顏以性之善，即在氣質，別無所謂天地之性。孟子言性善，即是謂氣質之善也。故曰：理即氣之理也。清濁，厚薄，純駁，偏全，萬有不齊皆善也。其惡者，引蔽習染耳。乃作

存性以明之。〔二〕顏元，字渾然，號習齋，清博野人。生於明崇禎八年，公元一六三五年；卒於清康熙四十

三年，公元一七零四年。明末其父戍遼東，沒於關外，元百計謀歸骨。順治中補諸生，主講肥鄉漳南書院。其

學主於忍嗜慾，苦筋力，以勤家而養親；而以其餘習六藝，講世務，以備國家之用。大抵源出於姚江，微獨不

取宋儒之空談心性，亦不取漢唐之訓詁注疏。其所爲所學，在實唱實得，介然自成一家。有存性、存學、存治，

存人四編，及習齋餘記。傳其學者有蠡縣李塨，北平王源。〔三〕慾，音隊，惡也。〔四〕蹠，音隻，與跖同。脚掌

也。又踐也。蹈也。繫蹠，謂手之所到，足之所履。囹圄，謂身之所處。〔五〕見孟子性善篇。〔六〕涂，同塗。〔

七〕未詳。〔八〕牛弘，隋鵜觚人，字里仁。性寬裕，好學博聞。弟弼嘗酗酒射殺弘駕車牛。妻言之，弘但曰：「

作脯。』妻言至再，弘曰：『已知之矣！』讀書不輟。〔九〕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見洪範。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也。見周禮。六府：水，火，金，木，土，穀也。見洪範。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也。見周禮。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見周禮。

原善上

戴震

善曰仁，曰禮，曰義。斯三者，天下之大衡也。上之見乎天道，是謂順；實之昭爲明德，是謂信。循之而得其分理，是謂常。道言乎化之不已也。德言乎不可渝也。理言乎其詳緻也。善言乎知常體信達順也。性言乎本天地之化分而品物者也。限於所分曰命。成其氣類曰性。各如其性以有形質，而秀發於心，徵於貌，色，聲曰才。資以養者存乎事，節於內者存乎能，事能殊致存乎才，才以類別存乎性。有血氣斯有心，知天下之事能於是乎出。君子是以知人道之全於性也。呈其自然之符，可以知始；極於神明之德，可以知終。由心知而底於神明，以言乎事，則天下歸之仁；以言乎能，則天下歸之智。名其不渝謂之信，名其合變謂之權，言乎順之謂道，言乎信之謂德，行於人倫庶物之謂道，侔於天地化育之謂誠，如聽於所制者然之謂命。是故生生者化之原，生生而條理者化之流，動而輸者立天下之博，靜而藏者立天下之約。博者其

生，約者其息。生者動而時出，息者靜而自正。君子之於問學也如生；存其心，湛然合天地之心，如息。人道舉配乎生，性配乎息，生則有息，息則有生，天地所以成化也。生者，仁乎！生而條理者，禮與義乎！何謂禮？條理之秩然有序其著也。何謂義？條理之截然不可亂其著也。得乎生生者謂之仁，得乎條理者謂之智。至仁必易，大智必簡，仁智而道義出於斯矣。是故生生者仁，條理者禮，斷決者義，藏主者智，仁智中和曰聖人。智通禮義，以遂天下之情，備人倫之懿。至貴者仁，仁得則父子親，禮得則親疏上下之分盡，義得則百事正，藏於智則天地萬物爲量，同於生生條理則聖人之事。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下者成形質以往者也，形而上者陰陽鬼神胥是也，言體物者也。故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言洪範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五行之成形質者則器也，其體物者道也；五行陰陽得之而成性者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一陰一陽，蓋言天地之化不已也，道也。一陰一陽，其生生乎！其生生而條理乎！以是見天地之順。故曰：『一

陰一陽之謂道。』生生，仁也，未有生生而不條理者。條理之秩然，禮至著也；條理之截然，義至著也；以是見天地之常。三者咸得天下之懿德也，人物之常也。故曰：『繼之者善也。』言乎人物之生，其善則與天地繼承不隔者也。有天地然後有人物，有人物而辨其資始曰性。人與物同有欲，欲也者，性之事也。人與物同有覺，覺也者，性之能也。欲不失之私則仁，覺不失之蔽則智，仁且智，非有所加於事能也，性之德也。言乎自然之謂順，言乎必然之謂常，言乎本然之謂德。天下之道盡於順，天下之教一於常，天下之性同於德。性之事配五行陰陽，性之能配鬼神，性之德配天地之德。人與物同有欲，而得之以生也各殊。人與物同有覺，而喻大者大，喻小者小也各殊。人與物之一善，同協於天地之德，而存乎相生養之道，存乎喻大喻小之明昧也各殊。此之謂本五行陰陽以成性。故曰：『成之者性也。』善以言乎天下之大共也，性言乎成於人人之舉凡自爲，性其本也。所謂善，無他焉，天地之化，性之事能，可以知善矣。君子之教也，以天下之大共，正人之所自爲。性之事能，合之則中正，違之則邪僻，以天地之常，俾人咸知由其常也。明乎天地之順者，可與語道。察乎天地之常者，

可與語善。通乎天地之德者，可與語性。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氣化之於品物，可以一言盡也。生生之謂歟！觀於生生，可以知仁；觀於其條理，可以知禮；失條理而能生生者，未之有也。是故可以知義。禮也，義也，胥仁之顯乎！若夫條理得於心，其心淵然而條理，是爲智。智也者，其仁之藏乎！生生之呈其條理，顯諸仁也；惟條理是以生生，藏諸用也。顯也者，化之生於是乎見；藏也者，化之息於是乎見。生者至動而條理也，息者至靜而用神也。卉木之株葉華實，可以觀夫生；果實之白全其生之性，可以觀夫息。是故生生之謂仁，元也；條理之謂禮，亨也；察條理之正而斷決於事之謂義，利也；得條理之準而藏主於中之謂智，貞也。

《記》曰：『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凡有血氣心知，於是乎有欲；性之徵於欲，聲色臭味而愛畏分。既有欲矣，於是乎有情；性之徵於情，喜怒哀樂而慘舒分。既有欲有情矣，於是乎有巧與智；性之徵於巧智，美惡是非而好惡分。生養之道存乎欲者也，感通之道存乎情者也，二

者自然之符，天下之事舉矣。盡美惡之極致，存乎巧者也；宰御之權由斯而出。盡是非之極致，存乎智者也；賢聖之德由斯而備。二者亦自然之符，精之以底於必然，天下之能舉矣。記又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天） 吾人之得於天也，一本，既曰血氣心知之性，又曰天之性，何也？本陰陽五行以爲血氣心知；方其未感，湛然無失，是謂天之性，非有殊於血氣心知也。是故血氣者天地之化，心知者天地之神，自然者天地之順，必然者天地之常。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存乎才質所自爲謂之性，如或限之謂之命。存乎材質所自爲也者，性則固性也，有命焉，君子不以性而求逞其欲也；如或限之也者，命則固命也，有性焉，君子不以命而自委棄也。

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五行陰陽之成性也，純懿中正，本也。由是而事

能莫非道義，無他焉，不失其中正而已矣。民不知所以存之，故君子之道鮮矣。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莫非天道也，其曰天命何也？記有之：『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言分於五行陰陽也。天道，五行陰陽而已矣。分而有之以成性，由其所分，限於一曲，惟人得之也。全曲與全之數，判之於生初。人雖得乎全，其間則有明闇厚薄，亦往往限於一曲。而其曲可全，此人性之與物性異也。言乎其分於道，故曰：『天命之謂性。』耳目百體之欲，求其故，本天道以成性者也。人道之有生，則有養也。仁以生萬物，禮以定萬品，義以正萬類，求其故，天地之德也，人道所由立也，咸出於性，故曰：『率性之謂道。』五行陰陽者，天地之事能也，是以人之事能與天地之德協，事與天地之德協，而其見於動也，亦易與天地之德違；則遂己之欲，傷於仁而爲之；從己之欲，傷於禮義而爲之。能與天地之德協，而其有所倚而動也，亦易遠於天地之德，則以爲仁害禮義而有不覺；以爲禮義害仁而有不覺。皆道之出乎身，失其中正也。君子知其然，精以察之，使天下之欲一於仁，一於禮義；使仁必無憾於禮義，禮義必無憾於仁，故曰：『修道之謂教。』

中庸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仁是以親親，義是以尊賢，禮是以有殺有等。仁至則親親之道得，義至則尊賢之道得，禮至則於有殺有等，各正其分，而靡不得。修身以道，道出於身也；修道以仁，三者至，夫然後道得也。

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也者，以言乎乾道，生生也，仁也；簡也者，以言乎坤道，條理也，智也。仁者無私，無私則猜疑悉泯，故易知。易知則有親，有親則可久，可久則賢人之德，非仁而能若是乎！智者不鑿，不鑿則行所無事，故易從。易從則有功，有功則可大，可大則賢人之業，非智而能若是乎！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於仁無不盡也，於禮義無不盡也。

〔一〕漢學大師戴震，以宋儒言性，言理，言道，言才，言誠，言明，言權，言仁，義，禮，智，言智，仁，勇，皆非六經孔孟之旨，類糅雜二氏之言，故就孟子字義開示，使人知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之語病。於是作孟子字義疏證，

原善及論性等篇。既又取原善而援據經義，爲之疏通證明焉。茲錄原善上篇。〔二〕戴震，字東原，清休寧

人。生於雍正元年，公元一七二四年，卒於乾隆四十二年，公元一七七七年。乾隆舉人，于文襄敏中，特薦充

四庫全書纂修官。四十年，會試不第，被命一體與殿試，賜同進士出身，授庶吉士。越二年，卒於官。初從宋學家江永游，禮經制度名物，及天象皆洞曉原本。又究漢儒傳注及說文，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由訓詁以尋義理。實事求是，不主一家。有東原文集等二十餘種。〔三〕晉皆也。〔四〕見中庸。〔五〕見禮記。〔六〕注同上。〔七〕注同上。

六經正名

龔自珍

孔子之未生，天下有六經久矣。莊周天運篇曰：「孔子曰：『某以六經好七十年君而不用。』」記曰：「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有易書詩禮樂春秋之教。孔子所睹易書詩，後世知之矣。若夫孔子所見禮，即漢世出於淹中之五十六篇。孔子所謂春秋，周室所藏百二十六國寶書是也。是故孔子曰：「述而不作。」司馬遷曰：「天下言六藝者，折衷於孔子。」六經六藝之名，由來久遠，不可以肌增益。善夫漢劉向之爲七略也。班固仍之，造藝文志，序六藝爲九種。有經，有傳，有記，有羣書。傳則附於經，羣書頗關經，則附於經。何謂傳？書之有大小夏侯，歐陽，傳也。詩之有齊魯韓毛，傳也。春秋之有公羊，穀梁，左氏，鄒夾氏，亦傳

也。何謂記？大小戴氏所錄，凡百三十一篇是也。何謂羣書？易之有淮南道訓，古五子十八篇，羣書之關易者也。書之有周書七十一篇，羣書之關書者也。春秋之有楚漢春秋太史公書，羣書之關春秋者也。然則禮之有周官司馬法，羣書之頗關禮經者也。漢二百祀，自六藝而傳記而羣書而諸子畢出，既大備。微夫劉子政氏之目錄，吾其如長夜乎！何居乎世有七經，九經十經十二經十三經十四經之喋喋也！

或以傳爲經，公羊爲一經，穀梁爲一經，左氏爲一經。審如是，是則韓亦一經，齊亦一經，魯亦一經，毛亦一經，可乎？歐陽一經，兩夏侯各一經，可乎？易三家，禮分慶戴，春秋又有鄒夾。漢世總古今文爲經當十有八，何止十三？如其可也，則後世名一家說經之言甚衆，經當以百數。

或以記爲經，大小戴二記畢稱經，夫大小戴二記，古時篇篇單行，然則禮外經當有百三十一經。

或以羣書爲經，周官晚出，劉歆始立。劉向班固灼知其出於晚周先秦之士之

掇拾舊章所爲，附之於禮，等之於明堂陰陽而已。後世稱爲經，是爲述劉歆，非述孔氏。

善夫劉子政氏之序六藝爲九種也，有苦心焉，斟酌盡善焉。序六藝矣，七十子以來，尊論語而譚孝經小學者，又經之戶樞也。不敢以論語夷於記，夷於羣書也，不以孝經還之記，還之羣書也。又非傳，於是以三種爲經之貳。雖爲經之貳，而仍不敢悍然加以經之名。向與固可謂博學明辨慎思之君子者哉！詩云：「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向與固豈非則古昔，崇推讓之君子哉！後世又以論語孝經爲經。假使論語孝經可名經，則向早名之，且曰序八經，不曰序六藝矣。仲尼未生，先有六經。仲尼既生，自明不作。仲尼曷嘗率弟子，使筆其言，以自制一經哉？亂聖人之例，淆聖人之名實，以爲尊聖。怪哉，非所聞！非所聞！

然且猶爲未快意，於是乎又以子爲經。漢有傳記博士，無諸子博士。且夫子也者，其術或醇或疵，其名反高於傳記。傳記也者，弟子傳其師，記其師之言也。諸子也者，一師之自言也。傳記猶天子畿內卿大夫也。諸子猶公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不

專事天子者也。今出孟子於諸子，而夷於之；戴所記之間，名爲尊之，反卑之矣。子輿氏之靈其弗享是矣。

問：『子政爲論語，孝經爲經之貳，論語、孝經，則若是班乎？』答：否！否！孝經者，曾子以後，支流苗裔之書，平易汎濫，無大疵，無閔意眇悒，如置之戴所錄中，與坊記、緇衣、孔子閒居、曾子天圓比，非中庸、祭義、禮運之倫也。本朝立博士，向與固因本朝所尊而尊之，非向固尊之也。然則劉向、班固之序六藝爲九種也，北斗可移，南山可墮，此弗可動矣。

後世以傳爲經，以記爲經，以羣書爲經。猶以爲未快意，則以經之輿臺爲經，爾雅是也。爾雅釋詩書之書，所釋又詩書之膚末，乃使之與詩書抗，是尸祝輿臺之鬼，配食昊天上帝也。

〔一〕錄定庵文集。〔二〕龔自珍，字璣人，號定庵，更名鞏祚。清仁和人。生於乾隆五十七年，公元一七

九二年；卒於道光二十一年，公元一八四一年。道光進士，官禮部主事。博學負才氣。於經通公羊春秋，於史長西北輿地。晚尤好佛學。其文導源於周秦諸子，沈博奧衍，自成一派。同光之際，盛行一時。有定庵文集。〔

三〇 奸，與干同，干求也。〔四〕見禮記經解。〔五〕漢書藝文志：『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淹中，里名也。』

六一 孔子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寶，保也，以其可世世傳保以爲戒，故曰寶書。

見公羊傳疏。〔七〕見論語述而篇。〔八〕見史記孔子世家。〔九〕見班固藝文志諸子略序。〔十〕藝

文志，六藝略，有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九種。〔十一〕漢書藝文志：『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又

『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又『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皆亡。〔十二〕藝文志：『詩經二十八

卷，魯齊韓三家。』又『毛詩二十九卷。』又『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三家皆

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十三〕藝文志：『公羊傳十一卷，

』穀梁傳十一卷，』左氏傳三十卷，』鄒氏傳十一卷，』夾氏傳十一卷，』公羊，齊人，名高。穀梁

魯人，名喜，或曰赤。左氏，魯太史，左丘明。鄒氏無書，夾氏有錄無書。〔十四〕藝文志，六藝略，禮部：『記百三

十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古禮二百十四篇，出於孔子壁中。漢戴德刪其繁重，定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

記。其弟聖，又刪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後漢馬融，又益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合四十九篇爲一書，即今

之禮記。錢大昕廿二史考異曰：『合大小戴所傳而言，小戴記四十九篇，曲禮，檀弓，雜記，皆以簡策重多，分

爲上下，實止四十六篇。合大戴之八十五篇，正協百三十一之數。』〔十五〕藝文志：『淮南道訓二篇。』

淮南王安，聘善爲易者九人，從之採獲，號九師說，又『古五子十八篇』。自甲子至壬子，說易陰陽，故號曰五子。〔十六〕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十七〕藝文志：『楚漢春秋九篇。』陸賈所記，亡於南宋。藝文志：『太史公百三十篇。』卽司馬遷史記。隋志題史記。蓋晉後著錄始改今名。〔十八〕藝文志：『周官經六篇。』卽今周禮也。隋書經籍志：『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藝文志：『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十九〕七經有三：一，後漢書注，『七經，謂詩書禮樂易春秋及論語也。』二，宋劉敞撰七經小傳，以尙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公羊傳、論語爲七經。三，清康熙御纂七經，則爲易、書、詩、春秋、三禮。九經有二：一，說易、詩、書、三禮、三傳爲九經。一，說易、詩、書、禮、春秋、孝經、論語、孟子、周禮爲九經。十經，宋史百官志：『國子助教十八。周易、尙書、毛詩、禮記、周官、儀禮、春秋、左氏傳、公羊、穀梁，各爲一經。論語、孝經合爲一經，共十經，助教分掌。』自漢以來，儒者但言五經。唐時立之學官，三禮三傳，分而習之，則爲九經。唐文宗開成間，刻石國子學，并孝經、論語、爾雅，是爲十二經。宋時程朱諸儒，取禮記中之大學、中庸；又進孟子以配論語，謂之四書。於是孟子乃列於經，并前十二經爲十三經。史繩祖學齋佔畢：『先時嘗併大戴記於十三經，稱十四經。』〔二十〕藝

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施讐，孟喜，梁丘賀也。藝文志：『漢興，魯高堂生，博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一一〕藝文志：『明堂陰陽二十三篇。』古明堂之遺事也。〔一二〕輿臺，賤役也。左傳：『輿臣僚，僚臣隸，隸臣僕，僕臣臺。』

詁經文鈔序

胡培翬

經學莫盛於漢。自文帝置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博士，其後增立五經博士，傳業寔廣；一經說至百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可謂盛矣。然諸儒講論六藝之文章，尠傳焉，以無裒集之者故也。漢儒說經各有家法，不爲嚮壁虛造之談。歷魏晉至隋唐，遵循勿失。宋時周程張朱諸子講明義理，而名物制度，猶必以漢儒爲宗。逮至元明，講章時文之習勝，率多高心空腹，束書不觀，而經術日衰矣。我國家重熙累洽，列聖相承，尊經重學，頒御纂欽定之書於天下。而又廣開四庫，搜羅秘逸，兩舉鴻博，一舉經學，天下之士，靡然嚮風。

二百年來，專門名家者，於易，有半農定宇惠氏父子；於書，有良庭江氏，西莊王氏；於詩，有長發陳氏；於春秋，有復初顧氏；於公羊，有稟軒孔氏；於

禮，有稷若張氏，慎修江氏，易疇程氏，〇〇於爾雅，說文音韻，有亭林顧氏，東原戴氏，二雲邵氏，懋堂段氏，石臞王氏，〇〇於諸經言天文，則勿掩梅氏；〇〇言地理，則東樵胡氏，百詩閻氏；〇〇言金石文字，則竹汀錢氏。其讀書卓識，超出前人，自闢途徑，爲歷代諸儒所未及者，約有數端：

一曰辨羣經之僞。如胡氏之易圖明辨，辨河圖，洛書，先天後天，各圖，非易書本有。王氏之白田雜著，〇〇辨周易本義前九圖，非朱子所作。閻氏古文尙書疏證，惠氏古文尙書考，辨東晉晚出之古文，孔傳爲梅頤僞託，毛氏詩傳詩說駁議，〇〇辨子貢傳，申培說，爲豐坊僞撰是也。

一曰存古籍之真。如易經二篇，傳十篇，本自別行。王弼作注，始分傳附經。朱子本義復古十二篇。明時修大全，用程傳本，以本義附之。後坊刻，去程傳，專存本義，仍用程傳本；而朱子書亦失其舊。自御纂周易折中改從古本，學者始見真面目。惠氏周易本義辨證詳言之。又如竹君朱氏之倡刊說文始一終亥之本；〇〇通志堂抱經堂之校刊經典釋文全書是也。〇〇

一曰發明微學。惠氏之易漢學，周易述；張氏之周易虞氏義，虞氏消息；〇〇王氏之廣雅疏證；段氏之說文註；黃梨州梅勿菴之本周髀言天文；〇〇邵二雲之重疏爾雅；焦里堂之重疏孟子是也。〇〇〇

一曰廣求遺說。余氏之古經解鈎沈；〇〇任氏之小學鈎沈；〇〇邵氏之韓詩內傳考；洪氏之輯鄭賈服諸家說爲左傳詁；〇〇臧氏之輯儀禮喪服馬王注；禮記盧植解詁，月令蔡邕章句，爾雅古注；是也。〇〇

一曰駁正舊解。江氏之深衣考誤，辨深衣非六幅交，解爲十二幅；鄉黨圖考，辨治朝本無屋無堂。顧亭林左傳杜解補正，顧復初春秋大事表，皆糾杜注諒闇短喪之謬。戴東原聲韻考，以轉注爲互訓，歷指前人解釋之誤；是也。

一曰創通大義。顧氏之音學五書分十部，江氏之古韻標準分十三部，段氏之六書音韻表分十七部，以考古音。王尙書之經傳釋詞，標舉一百六十字，以明經傳中語詞非實義。凌教授之禮經釋例，分通例，飲食例，賓客例，射例，變例，祭例，器服例，雜例，以言禮之節文等殺；是也。〇〇

凡此皆本朝經學之卓卓者，其他閉戶研求，以其所得，筆之於書，不可殫述。蓋惟上有稽古同天之聖人，而後下之服習者衆，彬彬乎超軼兩漢也。諸儒所注羣經，成書具在，而其散見於文集者，或與友朋辨論經義，或剖析古今疑旨，或所注之經，句詮字釋，關涉大義者，別爲文發之。又有札記之書，所釋非一經，經不數條，顧較通釋全經者，時有創獲。哀而集之，誠通經之軌轍矣。然而諸儒著述，散在人間，爲類甚繁；非博聞多識好學深思之君子，未易攬其全，集其成也。

涇縣朱蘭坡先生，以許鄭之精研，兼馬班之麗藻，出入承明金馬著作之庭二十餘年。內府圖籍外間所未見者，輒錄副本。又性好表章遺逸，宏獎士類。四方著述未經刊布者，多求審定。先世培風閣藏書最富，而其萬卷齋所得祕本尤多。於是博采本朝說經之文，覈其是非，勘其同異，分類編錄，名曰詁經文鈔。凡易八卷，書八卷，詩八卷，春秋八卷，周禮十卷，儀禮五卷，禮記五卷，三禮總義十卷，論語孟子附羣經義共五卷，爾雅一卷，音韻一卷，總七十卷。其文多鈔自諸家集中，而解經之書，有分段箋釋，自成篇章者，亦同錄入。尋其義例，宗主漢儒，惟取徵實

之文，不取空蹈之論。至於一事數說，兼存并載，以資考證。蓋欲讀者因文通經，非因經存文也。然而諸家撰著之精，亦藉是萃聚，不致散逸矣。培壘曩歲在都，追陪講論，飫聞大旨。今獲睹是書之成，奉命作序。自漸膚末，無裨高深。惟敬述我朝經學之盛，與是書所以嘉惠藝林之意，揭之於篇，以諭來者。儻有好而梓之，廣其傳布，則後進獲益無窮；不朽之業，實在於斯，所深企焉。

〔一〕錄研六室文集。

〔二〕胡培壘，字載屏，一字竹村，清績溪人。生卒年未詳。嘉慶進士，官戶部主事。

居鄉，創立東山書院。其學長於治經，閱數十年，成儀禮正義一書。又有燕寢考，研六室文鈔。〔三〕趙岐孟

子題詞。『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祇立五經而已。』〔四〕清

康熙間，有欽定春秋傳說彙纂，欽定詩經傳說彙纂，欽定書經傳說彙纂等。乾隆間，有御纂周易折中，御纂

詩義折中，御纂春秋直解等。〔五〕清乾隆三十八年，開四庫全書館。以紀昀、陸錫熊等為總纂官。乾隆四

十七年，全書告成，計共三萬六千餘冊，分寫七分，建七閣藏之。〔六〕康熙十八年，召試博學鴻詞，取五十

人。乾隆元年，召試博學鴻詞，取五十人。次年又補試，取四人。乾隆十五年，詔舉經明行修之士。惠士奇等被

薦。〔七〕吳縣惠士奇，字天牧，一字仲孺，晚年自號半農居士。邃於經學，撰易說禮說等。其次子惠棟，尤深

於易撰易漢學八卷，周易述二十三卷等。〔八〕吳江江聲，號良庭，師事惠棟，有尚書集注音疏等。嘉定，王

鳴盛字鳳階，一字禮堂，別字西莊。鑽研尚書數十年。撰尚書後案二十卷等。〔九〕吳江陳啟源，字長發。著

毛詩稽古編三十卷等。〔十〕無錫，顧棟高，字復初。著春秋大事表，數十年始成。〔十一〕曲阜，孔廣森，字

衆仲，號檇約，又號臯軒。著公羊春秋通義十一卷。〔十二〕濟陽，張爾岐，字稷若，精三禮。著儀禮鄭注句讀

十七卷，及夏小正註，弟子職註等。婺源江永，字慎修。精於律數聲韻及三禮之學。有禮經綱目，周禮疑義舉

要，禮記訓義釋言等。歙縣程瑤田，字易田，又字易疇。學於江永，精於禮。著有儀禮喪服足徵記，宗法小記等。

〔十三〕崑山顧炎武，初名絳，字寧人，號亭林。精於音韻之學。著有音論，易音，詩本音，唐韻正，古音表，合稱

「音學五書」。休寧戴震，字東原。精小學，著聲韻考，聲類表等。餘姚邵晉涵，字與桐，一字二雲。精訓詁之學。

著爾雅正義二十卷等。金壇段玉裁，字懋堂，精聲音訓詁之學。著說文解字注等。高郵王念孫，字懷祖，號石

臞。注釋爾雅，日以三字爲率，十年成書二十卷，名曰廣雅疏證。〔十四〕宣城梅文鼎，字定九，又字勿庵。精

於天文歷算，著有天算之書八十餘種。〔十五〕德清胡渭，字臚明，一字東樵。精地理之學。嘗與顧祖禹等，

纂修一統志。又著禹貢錐指二十卷等。太原閻若璩，字百詩，精於經史，長於辨證。著有古文尚書疏證，四書

釋地等。〔十六〕嘉定錢大昕，字曉徵，又字辛楣，號竹汀。博通經史。著有金石文跋尾，元史藝文志等。〔

十七〕白田雜著八卷，寶應王懋竑撰，所載皆辨證之文。〔十八〕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學者稱西河先生。博覽經籍，說經好辨駁，每與宋儒爲難。〔十九〕大興朱筠，字竹君，一字美叔，學者稱笥河先生。序刊宋槧許氏說文，廣布學宮。〔二十〕通志堂，滿洲納蘭成德廳事名。抱經堂，杭州盧文弨廳事名。〔二一〕武進張惠言，字皋文，治易，專主虞氏。著周易虞氏義，虞氏消息等。〔二二〕餘姚黃宗羲，字太冲，號梨洲。除精於史學外，亦治天文。有大統法辨，割圖八綫解，時憲書法解新等。〔二三〕甘泉焦循，字理堂。所著說經之書，有孟子正義，六經補疏等二十餘種。〔二四〕吳縣余蕭客，字仲林，博探唐以前經說，撰爲古經解鈎沉三十卷。〔二五〕興化任大椿，字幼植，精於小學，著有小學鈎沈，字林考逸等。〔二六〕陽湖洪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治經深於左氏春秋，採取鄭玄，賈逵，服虔諸家之說，爲左傳詁。〔二七〕武進臧庸，字西成。著拜經日記。輯爾雅古注，盧植禮記解詁等。〔二八〕歙縣凌廷堪，字仲子。博通經史，尤精於禮。著禮經釋例十卷，校禮堂文集三十六卷。

儒家與方士之糅合

夏曾佑

鬼神術數，自古分流。至春秋之季，而有老、孔、墨三家，同時各有所發明，其賢於古說明矣。然於古說未能盡去也。至秦乃皆折而入於上古鬼神術數之說，非諸家

弟子之不克負荷也，蓋其初祖創教之初，卽不能絕古說之根株。譬如草子，藏於泥中，一遇春日，便卽發生，更無疑義。故三家數傳之後，諸弟子不欲保存其教，則已，欲保存焉，非兼采鬼神術數之說不可也。一既采之，則曾不逾時，已反客而爲主，所存者，老孔墨之名稱而已。

觀秦漢時之學派，其質幹有三：（一）儒家，（二）方士，（三）黃老。一切學術，均以此三者離合而成之，述其概略如下：

方士之說「內丹」始見於屈原，「外丹」始見於鄒衍，而後皆併入孔教。

屈原遠遊——

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

貴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

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

奇傳說之託辰星兮，羨韓衆之得一。

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三〕}

保神明之清澄兮，^{〔四〕}精氣入而羸穢除。^{〔五〕}

道可受兮，不可傳。^{〔六〕}

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

無滑而魂兮，彼將自然。^{〔七〕}

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八〕}

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九〕}

其說與丹經無異，而不涉於儒。屈原賦二十五篇，無言孔子者。至魏伯陽則言「火記不虛作，演易以明之」。^{〔一〇〕}是方士「內丹」與儒相雜矣。

而「外丹」之說，則其始即與儒不分。史記以鄒子與孟荀同傳，殆儒家者流也。而封禪書曰：——

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一一〕}論著終始五德之運，^{〔一二〕}及秦帝而齊人奏

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書〕皆燕人，爲方仙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書〕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是方士「外丹」與儒相雜也。

秦始皇本紀

三十二年，始皇……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

三十五年……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勿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書〕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未可爲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

吾使人廉問，〔云〕或爲詆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

此諸生與方士合一也。

三十六年……使博士爲仙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誦弦之。

此諸生與方士合二也。

三十七年……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爲候。』

此諸生與方士合三也。

雖然，此猶得曰偶然耳。再以西漢各經師之說證之。說文——魃，鬼服也。〔云〕

……韓詩外傳『鄭交甫逢二女，魃服。』

文選江賦注引韓詩內傳——〔云〕

鄭交甫，遵彼漢皋，臺下遇二女，與言曰：『願請子之珮。』二女與交甫，交甫

受而懷之……循探之，卽亡矣。

南都賦注引韓詩外傳——

鄭交甫……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荆雞之卵。

七啓注引韓詩——

序曰：『漢廣，悅人也。』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薛君曰：『游女，謂漢神也。』

韓詩外傳又載子夏之言曰：

黃帝學乎大墳，顓頊學乎祿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

是治詩者，合方士之說也。漢書李尋傳

治尚書……獨好洪範災異……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曆包元太平經十

二卷，以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重平夏賀良，容丘丁廣世……而李尋亦好之……陳說漢

曆中衰，當更受命。……哀帝……以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將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

是治書者，合方士之說也。劉向傳——

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書，言神仙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誦讀，以爲奇獻之，言黃金可成。

是治穀梁春秋者，合方士之說也。晉葛洪抱樸子論仙篇引董仲舒所撰李少

君家錄云——

少君有不死之方，而家貧無以市其藥物，故出於漢以假塗求其財，道成而去云云。

其事甚怪，然以證春秋繁露所列求雨止雨之法，暴巫，聚蛇，埋蝦蟇，燒雄雞老猪，取死人骨燔之等法，則仲舒之學，實合「巫蠱」「厭勝」「神仙」「方士」而一之。是治公羊春秋者，合方士之說也。至於易道陰陽，更與方士爲近，而「

道人」之名，即起於京房之自號。禮家封禪，申公公玉帶之倫，莫能定其儒生，爲方士，更無論焉。蓋漢儒之與方士，不可分矣。

其所以然之故，因儒家尊君君者，王者之所喜也，方士長生，生者，亦王者之所喜也。二者既同爲王者之所喜，則其勢必相妬，於是各盜敵之長技以謀獨擅，而二家之糅合成焉。

然諸儒皆出荀子。漢書申公傳「事齊人浮丘伯，受詩。」鹽鐵論「包丘子與李斯，俱事荀卿。」是魯詩，荀子之傳也。韓詩僅存外傳，源流不可考，然引荀子以說詩者四十四，是韓詩，荀子之別子也。書出於伏生，伏生故秦博士，李斯既焚詩書，禁異說，必不容有非荀派者廁其間，是亦可臆度其爲荀子之傳也。儒林傳「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傳及詩於魯申公。」是穀梁春秋，荀子之傳也。

既同爲荀子之傳，荀子法後王，拒五行，而諸人法黃帝，和方士，何相反若是？知此非相反也，實承荀子之意者也。荀子仲尼篇：

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求善處大重，理任大事，持寵於萬乘之國，必

無後患之術，莫若好同之，援賢博施，除怨而無妨害人。耐任之，則慎行此道也。而不耐任，且恐失寵，則莫若早同之。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如有寵則必榮，失寵則必無罪，是事君者之寶，必無後患之術也。

又臣道篇：

事是君者，有補削，無撓拂。追脅於亂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

夫爲經師者，以「守死善道」教後生，尙恐其不聽矣。既以「固寵無患」「崇美諱敗」爲六經之微旨，則流弊胡所不至。荀子死於秦前，幸耳！荀子而生於秦皇漢武之世，有不爲文成五利者乎？（三七）

雖然，此亦孔子尊君重生之極致，有以致之也。於從儒何尤，於荀子何尤！

「九家以儒道爲著。時至秦漢，儒道混合，其跡泯然。漢武帝罷去百家，尊崇儒術，自其外表觀之，治爲近是。然握其柄者，實爲道家。論者不察，遂謂自秦漢以後，儒家思想，統一中國。夏曾佑著中國歷史，論及儒道之所以融和之故，乃作儒家與方士之糅合以發明之。」（二）夏曾佑，字穗卿，浙江杭州人。生年未詳。

卒於中華民國十三年，公元一九二四年。平生負膺墨子，晚年尤好佛學。為晚清思想界革命先驅。與梁任

公譚復生最友善。長於辯論，梁任公每與談論學術，必為所屈服。平生著述，已出版者，有中國歷史教科書。

〔三〕塵，一作虛。承乎遺則，思奉長生之術也。〔四〕傳說，商武丁相辰星，東方之星宿。傳說死後，其精著

於房尾。韓衆，一作韓終。列仙傳齊人韓終，為王採藥，王不肯服，終自服之，遂得仙。〔五〕陵陽子明經，言：「

春食朝霞；朝霞者，日始欲出，赤黃氣也。秋食淪陰；淪陰者，日沒以後，赤黃氣也。冬飲沆瀣；沆瀣者，北方夜半

氣也。夏食正陽；正陽者，南方日中氣也。並天地玄黃之氣，是為六氣也。〔六〕常吞天地之英華也。〔

七〕納新吐故也。〔八〕莊子曰：『道可傳而不可受。』謂可傳以心，不可受以量數也。〔九〕無，一作泐，

濁也。滑，亂也。彼將自然，應氣臻也。〔十〕壹氣，專己心也。孔，甚也。於中夜存，恆在身也。〔十一〕虛以待之，

莊子曰：『氣者，虛而待物者也。』無為之先，此所謂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趨也。〔十二〕魏伯

陽，漢吳人。性好道術，為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作參同契五行相類等書。其說似周易。實彼借爻象以論作

丹之意云。〔十三〕騶衍。〔十四〕五行之德。〔十五〕五子，皆古仙人。〔十六〕主運，騶子篇名。〔十

七〕方，逆也，即云不中也。〔十八〕廉，察也。〔十九〕魃，音奇。〔二十〕江賦，晉郭璞作。〔二十一〕南都賦，

漢張衡作。〔二十二〕七啓，曹植作。〔二十三〕春秋繁露，漢董仲舒作。求雨止雨，皆其中篇名。暴坐諸法，皆詳

書中。〔二四〕京房，西漢頓丘人，好陰陽災異之學。〔二五〕申公，西漢魯人，公玉帶，西漢濟南人，皆長禮學。〔二六〕鹽鐵論西漢桓寬作。〔二七〕文成五利，皆漢將軍名號。漢武帝拜方士少翁爲文成將軍，拜方士欒大爲五利將軍，皆言黃金可成，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武帝甚悅之。後帝使人徵隨驗，實無所驗。始知其妄，乃誅之。

仁學自敘

譚嗣同

仁，从二从人，相偶之義也。元，从二从儿，儿，古人字，是亦仁也。无，鄒說通元爲无；言是无亦从二从人，亦仁也。故言仁者，不可不知元，而其功用可極於元。能爲仁之元而神於无者有三：曰佛，曰孔，曰耶。而孔與耶仁同而所以仁不同。能調變聯融於孔與耶之間，則曰墨。周秦學者，必曰孔墨，孔墨誠仁之一宗也。惟其尙儉，非樂，似未足進於大同。然既標兼愛之旨，則其病亦自足相消。蓋兼愛則人我如一，初非世之專以尙儉非樂苦人也。故墨之尙儉非樂，自足與其兼愛相消，猶天元代數之以正負相消，無所於愛焉。墨有兩派，一曰任俠，吾所謂仁也。在漢有黨錮，在宋有永嘉，略得其一體。一曰格致，吾所謂學也。在秦有呂覽，在漢有淮南，各識其偏端。仁

而學，學而仁，今之士，其勿爲高遠哉！蓋卽墨之兩派以近合孔耶，遠探佛法，亦云汰矣。

(天)

吾自少至壯，徧遭綱倫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瀕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輕其生命，以爲塊然軀壳，除利人之外，復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懷墨子摩頂放踵之志矣。二三豪俊，亦時切亡教之憂，吾則竊不謂然。何者，教無可亡也。教而亡，必其教之本不足存，亡亦何恨！教之至者極其量，不過亡其名耳。其實固莫能亡矣。名非聖人之所爭，聖人亦名也。聖人之名，若性皆名也。卽吾之言仁言學，皆名也。名則無與於存亡。呼馬，馬應之可也；呼牛，牛應之可也。道在屎溺，佛法是乾屎橛，無不可也。何者，皆名也。其實固莫能亡矣。惟有其實而不克傳其實，使人反瞽於名實之爲苦，以吾之遭，置之婆娑世界中，猶海之一涓滴耳。其苦何可勝道！竊揣歷劫之下，度盡諸苦厄，或更語以今日此土之愚之弱之貧之一切苦，將笑爲誑語而不復信；則何可不干一述之，爲流涕哀號，強聒不舍，以速其衝決網羅，留作券劑耶？網羅重重，與虛空而無極。初當衝決利祿之網羅，次衝決俗學若考據若詞章之網

羅，次衝決全球羣學之網羅，次衝決君主之網羅，次衝決倫常之網羅，次衝決天之網羅，終將衝決佛法之網羅。然其能衝決，亦自無網羅；真無網羅，乃可言衝決。故衝決網羅者，卽是未嘗衝決網羅，循環無端，道通爲一。凡誦吾書，皆可於斯二語領之矣。所懼智悲未圓，語多有漏；每思一義，理奧例賾，全涌奔騰，際筆來會，急不暇擇，修詞易刺；止期直達所見，文詞亦自不欲求工。況少有神悟，又決非此世間之語言文字所能曲肖。乃至非此世間之腦氣心思所能徑至。古之達人，悼夫詞害意，意害志，所以寧終默爾也。莊不云乎？「千世而一遇大聖人，知其解者，猶日暮也。」夫旣已著爲篇章，卽墮粗跡，而知解不易，猶至如此，何哉？良以一切格致新理，悉未萌芽，益復無由悟入；是以若彼其難焉。今則新學競興，民智漸闢，吾知地球之運，自苦向甘，吾慚吾書未饜觀聽則有之。若夫知解爲誰某，爲幾何，非所敢患也矣。書凡五十篇，分爲二卷，首界說二十七條。華相衆生，自叙於蟲蟲蟲天之微大弘弧精舍。

〔一〕錄譚瀏陽全集。譚嗣同，由耶之愛，體佛之空，以建孔之極。溝通三家思想，而貫之以仁，於是乃著

仁學二卷。〔二〕譚嗣同，字復生，號壯飛，清瀏陽人。生於同治四年，公元一八六五年；卒於光緒二十四年，

公元一八九八年；少倜儻，有大志，淹通羣籍，能文章，好任俠，善劍術。自甲午戰事後，發憤提倡新學，官江蘇知府。與維新派康有為、梁超等往來甚密。以徐致靜薦，加四品卿銜，充軍機章京。與楊銳、林旭、劉光第同參預新政，時號爲軍機四卿。後革新策畧涉，被殺，爲「戊戌六君子」之一。有仁學，石菊隱廬筆識，寥天一閣文，莽蒼蒼齋詩，遠遺堂集外文。〔三〕鄒與許同。漢許慎作說文解字。〔四〕東漢黨錮諸人，專向氣節，死難者尤多。〔五〕南宋陳亮、葉適諸人，提倡事功學說。於朱陸外，卓然自成一派。因其皆永嘉人，故又稱「永嘉學派」。〔六〕呂覽，卽呂氏春秋。呂氏春秋，淮南子，於九流皆列入雜家。其實類書也。〔七〕語見莊子。〔八〕娑娑，又作沙訶，堪忍之義。故譯作忍土。此界衆生，安忍於十界，不肯出離，故名忍。娑娑世界，爲三千大千世界之總名，是一佛攝化之境土也。〔九〕見莊子齊物論。

仁學界說

譚嗣同

仁以通爲第一義。以太也，電也，心力也，皆指出所以通之具。

以太也，電也，粗淺之具也，借其名以質心力。

通之義，以道通爲一，爲最渾括。

通有四義，中外通，多取其義於春秋；以太平世遠近大小若一故也。上下通，

男女內外通，多取其義於易；以陽下陰吉，陰下陽吝，泰否之類故也。^四人我通，多取其義於佛經；以無人相無我相故也。^四

仁，亦名也，然不可以名名也。惡名名者故惡名，知惡名，幾無仁學。^五
不識仁，故爲名亂，亂於名，故不通。^六
通之象，爲平等。^七

通則必尊靈魂，平等則體魄可爲靈魂。^八

靈魂，智慧之屬也；體魄，業識之屬也。^九

智慧生於仁。^{一〇}

仁爲天地萬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識。^二

仁者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三

不生不滅，仁之體。^三

不生與不滅平等，則生與滅平等。生滅與不生不滅亦平等。^四

生近於新，滅近於逝；新與逝平等，故過去與未來平等。^五

有過去，有未來，無現在。過去未來皆現在。 ㊦

仁，一而已，凡對待之詞，皆當破之。 ㊦

破對待，當參伍錯綜其對待。 ㊦

參伍錯綜其對待，故迷而不知平等。 ㊦

參伍錯綜其對待，然後平等。 ㊦

無對待，然後平等。 ㊦

無無，然後平等。 ㊦

平等生萬化，代數之方程式是也。其爲物不貳，故生物不測。不貳則無對待，不

測則參伍錯綜其對待。代數如權衡然，參伍錯綜之不已，必平等則無無。 ㊦

平等者，致一之謂也，一則通矣，通則仁矣。 ㊦

凡爲仁學者，於佛書當通華嚴，及心宗相宗之書。 ㊦ 於西書，當通新約及算學

格致社會學之書。於中國當通易，春秋，公羊傳，論語，禮記，孟子，莊子，墨子，史記，及陶

淵明，周茂叔，張橫渠，陸子，王陽明，王船山，黃梨洲之書。 ㊦

算學卽不深，而不可不習幾何學。蓋論事辦事之條段在是矣。^三

格致卽不精，而不可不知天文地輿全體心靈四學。蓋羣學之門徑在是矣。^三

〔一〕見前篇注一。〔二〕見前篇注二。〔三〕講春秋學者，多言三世之旨，曰據亂世，曰昇平世，曰太

平世。〔四〕各，泰，否，皆卦名。〔五〕心宗，卽禪宗；相宗，法相宗之略稱。心宗，亦假佛心宗。所謂心宗者，不立

文字，而以心印心之謂也。釋迦牟尼佛，付大迦葉，涅槃妙心，卽爲此宗之祖。法相宗，謂一切有情，皆遇緣熏習，卽各自性而起，都不關涉真如。故於色心諸法，而建立種種名相，謂之法相宗。

論中國最近世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

梁啟超^{〔二〕}

其最近數十年來，崛起之學術，與惠戴爭相席而駸駸相勝者，^{〔三〕}曰西漢今文之學。^{〔四〕}首倡之者，爲武進莊方耕著春秋正辭。方耕與東原同時相友善，然其學不相師也。戴學治經訓，而博徧羣經；莊學治經義，而約取春秋公羊傳。東原弟子孔巽軒雖嘗爲公羊通義，^{〔五〕}然不達今文家法，膚淺無條理，不足道也。方耕弟子劉申受始顯，主董仲舒、李育，^{〔六〕}爲公羊釋例，實爲治今文學者不祧之祖。逮道光間其學寢盛，最著者曰仁和龔定庵，曰邵陽魏默深。^{〔七〕}定庵有文集三卷，續集四卷，定庵段

茂堂外孫也，其小學多得自段氏，而經義則挹自莊劉。又好治史，憲章實齋之學，言「六經皆史」。又學佛，欲排禪宗，衍教下三家，其思想蓋甚複雜。然其於春秋，蓋有心得，能以恢詭淵眇之理想，證衍古誼，其於專制政體，疾之滋甚。集中屢歎恨焉。又頗明社會主義，能知治本。當嘉道間，舉國醉夢於承平，而定庵憂之，儼然若不可終日。其察微之識，舉世莫能及也。生網密之世，風議隱約，不能盡言。其文又瑰瑋連犴，淺學或往往不得其指之所在。雖然，語近世思想自由之嚮導，必數定庵。吾見并世諸賢，其能爲現今思想界放光明者，彼最初率崇拜定庵，當其始讀定庵集，其腦識未有不受其激刺者也。夫以十年以來，歐美學澎湃輸入，雖乳臭之子，其眇思醇說，皆能軼定庵。顧定庵生百年前，而乃有此，未可以少年喜謗前輩也。然定庵憔悴牢落不得志，其道力不足以自勝，故細行多不檢。其惡習影響於新學界者亦有焉。

前此治今文者，則春秋而已。至魏默深乃推及它經，著詩古微、書古微、詩主齊魯、韓書主歐陽大小夏侯，而排斥毛鄭，不遺餘力。由今日視之，其無謂亦甚矣。

然一家之言，不可誣也。魏氏又好言經世之術，爲海國圖志，獎勵國民對外之觀念，其書在今日，不過束閣覆瓿之價值，然日本之平象山吉田松陰西鄉隆盛輩，皆爲此書所激刺，間接以演尊攘維新之活劇。『不龜手之藥一也，或以霸，或不免於泮泮統』^{〔一〕}豈不然哉！

數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緣固不得不遠溯龔魏，而二子皆治今文學。然則今文學與新思想之關係，果如是密切乎？曰：是又不然。二子固非能純治今文者，卽今文學亦安得有爾許魔力？欲明其理，請徵泰西。夫泰西古學復興，遂開近世之治，謂希臘古學，果與近世科學哲學，有不可離之關係乎？殆未必然。銅山崩而洛鐘應者，^{〔二〕}其機固若是也。凡社會思想束縛於一途者既久，驟有人焉衝其藩籬而陷之，其所發明者，不必其遂有富於真理也。但使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則自能震聳一般之耳目，而導以一線光明，此懷疑派與學界革命常相緣也。今文家言，一種之懷疑派也。二百年間，支配全學界有力之一舊說，舉凡學子所孳孳焉以不得列宗門爲恥者，而忽別樹一幟以與之抗，此機一動，前之人所莫敢疑者，後之人乃競起而疑之；

疑之不已，而倣詭之論起焉；^{〔七〕}倣詭之論多，優勝劣敗，真理斯出。故懷疑派之後，恆繼以詭辯派，詭辯派之後，而學界革命遂成立，此徵諸古今中外而皆然者也。今文之學，對於有清一代學術之中堅而懷疑者也，龔魏及祖述龔魏之徒，則近於詭辯者也，而我思想界，亦自茲一變矣。今勿具論。其與龔魏相先後而學統有因緣者，則有若陽湖李申著，長洲宋于庭，仁和邵位西。^{〔八〕}宋氏傳會太過，支離太甚，不足以當鉅子。李氏明算，長於地理，其治經則排斥周官特甚。邵氏則卓然一經師也。蓋申者始今文春秋，默深始治今文詩，今文書，而位西則言今文禮。著禮經通論，以逸禮三十九篇爲劉歆矯造。自是羣經今文說皆出，而湘潭王壬秋，壬秋弟子井研廖季平，^{〔九〕}集其大成。王氏徧注羣經，不斷斷於攻古文，而不得不推爲今學大師。蓋王氏以公羊說六經，公羊實今學中堅也。廖氏受師說而附益之，著書乃及百種，可謂不憚煩，而其說亦屢變。初言古文爲周公，今文爲孔子；次言今文爲孔子之真，古文爲劉之僞；最後乃言今文爲小統，古文爲大統；其最後說，則戊戌以後，懼禍而支離之也。蚤歲實有所心得，儼然有開拓千古推倒一時之概，晚節則幾於自賣其學，

進退失據矣。至乃牽合附會，撫拾六經字面上碎文隻義，以比附泰西之譯語，至不足道。雖然固集數十年來今學之大成者，好學深思之譽，不能沒也。蓋自今古之訟既興，於是朱右曾，（一〇）有尙書歐陽夏侯遺說考，陳喬樞，有今文尙書經說考，三家詩遺說考，齊詩翼氏學疏證，陳立有公羊義疏，專憑西漢博士說以釋經義者間出。逮廖氏而波瀾壯闊極矣。吾師南海康先生，（一一）少從學於同縣朱子襄先生，（一二）朱先生講陸王學於舉世不講之日，而尤好言歷史法制得失。其治經則綜糅漢宋今古，不言家法。康先生之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淵源頗出自井研，不可誣也。然所治同，而所以治之者不同。疇昔治公羊者皆言例，南海則言義。惟牽於例，故還珠而買櫝；惟究於義，故藏往而知來。以改制言春秋，以三世言春秋者，（一三）自南海始也。改制之義立，則以爲春秋者，紂君威而申人權，夷貴族而尙平等，去內競而歸統一，革習慣而尊法治；此南海之言也。疇昔吾國學士，對法制之觀念，有補苴無更革；其對於政府之觀念，有服從，有勸諫，無反抗；雖由霸者之積威，抑亦誤學孔子，謂教義固如是也。南海則對於此種觀念，施根本的療治也。三世之義立，則以進化之理，釋經

世之志，徧讀羣書，而無所閱，而導人以向後之希望，現在之義務。夫三世之義，自何邵公以來，久闇芻焉。〔三〕南海之倡此，在達爾文主義未輸入中國以前，〔四〕不可謂非一大發明也。南海以其所懷抱，思以易天下，而知國人之思想束縛既久，不可以猝易；則以其所尊信之人爲鵠，就其所能解者而導之；此南海說經之微意也。而其影響，則既若此。近十年來我思想界之發達，雖由時勢所造成，歐美科學所簸動。然謂南海學說無絲毫之功，雖極惡南海者，猶不能違心而爲斯言也。南海之功安在，則亦解二千年來人心之縛，使之敢於懷疑，而導之以入思想自由之途徑而已。自茲以還，瀏陽譚壯飛著仁學，〔五〕乃舉其冥想所得實驗所得聽受所得者，盡發之而無餘，而思想界遂起一大革命。

輓近學界，對於孔子而試挑戰者，頗不乏人。若孔子之爲教主與非教主也。孔子在三千來學界之功罪也。孔子與六家九流之優劣比較也。孔子與泰西今古尊哲之優劣比較也。莽然并起，爲學界一大問題。顧無論或推尊之，或謗議之，要之其對於孔子之觀念，以視十年前，劃若鴻溝矣。何也，自董仲舒定一尊以來，以至康南

海孔子改制考出世之日，學者之對於孔子，未有敢下評論者也。恰如人民對於神聖不可侵犯之君權，視爲與我異位，無所容其思議。而及今乃始有研究君權之性質，擬議其長短得失者。夫至於取其性質而研究之，則不惟反對焉者之識想一變，即贊成焉者之識想，亦一變矣。所謂脫羈軌而得自由者，其幾卽在此而已。

〔一〕節飲冰室文集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二〕梁啟超，字卓如，號任公，別署飲冰室主人。

廣州新會縣人。生於清同治十二年，公元一八七三年；卒於中華民國十八年，公元一九二九年。八歲學爲文，九歲能綴千言，十七歲中舉人。後求學於康有爲，又與赴京師作政治運動。戊戌政變，乃逃亡日本，前後十年。辦新民叢報，專從文字鼓吹政治革命。民國二年，任司法總長，六年任財政總長。俟後一方從事政治活動，一方講求學術著述。平生著述甚夥。有飲冰室文集，近年各種近著，及講演集等傳世。〔三〕吳縣惠

棟，休寧戴震，皆清代古文學大家。

〔四〕中國經學，有今古文學兩大派。皆以尙書爲根據。漢初伏生，口傳

古尙書二十八篇，學者遞相授受，寫以漢隸，故謂之今文尙書。古文尙書，皆科斗文字，藏孔子舊宅壁中，孔

安國爲之傳。東漢學者，多傳習之。自尙書今古文之厲階一開，五經皆有今古文本。兩派門戶日深，至清代

兩派學風，先後復振。

〔五〕曲阜孔廣森，號巽軒。

〔六〕武進劉逢祿，字申受。

〔七〕李育，後漢漆人，字元

春。少習公羊春秋，爲班固所重。〔八〕龔自珍，號定庵；魏源，字默深。〔九〕金壇段玉裁，字茂堂。精說文。〔十〕章學誠，號實齋。有文史通義，言『六經皆史也。』〔十一〕禪宗，佛之一派，又名心宗。〔十二〕儂，音讒，苟且可輕之貌。禮，『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儂焉如不終日。』〔十三〕醴，音覃，酒味苦也。〔十四〕詩，至漢有齊詩，魯詩，韓詩三家。書有歐陽生大夏侯勝小夏侯建三家。毛萇有詩傳，謂之毛詩。鄭玄有毛詩箋。〔十五〕見莊子逍遙游。〔十六〕見漢書，東方朔傳。〔十七〕俶，音惕，卓異也。〔十八〕李兆洛，字申耆。宋翔鳳，字子庭。邵懿辰，字位西。〔十九〕王闓運，字壬秋。廖平，字季平。〔二十〕朱右曾，嘉定人。〔二一〕陳喬樞，閩縣人。〔二二〕陳立，句容人。〔二三〕康有爲南海人，因號南海。〔二四〕朱次琦，字子襄，南海人。〔二五〕康有爲講春秋，言孔子託古改制。又言春秋，有三世。曰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二六〕漢，何休，字邵公，今文家。習，音忽，冥也。又寫作吻。〔二七〕達爾文，十八世紀英國之自然科學家。有種原論等書，倡生物進化之說。〔二八〕譚嗣同，號壯飛，著有仁學。死於戊戌變政之難。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HINA

003160

中華學術思想文選



二八二

中華書局發行

哲學論文集

景昌極著 二冊 一元六角

本書係成都大學教授景昌極先生所作關於哲學的論文。全書分玄學、認識、倫理三部，共十五篇，頗能融會中西，折衷一是。著者曾從南京歐陽竟無先生講學有年，其中有關於唯識論之論文若干首，尤見精采。

現代哲學思潮綱要

瞿菊農編 一冊七角

本書先敘述現代哲學思潮之淵源與背景，復說明現代哲學思潮之主要派別，並介紹各派代表人物的學說；再以派別為主，討論各派對於特殊哲學問題之見解；最後，編者合派別的研究法與問題的研究法之長，作一概括的探討。

哲學研究 一冊七角

光華大學哲學會著

本書係光華大學哲學會師生共同研究所得之成績。其中如蘇格拉地以前的希臘哲學，邏輯革命，哲學與科學，身與心，以及周易之倫理思想，墨子兼愛、非愛、無差等辯諸篇，均有極新穎之學理，極精到之論斷。

道德哲學

張東蓀著 一冊二元

本書以淺顯之文字，闡高深之學理，述自然主義與理性主義兩大思潮內之十派，每派因互相調和而有進步。著者係以思想之型式，籍明思想之進化；而以個人獨到之主張，殿於各派之後。

中華書局出版

中國哲學史

謝元量編 一冊 一元八角

吾國哲學一門，素鮮綜合之紀述。本書凡關於六藝、九流、諸子、百家，以及釋老之教義，宋、元、明、清各家之學說，以時代為經，以宗派為緯，分別作系統之研究。其淵源派別，離合異同，無不提綱絜領，深入淺出，於吾國哲學書中，可謂別開蹊徑，另具卓見。

中國哲學史要綱

(中華百科叢書)

蔣維喬編 楊大膺編

三冊 上中冊各七角 下冊 印刷中

本書內容，將中國哲學分為自然主義、人為主義、享樂主義、苦行主義、神祕主義、理性主義六派。其特色有六：(一)對於中國思想之演進，窮源究委，敘述明瞭；(二)以語體文敘述，讀之極易瞭解；(三)書中故實，另加詳註，附於卷末；(四)每章之末，均列有問題，以便研究；(五)每章均有索引，以資檢查；(六)本書所引用參考書，詳載編末，俾讀者可以查對原文。

中國近三百年哲學史

蔣維喬編述

一冊 七角

自清初至現代三百年間思想界之劇變，與周秦之際無異，實為研究中國哲學者，最感興趣之時期；然至今尚無專書，以供學者之探討。蔣竹莊先生有鑒於此，編成是書，以供學者之研究。共分兩編：一為複演古來學術之時期，一為吸收外來思想之時期，於思潮之時代背景及進展過程，敘述頗為詳盡；即最近如康有為、嚴復、梁啟超、王國維諸家之思想，亦一一敘入，尤為嶄新之傑作。

中國思想小史(新文化叢書)

常乃真著 一冊 五角

本書歷述中國五千年來各時代思想遞嬗的源流，以及在當時及後世的影響，前因後果，分析精詳；文辭亦簡潔通俗。全書凡二十二篇，約七萬餘言，為研究中國思想史者不可不讀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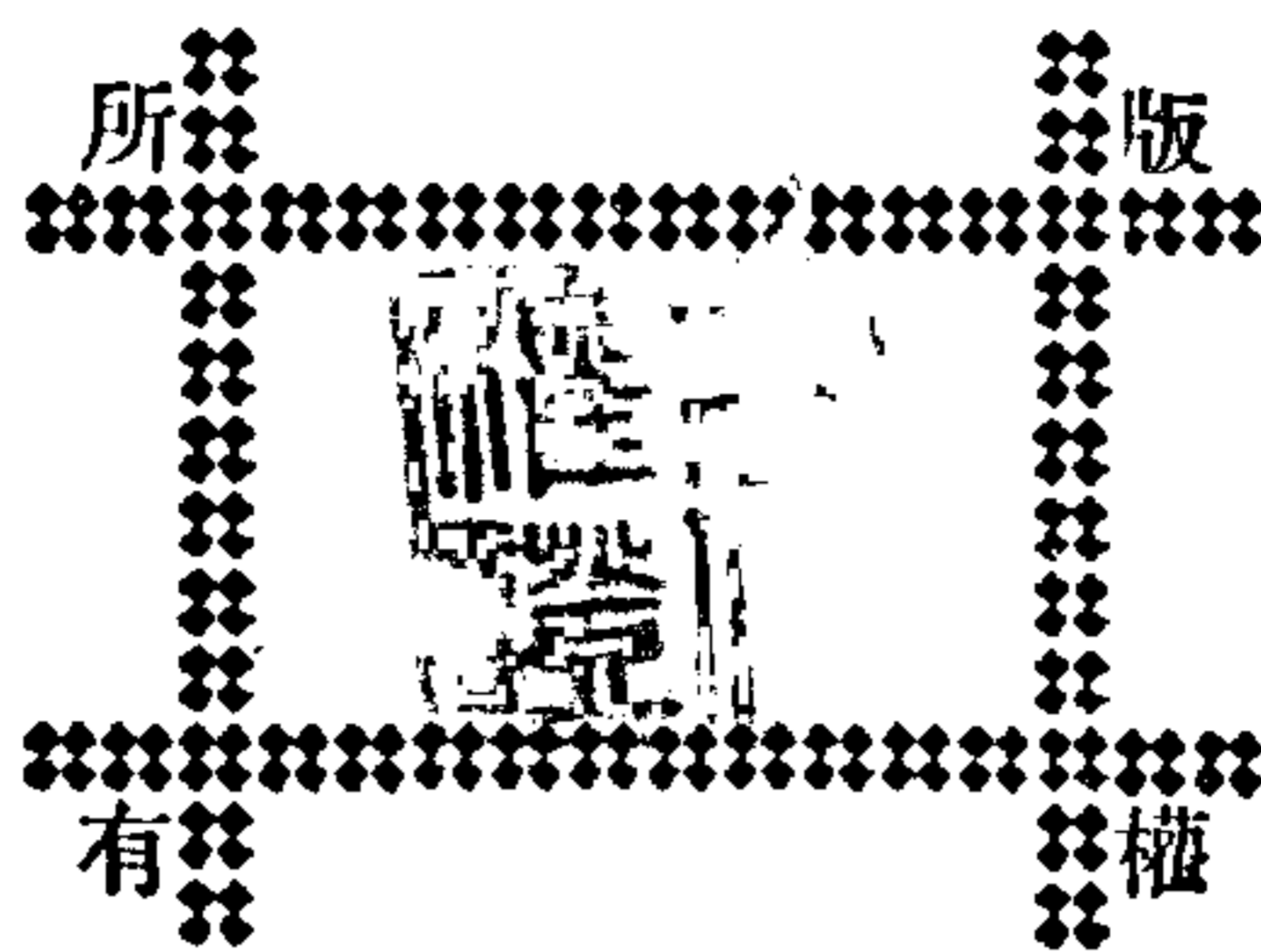
國民政府內政部註冊 二十四年二月七日執照警字第四四七四號

民國廿二年六月再版
民國廿二年六月再版
民國廿四年五月再版

中華學術思想文選(全一冊)

◎ 定價銀一元五角

(外埠另加郵匯費)



編者 孫 復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印刷者 上海靜安寺路

孫 復 潮 工
孫 怒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 逵

上海靜安寺路
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各 埠 中華書局

標商冊註

